

淵鑑類函





湘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王部十六

帝功

武功

守文

中興

帝功一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精民精善也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鼈大也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滌水蒼天神四極正滌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又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大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捨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

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鷲鳥不

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飛黃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一千歲皁馬也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

職皆北極之夷國 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從平也四方皆平而來服屬 尚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 帝王世紀曰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皐繇為士典刑惟

明僉為共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宗三禮不闕夔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納惟允

於是俊又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為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

邦作又庶績咸熙 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

囚歸瓊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閎夭封

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

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

母况復徵之乎 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

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

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

儲宮而聽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  
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  
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  
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增通鑑曰唐太宗二十年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勒諸部皆願內屬上喜  
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勒諸部隨之上為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  
故漢未央宮令賦詩起舞為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  
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  
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  
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  
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  
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 又曰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  
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  
曆明時續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 元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  
為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  
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  
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為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  
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 功侔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  
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勅功 告厥成功 九功惟序 九序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 順

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 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淮南鴻烈解云少姁陰帝仿虛載治 斷鼈足以立四極又云

通天廢頓以補尼柱之是也 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黑龍水精也力牧太山精殺之以 積蘆灰以止滔

水又云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 補五帝之漏目綴三后之類綱 表正萬邦 綱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

止之 陰陽沈壅竅理之 拯民沈溺天子急務 剖判太宗竅領天地 理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 嘗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 甄度四海 疏江橋川 平均土地 度九州 分九州 開九州 導四瀆 植

九藪 鑿江而通九路 九河既道 九川滌源 治梁及岐 浮濟達河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

既瀦 東原底平 原隰既平 泉水既清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饜昆龍 開呂梁 脩彭離 隄弱水

辟伊闕 決龍門 開玉匱 澧水東注維禹之績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茫茫

禹迹畫為九州 萬邦咸休維王有成績 **功**蓋天下率土歸心唐太宗 功德炳煥號稱賢君宋太宗 具著

顯庸服我成烈在位長久令名無窮 擊彼疲民轉之富庶 邊烽不舉外戶不扃宋太宗 時趙普

言 振立紀綱脩舉廢墜元仁 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之太祖 定議歲幣南北弭兵具宗澶淵之役定

列 南北講好與民休息金世 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 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願野平後未嘗復言 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 典章文物粲然成一

代治規金章 興元聖功唐高祖元帥李 憂勤機略唐裴度著述恭親用兵以宋主上憂勤機略

武功一

**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 史記曰軒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為營衛 帝王

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

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

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龍魚河圖曰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

貪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

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 帝王部 帝功 武功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股八

趾疏首登九淖以代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帝王世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

亂 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

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

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眾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投者則

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與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 說

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怨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

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桀殘之遷於南

巢 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 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擊載其

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櫓王韞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韞皆曰臣所以事

君王非為係韞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

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

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為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為司

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 又曰武王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 又

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軍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遂與師渡於

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

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

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 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

俟天休命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與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

足酌酒鬱搖樂也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高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

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  
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蘇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  
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  
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頽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東觀漢  
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威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  
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  
重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  
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澧水爲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先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校鉞四七共工是除穰槍旬始羣光靡餘 魏志曰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  
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通鑑曰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積  
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  
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諸城杜預遺周旨等  
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詔以謝元帥衆八萬拒  
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  
誠難與爲敵今秦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遠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  
梁成阻澗爲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  
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  
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  
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被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 唐書曰唐兵至霍  
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

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驚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餓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急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顛而驚遂大潰復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太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驚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又曰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空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 又曰奉天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爲前鋒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東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朔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蔡人聳觀 宋史曰太祖初將有東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

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下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前郭輿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蔽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賁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論親征輔對曰高煦驚而寡謀外艱中恒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領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武功二

載續武功 詩 無忘武功 春秋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書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 論 仁德內洽神武外照

與書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詞武受之勝殷過劉耆定爾功 詩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 氏 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 大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 春秋 南征北怨 書 前歌後舞 禮 不言同辭 越 不占自來 帝 王

王一怒能安天下 孟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 管子 天子之怒伏尸百萬 國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 詩 相公征闕右赫怒震天威 詩 天子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 禮 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 虞 王用出征 易 周王子邁 詩 殷受維命誓伐放橫 書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 帝 受命

誅橫順天之德 春秋 承害誅害以從天心 春秋 兼弱攻昧推亡固存 書 黃帝伐九黎 帝 帝舜伐三

苗 德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 並 啓伐有扈 帝 啓征西河 年 武始北

出 禮 宣王北伐 詩 義和涵淫庸往征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書 保佑命爾變

伐大商 章顧既伐昆吾夏桀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並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書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詩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說苑 有苗不恭汝徂征書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子與師脩我戈矛 武夫洗洗 武夫滔滔詩並毛 禮兵饗軍 練師簡卒晏整其旅詩並 振師五柞習

馬長楊揚雄 戎車既飭詩 乃駕騫冥之乘六韜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詩並 前朱雀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禮儀 以騶騶爲旗幟列子 以旌爲和之門禮周 旌旗十里書漢 汎舟萬艘詩並 躬秉武

節典 親御龍舟魏志 陣爲不戰圖 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敦商之

旅 其會如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詩並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書 武王載旃有虔秉鉞詩 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禮記 貌貅皮獸黃帝教之戰子劉 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易 戰于鳴條 大戰于甘 血流漂杵

舉雲興東觀漢記 誕將天威 將天命明威 董之用威書並 以威天下易 以威不軌左氏 威武紛紜相如 威

靈外覆王傑四 外輝武威荀悅 威先左埽曹植 威光遠震劉勰 威加四海漢書 威震六合張纘 威震天

下志 罔弗祗畏書 莫不震疊詩 黃帝威四盜孫子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黃帝 二十七征湯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並帝王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野淮南 撥亂反正漢書 折鐵摧木論衡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通 脩教爲伐因土而降左氏 嬰城者雲撤帶邑者席捲抱朴子 殺蚩尤於絕轡之野帝王

克殷誅紂尉繚 并項滅嬴傳元古 取秦如鴻毛舉楚若拾遺福壽 斷脩蛇擒封豕子韓 斬銅馬破檀鄉後漢

安然新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評帝 蕩鬼區於白水 禽矯制於遐川晉書 南威百越北攘匈奴劉歆 斷匈

奴隔元菟劉歆 威震赤谷賈逵永 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詩韓 霜雪被而茨棘枯絃網振而逆鱗掃詩中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徐幹 踰長城之阻登單于之臺典論 西壓月窟東振日域揚雄 東臨滄海西至

玉門陳思王 屠柳城度龍塞學業 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史記 執訊獲醜詩 俘厥瑤玉書 于疆于

理詩 百戰百勝齊桓 克殷年豐左傳 班師振旅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論六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春秋 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

開蓋 帝王部 武功

橫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 成算所授無不克捷明太 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 混一諸夏大振英

聲上太宗 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周世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唐憲 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 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 直抵大梁擒其僞主莊唐 車駕南征盜賊悉降漢光 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 以此橫行

天下可也唐太宗 拔西河郡往逐凡九日高祖 朕為將如此何如太宗 拔遼東進攻安布城高麗大潰漢光 去

高祖太子及高士廉 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弼為對 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 經略四方頗知

用兵之效唐太宗 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 藏弓矢於武庫初恭王 建天策府其孤矢制倍於常

之每郊社重禮必陳於 立射碑於高阜金太祖 肅成帝嘗散步門外南望高阜使眾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

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 驟車出蜀 青蓋辭吳宋太祖 平 削平窩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籠

緩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宋太祖 爰從江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

直接於錢塘 特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岌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元伯顏 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

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為我有明太祖 徽諭齊魯河

守文 繼禹之道孟 行湯之政史 繼文之體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詩 嗣守文武不

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帝王 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膺奉統東

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漢 以奉大業東 太平君子持盈守成 內脩諸已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書

繩其祖武詩 克終允德書 世德作求詩 其承厥志書 永保宗廟總一海內漢 夏啓以先史 復

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 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罰詩 宣二祖之重光

襲四宗之緝熙班 世有哲后 仁聖相襲陳思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詳帝 守文佳主詩 取或可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齊趙因曰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創業者不易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樂之中丘濬上言

中興一

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脩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

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乎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

脩勲績弘矣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洵洵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

圍入地八尺三石為立足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數名實政

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史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

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倖德殷宗周宣矣荀

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

大臣多謂東宮守成令主明仁景德以前足為繼世賢君胡新安論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宗贊

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宋英宗時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元仁宗曰兢兢守成恒以勤脩道德為孝明

信賞罰為治金世宗誠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前春蒞

上驩甚以本國昔自度曲蓋言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前春蒞

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成皇太孫當將身養德善於持守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遠

樂之中明孝宗時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者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秦魏競逐則難守文易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鳥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胤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舉羣賢並列於時懷墜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爲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鬱切潛潛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艾棘枯橫網振而逆鱗埽羣材單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爲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爲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通鑑曰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遜言於上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 又曰廣平郡王儼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 又曰順宗既薨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 宋史曰靖康中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與幹輿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謀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爲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鄆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

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雙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 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表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功光宗祖漢 弘宣祖業 紹先之業 復先王之道 復文武之境土 復禹之跡 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 興衰撥亂 復見漢官儀 國家再造 復文武之境土 復禹之跡 祀夏配

興文物 肅宗中興文物未完于休烈獻 不因人情何以興復 建寧王俊與李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 宋高宗

張浚 扶持王室幾致中興 王鐸 勸帝還京疏二十上 宋宗 軍威始威 郭子儀將 銳意興復 宋孝

慕道

原省然喪天下 莊 輕四海之祿 漢武 志存四海之外 符 得道貴而不驕 呂氏 撤鐘懸而闕居 列子

去妻子如脫躡 漢武 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闕無異崔魏之冠蓬萊 帝 翳然林木便有濛濛間

想世 與元通靈 白虎 坐牀生塵 林 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 莊 請不死之藥 帝 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 莊 到峨嵋見皇人 抱朴 執元璧見王母 魏起 見黃蓋童子 見紫府先生 抱朴 黃

帝候神人 史 封 孝武好方士 東方 駕雲車 史 燃九光燈設蒲萄酒 漢武 立脩華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 張衡 西 通靈接神 抱朴 會於西山 餞 宴於閣館 相 通天臺招仙人 史 集靈宮懷仙者 抱朴 築

望仙觀 作神明臺 三輔 青鸞集殿 武帝 白雲趨宮 上 西山為謠 穆丘迎拜 列仙 玉女為王

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 漢武 王母授地圖 書 王母獻白環 帝 神女持酒 孫氏 王母仙桃 武帝

嵩高見王母 嵩山 甘泉王母降 幽明 受道於元素 抱朴 發紫臺之文 漢武 象罔得珠 莊 怡然自

得子 役使百靈 抱朴 能總百神 曹 朝使百神 列仙 息駕元圃 符 塞紫宸 黃帝 騎龍乃去

升龍高躋 抱朴 唯劔鳥在 列仙 上方鄉神仙之事 宋 稍稍復惑方士 唐 宗立 雖 諫 方士

帝王部 中興 慕道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仁 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仁宗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用熙庶績宋真宗

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治民 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具宗詔召 訪求道教仙經宋真宗 脩建

洞天福地徽宗令天下洞天 躬受道家之籙唐武宗去浮屠之法甚嚴而躬 留意黃白之事陳抃謂周世宗曰陛下為

四海之主當以治事 治丹劑求長年唐憲宗 煩一州而致長年祈必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

亦何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 告錫靈符唐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 拜迎天書宋真宗 冊為教主道君

宋徽宗誠道錄院上帝 自號大羅天仙明飛元真宗再書太上清結靈符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徽宗

再已為教主道君皇帝 自號大羅天仙明飛元真宗再書太上清結靈符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徽宗

林靈素之徒爭說神變事於是神仙人張三丰遺其弟子丘元清請三丰造朝了皇壇白鶴遺壇御雲梯日

徧往物色之不能得明太祖語宋仙人張三丰遺其弟子丘元清請三丰造朝了皇壇白鶴遺壇御雲梯日

為之道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李 問長生久視之術宋高宗召問蜀人皇甫坦以長

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 言事甚眾但外廷無知者真宗嘗語侍臣曰神教為朕言事甚眾 朕常念

神仙神仙毋忘朕也仙翁以審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道者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承檢對唐睿宗 何處更求長生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

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布衣張臯上 治世莫若愛民 養身莫若寡欲對宋太祖

白日冲天何益於世 勤行脩鍊無出於此宋太宗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博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何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養天之德其有道人乎對曰博

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

增茸所止雲臺觀上屢與 士有道者匿名滅景唐裴濟言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其名滅 終帝世無他驗

唐敬宗惑佛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息元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世祖時方士請

自言與張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馮圖以觀之終帝世無他驗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世祖時方士請

所冀靡希慮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免 熙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明太祖謂宋濂等曰秦漢支好尚神仙

心寡欲使民安田即神仙也 梁武帝談苦空梁元帝講老子皆足為戒唐太宗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絕方士之說唐憲宗與宰相言 諤謂長生可得一意脩元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逸興輕舉之方 脩

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真壽也

明海瑞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數曰向為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

宗道

### 雄才一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荀悅漢紀曰武帝恢萬世業內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古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為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養子萬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顥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吳志曰孫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業

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

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

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

高歡統領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

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讐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先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

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闕闕細事或談宮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爲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讜笑收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爲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爲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又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雄才大略

漢書

雄才遠略

魏志

雄略之主

吳志

一世之雄

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

晉陽秋

意思安閑

魏氏春秋

威鑒

電斷

晉陽秋

論決大事

魏書

沈毅大略

晉陽秋

舉止自若

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讖

魏書

不震不動不聽不疎

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

東觀漢記

壯士何畏

漢書

按行賊營

東觀漢記

迴山倒海

宋書

迴天倒日

鞭笞天下

囊括天下

吹曲

席捲天下包舉寓內

東觀漢記

執朴鞭笞

晉書

折筭以笞之

東觀漢記

拔萬國之

地九州之結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

漢書

據河爲塞壑山堙谷

東觀漢記

直抵南山以爲關立石東海以爲門

史記

沈謀英斷

英暢神武

明宣宗

性英武

唐明皇

人皆服其英武

明世宗

材明勇略

漢光武

憚帝英

睿事

威德兼隆英略間見

逸太

英謀叡略豁達大度

金太

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

內脩政治

外拓疆宇

關達多大節

馬援謂

深沈有大略

元太

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

明英王

天子明見萬里外

先武以聖書論河西皆覽

帝明見萬里外

徐達

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

明太祖

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唐太宗祭

聰明英又爲南渡諸

帝之稱首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

宋史論

藝能

藝能



**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書 奇才美藝通徹入神書 善史書 善草書 善左右射 善左射 善飛鳥 善發彼小兒

左右射此數能余言執事未親 射虎於觀年 射蛟於江漢 手射飛鳥 發彼小兒

夫頃發口縱騎馬蹄而仰月支也 以單攻複 木戶復從 國東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

曰若逢敏於 以短乘長 論典 銅丸摘鼓 自御塌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

狹路直決耳 善音樂 博物志 中角彈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

其巧少 造宮為則 畫壁為像 教射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

為之賦 工文章多藝能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七行俱下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

射法曉音律好繪畫 通詰訓工草隸書 喜學藝善隸書 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 自教法曲 謂之樂團弟子 自調歌曲 習巧之勤

移於治國 漢主劉欽性極巧嘗以珠結 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 太祖詔示諸官皆駭伏

惟一事不能 能惟一事不能 能惟一事不能 能惟一事不能 能惟一事不能 能惟一事不能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覺之謂侍臣曰察萬機之務而留心於此

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天下宜至滅亡之務而留心於此

**原**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劉景升子若狍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

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謚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又曰太宗方

在太原姜襄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

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

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 天子 又曰真宗立為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 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帝王部 藝能 歎美

子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萬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有辭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並尚 穎川蒙太守

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 並東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 魏志 宓不空有名 蜀志李宓傳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 魏文帝 寫王茲頌置諸左右 魏文帝 後出益奇 斯異美矣 魏文帝 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 宋王儉謂蕭衍 此兒瞻視非常 高歡謂宇文泰 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 明末珙謂文皇 意氣雄豪瞻視不常 遠天祥謂全太

祖 兒有奇表後當富貴 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連獻捷於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 生子當如李

亞子 梁主謂唐莊宗

帝王部十七

追舊 哀恤 敬誠 遺勞 責讓 籍忌 儀行 恩悌

追舊一

**原**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毛詩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

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增**通鑑曰光武幸南陽進南頓縣舍置酒會

賜史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

增一歲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 **增**唐太宗嘗謂魏王

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復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 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真宗謂寇準等曰

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旦奏曰陛下前稱

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真宗感

歎賜白金五千兩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典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

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又曰曲赦會寧

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

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

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併帛 通紀曰明太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追舊二

**原**慎終追舊篤信好友 潘岳 西征 王思舊勳 秋春 帝思舊恩同席書封陽都侯 魯國先 賢傳 飽一筍餌拜河東都尉

東有龍潛之舊 魯國先 賢傳 有撫塵之好 應 利祿先死後生 禮 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 並禮 求樂毅後 書 賜王髦孫文士 詔求徵御 書 羗嘗有警思將帥之臣 單于入

帝王部 追舊

朝思股肱之美漢書 迺畫霍光麒麟閣漢書 刻作鮑信祭為哭之志 圖黃瓊於省內書 今經北館無復子

侯封張賀家漢書 瞻望墳壟魏書 收械墳墓魏書 想其餘風後漢書 感其知已魏略 臨祀袁紹志 追思楊

修文士 安得征虜後漢祭遺為征虜將軍卒世祖母 果失名將不遺君文專傷刺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

將聞其婦平日生女耶我子娶之生聞鼓思臣 禮聞鼓擊之聲賜金奉祀 漢宣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

男耶吾女妻之不令其憂妻也則思將帥之臣 留遺物禁中佩芳火盤大鵬轉囊等物天

然增 上家藏賜詔唐文宗時李靖孫彦芳上家藏太宗賜賜諡 留遺物禁中佩芳火盤大鵬轉囊等物天

子思留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孫彦芳上家藏太宗賜賜諡 留遺物禁中佩芳火盤大鵬轉囊等物天

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貫夢若平生 太宗忽夢杜如晦若求見儀形 馬周之亡帝思之甚痛 詔訪

其後文宗讀貞觀政要思魏徵 因訪其後真宗嘗觀王禹偁奏疏盡美切直因訪其 有大勳力德宗詔

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又王家嘗晉山河瑊金石許有十世錄其舊勳 宋太祖許於大 追論定策徽宗追

定策勳魏郡王 功臣奉祀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祀 建三統漢梅福請建三統

後魏郡王 備三恪明皇以魏周 加比干謚唐太宗謚比干 幸列子祠真宗祀汾陰

原序 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筍之千霄臨水

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咸里英賢尚冠髦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

長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上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

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

等申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除氛祲今願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

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敏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宋真宗追封趙普為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

人彙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

嚴麻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燕永同休於宗祏

哀恤

原上恤孤而民不倍禮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 諸侯薨去樂禮周 既死不稱名左 感念沾襟東 嘉幽

蘭兮廷秀當中夏兮下霜漢 親故難災 士人彫落文 思念不已魏 追德賦漢 賜粟帛恤其家孔文仲

唐太宗於 召其妻子至行在厚卹之魏徵 殞殮所資特宜優卹宋太祖 詔厚卹其家唐文仲 恤

孝弟力田宋具 撫恤水災宋天禧三年遣使撫恤京東西河北水災 寬恤流民宋寧宗詔有司寬恤兩 遣謁者就第宣慰唐

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僕射妻李國夫人謚曰元遺謁者就第宣慰 收存恤亡此其時也元劉孝安 情感於中安有所避唐太宗於

救誠

原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左 用之於會同用之於軍旅周 申命行事易 告爾朕志 明聽

子告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樹德務本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 僕臣正厥后克正 懋乃后德 匡其不及 罔不同心 乃心

王室 沃朕心 訓朕志 爾有嘉謀入告爾后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惟公懋德

惟時懋哉並 覽照前世紀為鏡戒東 各守爾典 時亮天功 顧乃德 高乃聽 正色率下 蒞事

惟能 欽乃攸司 慎乃出令 省乃成 慎乃憲 敬明乃罰 敬明乃訓 敬爾縣獄 敬爾有官 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 率不良 保赤子 惟民康又 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恭儉

惟德 往盡乃心 爾有善朕弗敢蔽 子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罔

以辨言亂舊政 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倚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 罔違道 無忽疾 無傲從康 汝無

起穢 無載爾偽 勿用非謀 罔涵于酒 弗腆于酒 無彞酒 矧敢崇飲 德將無醉並 節酒慎言

帶文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爾惟自鞠 汝自求毒 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替朕命 無棄朕

命 陳師鞠旅 聚眾而誓 巡師誓眾 嗟我友邦冢君越御事庶士格爾眾庶悉聽朕誓以爾眾士奉辭

伐罪爾其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肅將天

威 底天之罰假手于我有命 子弗替上帝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子畏上帝弗敢

帝文 哀恤 教誠

帝王部 哀恤 教誠

帝王部 哀恤 教誠

弗正 子弗順天厥罪惟均 勗哉夫子尚桓桓 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旣敬旣戒惠此南國 稱爾戈

鍛乃戈矛 杜乃獲斂乃甯 峙乃芻茭無敵弗多峙乃糗糧無敵弗遠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功多有

厚賞不廸有顯戮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其或弗恭邦有常刑 爾無弗信朕弗食言 勸教以

政治根本 唐文宗時李石請鑄通十通點使教以 戒飭諸郡守臣 宗 勸吏治 漢章帝詔曰夫俗吏端

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不怨心其勉思舊令願朕意焉 詔舉劾 昏以強為寬以苛為察以增

舉劾自今其思奉職毋使權倖毋使者莫之 重書勉勵 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 戒最外任 宋具宗時官府

每授任於外必 親戒武威太守 漢光武以唯陽令任延為武太守 面諭江浙平章 元文宗以張驥為江

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為邦本無民 吏肆誅求詔令戒飭 宋理宗本意自今四州吏判 戒飭屬郡 疑

其誅求下詔戒飭 宋仁宗時許元欲與施昌言分行浙江 手詔戒諭大臣 宋孝宗時十一 太過則失大臣

之體 宋太宗戒賈黃中曰小心翼異君 以八事訓飭在廷 宋理宗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人核

親書九事戒之 宋孝宗以威允文知樞密院 恐以此敗 唐太宗戒劉洎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是必為累 唐

宗時宰相實參任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曰尚書總綱雖失一事 天 密加詔諭 宋具宗以陳

申帝戒之曰是必為累 命宰相戒之 宋太宗以王禹偁性剛 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唐文宗敕狄稜曰御史

詳察乃密加詔諭 樞機之發不可不慎 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官正曰官者君子之樞機 夫遇事輒發

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樞機之發不可不慎 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官正曰官者君子之樞機 夫遇事輒發

可及 申儆百工務敦行實 宋仁宗諭臺諫為耳目之官乃聽險勝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者 洗心飭行

毋縱貨賄 宋理宗戒羣臣沈心飭行毋縱於 欲面舉公等過失以相戒 孫無忌等 草書戒酒二章以賜 宋

易陶嗜酒 太宗戒均深切且草書 丁寧告誡幾三百言 奔山堂別集曰太祖於李景隆誥曰 敕太子 漢路

戒酒二章以賜 太宗戒均深切且草書 丁寧告誡幾三百言 奔山堂別集曰太祖於李景隆誥曰 敕太子 漢路

太子曰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 序祖訓 我子孫敘承朕命無作聰明以亂我成周大誥之製御製大誥三篇以訓

易鳴呼其 敕內官 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序大誥 明太祖命無作聰明以亂我成周大誥之製御製大誥三篇以訓

無分民自適 數以書誠之 明仁宗為太子 數以書誠高煦

**撫勞**

**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論 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

也出車勞還師也秋杜勞還役也 毛詩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鞠哉庶正疚哉冢宰 並毛詩 **循**行慰撫 唐

元中開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言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雷雨二時農田不開通七日遣使褒勞 富弼在

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獨其粗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備行慰撫 遣使褒勞 富弼在

十餘萬人 撫循將士 宋黃裳言壽皇在位三十年撫 撫慰歸戶 遠昭宗時 賜勞

優厚 明仁宗為太子監國永樂十五年召得京師過鳳陽 親勞之 宋太祖時 劉昌言為國諒令進功 曾洪進

皆慰勞之 明太祖至汴大將軍徐達等 自河南入見上皆慰勞之

**責讓**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 紀年 晉帥陰戎伐顧景王使辭於晉 春秋 弗知稼穡之艱難 惟湛樂之從

厥父舊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 並尚書 職事並廢盜賊縱橫民多寃結州郡不理 非有斬將

奪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 未聞成言嘉謀 欲以身試法耶 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 並漢書 詔

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致亂 漢 **欲**加譴黜 唐太宗厭上 一旦誚讓 太宗征遼東 名振對益詳帝意

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朕前見朕噴餘人色不能 且加切責 射且加切責 費中曰 自工部尚書 選侯射非

王名振生平未識表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 且加切責 射且加切責 費中曰 自工部尚書 選侯射非

勤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 必形誚讓 負立若無所容 俟意稍解復 深恐必形誚讓 恕欲振取論退 至忠多

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 必形誚讓 負立若無所容 俟意稍解復 深恐必形誚讓 恕欲振取論退 至忠多

從 下詔切責 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 乃下詔切責 馬錫 詔書切責 宋太宗時 樊知古 將面詰之 蔡茂陰

事覺徽宗 督責大臣 漢武帝太初間 名諸大臣切責 唐魏王泰有讒於上 或言大臣多 以吏事責三

公故功臣並不用 手詔責宰相 金章宗時 賜宰臣手詔 以 事詰責丞相 明太祖以 事詰 數以職

事見責 漢家帝時 鄭崇 彼將以不職辭 明孝宗時 清宰官 之役下兵部 擬旨切責 之大學士 劉健曰 愛惜軍

人兵部職也 大夏每以老 辭位 溫言勉留 猶未已 切責 姑為容忍 不欲深責 宋太宗 議 還日別當詰責

市程龜是 太宗知之 切責實憲 過國家 象寓如孤 離病鼠耳 詰責諸常侍 曹常言 黨人欲為不熱今

帝王部 撫勞 責讓 猜忌 微行

與角通皆叩頭求退  
讓李宗閔  
唐文宗讓李宗閔曰爾常說  
遙見免冠觸地  
明孝宗時李夢陽諫一言  
貴以負約  
唐太宗與高士廉等

猜忌  
讓其負約  
于唐唐待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  
貴以負約  
貴以負約  
貴以負約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  
漢書  
宰我負人無人負我  
世語曰太祖過伯奇伯奇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問  
其食器皆以爲國已遂殺之慨而懷恨曰宰我負人

負我  
有勝已者以法誅之  
曹瞞  
眠不可妄近近輒斫人  
人欲危已已輕心動  
說世  
咬野葛飲鴆酒  
博物志曰

大祖習咬野葛至一  
性猜忌不悅學  
情文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  
猜忌刺薄強明自任  
唐德  
爲人

標急多猜忌  
金海陵爲人任急  
性本猜忌  
金宣  
五代之君多猜忌  
宋太祖時符秀卿鎮大名朝不治太祖  
使我毛髮灑

保身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  
尤忌知名士  
帝素疏忌之  
唐高祖於  
使我毛髮灑

浙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爲宰相由是罷免  
縱酒納賂以自晦  
李涪涪遇疾不時獨有甥王氏在後  
高祖問之益懼因藥酒納賂以自得死否  
恥見屈於王論而志受欺於姦諛  
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之賣

直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  
並唐  
微行  
微服遊於康衢  
子  
微行期諸殿門  
夜漏乃出  
夜出夕還  
出從期門下  
富平侯同輿  
並漢  
屬服

旗帽風俗  
白衣袒幘  
漢書  
降尊就卑懷重藏蔽  
便旋閭闔周觀交隨  
張衡西  
亭長不內宿於逆旅  
北

至湯池西至黃山  
出入市里  
並漢書  
微服看  
紀世  
數幸鄧通家  
風俗  
醉飽吏民家  
漢書  
名逆旅夫妻賜金

千金漢武  
厭紫極之弘敞  
甘微行以遊盤  
漢書  
若神龍之變化  
彰后皇之爲貴  
西京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西京  
棄萬乘樂賤事  
執干戈守空宮  
並漢書  
蘭池見窘  
史記  
客星逼坐  
志怪  
帝立風雪中  
宋太祖數



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也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四步足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誌石焉晉書下葬也命孫之為立廟命有市中過酒家連穆宗正月微行市以銀絹借衛士沽酒明文曰殿下何如此人入肆沽酒相者袁奕司春秋祀焉

**微服親使** 邸 遠與宗時宋遣賀正旦及行幸局 從買行幸局中多微行乘小轎下何數內臣導年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侍錢寧張 宣府營第 關至宣府彬為上營鎮國公府第於宣府樂遂出居庸御其中帝樂之 輕車小轎七賜臨幸 徽宗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未嘗有輕志歸號曰家裏 車駕幸臨賜不謝到日至尊夜 出恩臣迨今中心揣懼未已豈敢言謝

**恩幸**

**非有材能婉媚貴幸** 前漢佞幸傳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相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其屬 富侔於王者 通風俗 權與人主侔 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卧起 嘗與晝寢 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 冠駿驥 傅脂粉 珍寶上第 盡在董氏** 前漢佞幸傳曰諂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出入卧内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 侍禁中連榻而坐 明皇於

**得預宮中祕戲 妻入禁掖** 宋徽宗於 鶻詠唱酬字而不名 宋若作師劉風言孝 出入宮掖侮弄縉紳 後唐莊宗 同卧起 江彬等同起 莫得帝所在 武宗視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 閒擊毬鬪雞呼之不名 姜 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 王毛 此曹奴隸耳 曾觀 進見無時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

**紅王 遊戲近郊 並騎鐘胃 與上莫辨** 江彬錢 奢修

**原鵬酌有采樽 俎有飾 食器雕球 茵飾雕文** 子 宮室崇峻 與馬奢侈 帝紀 披珍玉之衣 傅 作麗華之

**室帝紀 宮人不移 樂不徒懸** 三輔 庖厨不徙 後宮不移 上林賦 糟丘酒池 賈氏 肉園酒池 子 淮南

**酒池肉林 三輔 車行酒 騎行炙** 帝王世紀曰封宮有 祭為玉牀 淮南 紂為象箸 世 甲乙之帳 書 漢

**珠璣為簾 三泰 收美女以充明光宮 漢 女樂三萬人 管子 美女二千人 漢 峻宇雕牆 書 窮妙極麗**

**臨雲雨 序 蔽天光 劉瑜皇 飾以美玉 世 翠羽飾之 木衣綺繡 土被朱紫 並 漢 殿居複道 周閣**

**帝王 奢修 廢立**

**帝王 奢修 廢立**

**帝王 奢修 廢立**

**帝王 奢修 廢立**

**帝王 奢修 廢立**

**帝王 奢修 廢立**

**帝王 奢修 廢立**

相屬史記 大宮千里世 鹿臺大三里新 阿房坐萬人史 瑤臺玉鋪管子 瑤臺瓊室賈氏 辟臺穆天

玉堂漢書 璇室象廊淮南子 千門萬戶以銅為瓦漢書 銅金為柱淮南子 石脂為泥漢書 黃金塗階漢書 投

珍物為沙丘苑世紀 前廷植玉樹漢書 崇尚浮屠窮奢極欲晉書 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隋書

帝 頊既奢靡思用人力魏微 功用奢廣唐敬宗冲遠好宮 喜無籍玩物之言惡致治經邦之論 入則

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 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宋徽宗時承平既久奢戾充溢

將財物如糞土累 雕琢害力農 纂繡傷女工唐太宗嘗怪奔造琢器而雕其組練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

漸也故諫者或其源不使得開 土木被錦繡賞賜頒府藏宋曰御者欲無度待中表觀因盛稱高祖

及夫橫流則無及矣帝若美之 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起臨金玉結綺望 以珠玕瑀飾宮殿孟起在蜀專務奢靡所

塗壁齊東 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起臨金玉結綺望 以珠玕瑀飾宮殿孟起在蜀專務奢靡所

花貼地齊東 齊東昏令潘妃行其上 金屑飛空如落雪金海陵宮殿之飾飾飾黃金而 離宮四十餘所隋場帝

至江都離宮 宮城左右離宮數十孟 鑿大伍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萬相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於

是大興工役兩河 艮嶽花石之擾李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嬪名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實與聽命

之民愁困不聊生 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封捕為御前物及發行及羅屋法捕以出

苑園山林之制蘇文言於帝令苑園中聚珍禽異獸數千萬以實之 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 牽一車

之力至五百人金海陵宮殿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張蘊古 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鳩毒唐徐忠

廢立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 選賢為正漢書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年鈞

以德德鈞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春秋 太尉上璽符史 太后投璽綬志 就宗正府漢書 辭止西廟

今聞日新四海注意王隱 伊尹放太甲以寧殷志 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司馬孚悲不自勝魏略曰

帝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大極殿南出羣臣送 清置嫡庶侈借相傾謂房元帥 嫡庶不明紛紛至今唐太

大臣曰秦昨自授我權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王狀

紛紛至今若此立奉非別置晉王不 有廢必有興武惠如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 奈何廢子

而立姪德宗以事切實太子名李淑告之曰紆王近已長孝友溫仁必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 以廢立事

白后宋史彌遠忌太子曰破立數誠寧宗崩彌遠遣言朕今日所宜是濟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卷皇子及入后指

其背曰汝今為湖州 建議復儲明請復儲禮部郎中章綸亦上疏請復皇儲於東宮以立天下之大木誌

與廢莊俱下獄同死杖下註滿定差驛到論仍詔 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唐太宗制 時平則先嫡長

世亂則先有功唐李王 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明成祖論

昏德一

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

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化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去不善而就善何樂

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

適湯 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卑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

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

其男為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

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吳志曰孫皓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

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亂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

此也 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

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

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

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入寇戰於淝水諸軍皆潰 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

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鷹則附人每聞風颺之

起嘗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 又曰初隋

開監頭名 卷五十六 帝王部 昏德

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又曰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 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月進云稅外羨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尅吏祿以為獻者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於要鬧坊市間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糶鬻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子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 昏德二

**原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書 顛覆厥德 斂怨以為德詩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書 爾德不明詩

**不明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太甲既立弗明書 與居無節詩 起居無常詩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屏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弗戒于民書 無志乎民春秋 不滅覆用詩

**無功者賞**六 元首叢脞哉萬事隋哉 弗惠阿衡 放黜師保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書 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書 君子為下小人為上六 親小人遠賢士詩 不知用賢詩 賢人放

**逐**詩 左彊在側淮南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詩 諫者為謗史 信者為誣六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念

**子慘** 視我邁邁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詩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易 不詔已者

**大而枯之**費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詩 縱惡自棄書 悖傲滋甚魏 遁逃是崇

**為長信宮**博物志 起河間第續漢 內作色荒書 世子為政六 婦人與政世 婦言是用書 惑後

妻言世紀 斲苕華竹書紀年云燕命扁伐山民女於燕二女曰婉曰瑛 踞姐已 置妹喜膝上 上與

妻如同乘並列女傳 發烽乃大笑世紀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書 魅妻嬭方處詩 宮內九市六 為肆販賣

身為商賈與從官飲並漢書 東園輪禮錢西園駕白驢 冠狗弄彘並漢書 外作禽荒 般遊無度 十旬

不返並書 朝冒霜露 晝被塵埃 口倦叱咤手苦蠻筆漢書 甘酒嗜音書 好酒忘身尸 糟為丘六 懸

肉為林三 酒池蓮舟帝王世紀 酒池牛飲六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威儀忸怩 載號載奴 亂

我遵豆屨舞傲傲 側弁之俄屨舞僂僂 如蠲如蟾如沸如羹 俾晝作夜詩並 長夜之飲世紀 三旬不出

聽政博物志 七日不知曆數 靡靡之樂世紀 矯誣上天 弗敬上天 自絕于天並書 虧三光之明傷億兆

之望漢書 逆天道絕天德世紀 洩天氣發地藏公 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淮南子 戮天 射天並史記

性昏懦南漢劉劭 為政昏暴同上 放蕩之德干寶論 和事天子唐中 主昏於上唐張公謹言 昏重失德唐

敬皆昏重失德以其在位 出帝昏亂晉書 昏庸相繼魏修常唐改之始 亡國之君皆昏懦所致宋太宗

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 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唐書 是以古昏主方我唐次積十年不遷章泉鎮期表為劉使德宗論事

元 篇上之德宗益怒曰 所謂下愚不移唐書贊曰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 自傳粉墨後唐 裸逐為戲金海

是以古昏主方我 所購去皮截手足海陵命所獲 毀民居以為材 煎死人膏以為油海陵上 狗馬鷹兔舞唱角觥武

宗即位劉瓛等八人導上 天下章奏付瑾剖斷 自稱大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題邊名梁鑑而

狗馬鷹兔舞唱角觥為樂 此劍備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用大將軍鈞帖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 溺其所甚

草被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上乃斃劍而起 愛 忘其所可戒唐明皇 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金海

失政 原 天厭周德左傳 周室道衰詩 天罔不矜植 搆怨連禍詩 周室微弱政由方伯史記 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論 周鄭交質王祭不供 四郊多壘並左 盟於太室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 狩於河陽春秋 姬厲失

權書 周舍逃責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王之後分責二周有逃責之臺被因缺之嫌 折其玉斗失其金

推孝經援神辨曰后偷任威折其王斗失其金植注后 失其玉鏡尚書帝命驗云禁夫玉鏡用其進虎 秦

推孝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渾儀金權古國之寶 帝王部 昏德 失政 禪位

開 蓋 頌 白 卷五十六 帝王部 昏德 失政 禪位

失金鏡書 九鼎入秦史 步至河上 盧次曹陽帝 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後漢書 質唱乘輿

戴帝幸營 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 星流矢激螢火照道春秋 麴肩為粥漢書 煇茶煮飲

四王 御前作糜漢 客舍作食四王 遺事曰收八方圍田水確 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之崩弛 察庚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核魯

褒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晉政論 隋政不綱天下搖亂隋世緒 今之刑賞或由喜怒 好則鑽毛出

羽惡則洗垢索癥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 道德之旨未弘而饒薄之風先搖魏微上 內寵

專命外壁制權 因賈憑勢賣官鬻爵 妃主之門若商賈舉選之署若闐闐 居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

奸胃進唐柳渾言墨 天寶以後政治少懈 文致未優武尅不剛 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韓愈 用姚崇

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 深自懲艾遂行姑息

德宗用盧杞趙贊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源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唐書 憲宗贊曰及其晚節信用

自德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 善晚段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 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 善晚段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

感焉未有為患者也 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 善晚段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

鳥重皆為今之眾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雖以度充臣 仁而少斷禍及忠良文宗仁而少斷

之變禍飲恨而已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 疎斥正士狎近姦諛 崇飾遊觀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

為誕謾宋徽 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宗宋 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微寢甚宋 崇信善御獎用吏胥

苛刺成風舉措失當全宣 內則決於宮壺 外則委於宰臣元成

禪位一

原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刺辟為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 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為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為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

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為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  
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

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隋書曰文帝諱堅  
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 高祖禪位太宗

唐宗禪位明皇 明皇禪位肅宗 順宗禪位憲宗 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 徽宗禪  
位欽宗 高宗禪位孝宗 孝宗禪位光宗 光宗禪位寧宗

禪位二  
**原** 貴而無位 亢龍有悔 並 選賢與能 格文祖 並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命禹而推受 堯待舜  
若棄敝屣 館於貳室 並 孟 贈昭華玉 帝王 授益地圖 輯五瑞 總朕師 並 三讓乃受 唐書曰

於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 急於禪代 梁太祖急於禪 曆數有歸實惟天命 興亡之效  
皇帝屢被於唐王三讓乃受隋帝代傳也 付託得人 宋高宗亦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

豈伊人力 唐受 上答天戒 唐宗傳也 付託得人 宋高宗亦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  
於是出御蒸寒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接帝至御榻前乃略說

生法畢太上皇即駕至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冒雨掖殿見上皇顧曰吾付託得人無憾矣  
討論典禮 孝宗欲傳位太子以給令討論典禮 盛典再見 孝宗傳位日上御慈寧殿問必大言陛下得位

類因受禪不能語上亦法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 宋太祖陳橋之事既出 內禪制冊人服其雅 孝宗內禪  
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 周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 不得已而為之 元仁宗嘗問近臣前代太

人服其雅 獨當事勢之難 勢之難能不失禮節可謂善處矣 不得已而為之 元仁宗嘗問近臣前代太  
者之所謂太上皇若唐明皇宋徽宗皆當禪讓不  
得已而為之者也前代姓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登遐 山陵國忌日附  
**原** 天王登遐 告喪曰天王登 宮車晏駕 八音遏密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過絕 萬國縞素 殂落 舜典二  
其帝乃理薄百 諒陰 百官總成王將崩作命 違世 貽法 傳先王遺世 即命 遺後 不長是以並建程哲

若如喪考妣 顧命 臨終之令曰顧命 遺詔 漢文臨崩作遺詔命 叩心 稽顙 地無容日  
不後即命以為後嗣 顧命 臨終之令曰顧命 遺詔 漢文臨崩作遺詔命 叩心 稽顙 地無容日  
行號 巷歌 晏車 鼎駕 三后在天 精神在天 兆人孺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 天子

七月而葬同 **天奪九齡文** **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諒闇** **八音過於四海** **易月之後猶執通喪**

朱燕曰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朝 **退就休養** **三年喪** **孝宗諱** **德勤** **祚** **太子退** **朝衣**

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 **退就休養** **三年喪** **孝宗諱** **德勤** **祚** **太子退** **朝衣**

以為劍且仁孝皇后崩太宗哀服後仍服素衣冠 **退就休養** **三年喪** **孝宗諱** **德勤** **祚** **太子退** **朝衣**

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鞋 **退就休養** **三年喪** **孝宗諱** **德勤** **祚** **太子退** **朝衣**

所執是也 **吏民三日釋服** **漢文帝遺詔** **釋服** **釋服臣民無別** **唐代宗崩** **常衣與禮官議** **禮** **乃者遺詔**

二十七日日乃除崔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葬臣三日也 **哀** **曰** **賀** **猶** **無** **史** **者** **官** **長** **所**

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曰傳曰委之三吏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不可改 **執** **不**

可改意家殊厲東方受寵錄今與史共立殿壇上祐甫指之曰臣哭君前若有扶禮手家而不可改 **執** **不**

密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木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曰

非宮中所宜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 **孝宗顧命之詳** **乾清宮至** **寢殿** **上** **使** **服** **生** **楊** **中** **健** **等** **叩** **頭** **上** **令**

亦諸先生輔之之力因執之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東宮今十五歲矣尚不遺始 **曰** **服** **生** **相** **見** **時** **少** **健** **等** **叩** **頭** **上** **令**

諸內臣置籠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手璋捧筆現戴就前書之上 **曰** **東** **宮** **聽** **明** **但** **年** **幼** **好** **處** **崇** **諸**

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主健等皆叩 **升遐之日** **遠近哀慕** **周世** **止殉一事** **高出古今** **明** **後** **英** **宗** **勿** **以** **填** **處** **分**

敢西向震黃 **銅雀臺** **魏武遺詔** **今起** **銅雀臺** **美** **橋山弓劍** **黃帝葬於橋山** **南** **空** **長陵** **抔土** **後** **有** **人** **盜** **長**

帝之威靈也 **天崩而憂** **杞國** **杞國人有** **龍去而哭** **軒臣** **黃帝葬於橋山** **南** **空** **長陵** **抔土** **後** **有** **人** **盜** **長**

畏百年之神 **大戴禮** **孔子曰** **黃帝** **堯葬穀林** **見** **帝** **舜葬蒼梧** **象** **崩** **歸** **醒** **魂** **於** **東** **岱** **引** **靈** **駕** **於** **西** **陵**

帝 **謁廟** **拜陵** **晉王導** **字** **茂** **弘** **自** **漢** **晉** **就** **拜** **不** **拜** **山** **陵** **帝** **以** **元** **帝** **臨** **同** **布** **衣** **匣** **容** **衛** **靈** **輿** **聖** **營**

作陵邑 **漢成帝** **起** **昌陵** **營** **作** **陵** **邑** **費** **成** **近** **臣** **賓** **客** **子** **弟** **多** **車** **棺** **為** **姦** **賜** **陪** **塋** **地** **陵** **賜** **功** **臣** **密** **戚** **陪** **塋** **地** **及** **秘**

器 **擅移皇堂** **宋丁謂** **有** **石** **山** **陵** **使** **內** **侍** **雷** **允** **恭** **為** **都** **監** **判** **司** **謂** **公** **卿** **和** **言** **改** **允** **恭** **陵** **移** **皇** **堂** **下** **有** **水** **石** **孫** **達** **吉**

德衣冠之藏 **密** **博** **訪** **名** **山** **宋** **寧** **宗** **即** **位** **越** **步** **逾** **按** **視** **孝** **宗** **山** **陵** **以** **為** **土** **內** **淺** **薄** **下** **有** **水** **石** **孫** **達** **吉**



明太祖山陵之制皆預營  
度務從節儉器用陶瓦  
北山石柳漢文帝幸霸陵輒謂羣臣曰嗚呼此北山石為常用於製陶漆其間

昭陵石馬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開揚先帝鐵烈乃刻石為常所乘破鐵馬六疋安於昭

原國忌日登遐之日違世之辰如喪之情考此攀麟之日標式祠祀國忌

不樂忌日天忌增議忌日用樂開元時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裝寬以情立議曰廟

停光陵朝拜唐宣宗時廢穆宗忌日傳光

霸

原義道以霸禮記取威定霸春秋王霸務焉白虎通駁而霸孫卿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五霸三王之罪人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左傳求諸侯莫如勤王明天子之威春秋敬王命成禮義語

尊周室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春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論語九合諸侯如樂之和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文襄之霸不煩諸侯宣昭令名昭禮命事大蒐示禮伐原示信諸侯相滅

桓公恥之存三亡國以屬諸侯遷邢於夷儀左傳信公九年諸侯殺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封衛於

楚丘左傳信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為衛國忘亡春秋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春秋三舉而悅淮南子一戰而霸寧東夏平秦亂

霸西戎春秋并國十二開地千里世紀力制羣雄袁山松芟艾奸雄漢書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增王任德

霸任刑秦專刑而霸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唐高宗嘗名宰相及弘文不能知人害霸也魏微引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管子

任巧智斥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

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景雲初韓山東之地王者不得為王霸者不得為霸杜牧禮賢得士唐書論李宓

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南齊書涉遠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後唐莊宗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對莊宗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吳越王略江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稟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家

世承襲已及百年吳越王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宋太祖與

帝王部霸

帝王部霸

帝王部霸

帝王部霸

洞鑑類函卷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五十七

后妃部一后妃總載 內官命婦附 皇后總載 靈命靈命 靈德靈德 臨朝臨朝 德行德行 母儀母儀 孝悌孝悌

恩惠恩惠 容儀容儀 恩寵恩寵 嬰嬰嬰嬰 凶逆凶逆 廢黜廢黜

后妃總載 內官 命婦附

昔帝嘗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為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

三妃而已謂之夫人維驛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女即夏制也以夏

虞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嘗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人

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焉以上鄭元所云故禮曰古者天

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

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六宮者前一宮後五宮也五者后一宮三

御妻一宮凡百二十人后正位宮闈體同天王夫人坐論婦諸侯之夫人皆命於天子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王之燕寢諸侯之夫人皆命於天子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

昭公始也謂之吳孟子故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漢興因秦之稱帝祖母稱太皇太后帝母稱皇太后正

嫡稱皇后天子尊號如之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比二千石良人比八百石八子比中更七子視比八百石長使

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健仔武帝加置視中二俗華武帝加置視具二充依武帝加置視

昭儀元帝加置位視丞五官視三順常視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

司馬以下死葬其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皇孫妻妾無位號皆稱家人 光武中興悉

關此號唯皇后如舊稱貴人貴人金印紫綬美人金印紫綬宮人綵女皆無祿秩四時賞賜而已 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

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置貴嬪二人並位次皇后淑媛位次御史大脩容比亭順成順成良人視千明帝又

增淑妃位視相國爵昭華比脩儀內侯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明帝遊宴在內又選女子六晉武採漢

魏之號以擬周之六宮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淑妃淑媛淑儀脩容脩華脩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

嬪又置美人才人中才人以為散職出職榮緒晉書藝文類聚宋初多因舊制孝武帝孝建三年置貴妃比相進貴嬪比丞

淵鑑類函 后妃部 后妃總載

相貴人比三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置中才人充依以為散位其後或省或

改不能悉舉廢帝即位上明帝陳貴妃尊號曰皇太妃依晉孝武李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

妃怡其江左四代互相沿襲無大異同齊永明帝以新蔡公主號為淑貴妃加虎黃龍旗于闈玉璽自後魏以

下班號謬亂不足為紀宋書曰考武帝省晉氏夫人脩華脩儀增置貴妃與貴嬪貴人為三夫人置昭儀昭容

才人良人為散職齊書云高帝以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脩華脩儀增置貴妃與貴嬪貴人為三夫人置昭儀昭容

為九嬪之數梁書云梁氏一遣齊舊陳氏之初亦無改作至文帝以貴嬪脩容淑妃淑媛淑儀淑容淑華淑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華脩容脩儀為九嬪明帝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增置淑容與古淑媛

紀明帝以後又有司寶司贊司膳司醢司飾司衣等名皆封國夫人或郡夫人小者縣君前代內職無封君之

禮此一時之制文獻宋太祖始因五代之制置司簿掌宮中簿書出納之事又置司賓並封縣君又置樂使主宮中聲伎並賜

常帔太宗置尚宮太監及知內省充內宣徽南院使兼承旨並司簿或封國夫人郡夫人又置寶省尚食封縣

君又置司寶司儀司給或授郡君縣君又樂使之下增置副使又改內省為尚書內省令尚宮太監並號尚書

司給司簿同掌宮籍及司出給改祗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衣梳篋為司飾枕被為司寢湯藥為司藥樂使為

仙韶使副為仙韶副使弟子呼供奉又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閣掌宮門為直門掌

燈火為掌燈掌從物為直杖針線院為裁縫院又令司簿兼掌寶司言兼監班司儀兼承宣掌寶司儀及詔使

副使仍封縣君又司記知尚書內省公事而皆賜以常帔真宗置淑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

又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又置司宮令在尚宮之上文獻通考遼太祖稱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嬪曰

四人正三才人正四宮官有差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名號不可勝

衣刀人皆趨侍左右大唐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三人正一淑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美人

並無員數藝文類聚初蜀孤后妃不設三夫人防其上逼自嬪以下惟置六十員后崩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

女八十一員婦帝置貴妃淑妃德妃為三夫人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充儀充容充華為九嬪婕妤十

二員美人才人十五員為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御女二十四員綠女三十二員為女御總一百二十員又有承

衣刀人皆趨侍左右大唐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三人正一淑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美人

並無員數藝文類聚初蜀孤后妃不設三夫人防其上逼自嬪以下惟置六十員后崩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

女八十一員婦帝置貴妃淑妃德妃為三夫人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充儀充容充華為九嬪婕妤十

二員美人才人十五員為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御女二十四員綠女三十二員為女御總一百二十員又有承

衣刀人皆趨侍左右大唐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三人正一淑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美人

皇后按聖宗開泰二年正月以馬氏為麗儀耿氏為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

孫氏和儀則宮中女官之制亦極詳備今不可考矣 金內命婦品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正一品昭儀昭

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曰九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員曰二十

七世婦寶林正六品御妻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員曰八十一御妻 貞祐以後之制貴妃下有真妃

淑妃下有麗妃而無德妃賢妃婕妤下有麗人才人為正三品順儀淑華淑儀為正四品尚宮夫人宮正夫人

寶華夫人尚儀夫人尚服夫人尚寢夫人欽聖夫人資明夫人為正五品而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之

下女官各統其職位號咸備焉 明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

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曰古者所設

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再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皆正六品

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六尚為正五品尚宮局尚宮二人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官司簿司閤四司之官屬凡

尚食局尚食二人掌內供膳羞品齊之數總司膳司供內服用采置之數總司儀司簿司閤四司之官屬凡

尚司錄司計四司之官屬 尚正司官正二人掌到察官聞責罰掖令之事並續文獻通考

諸侯之婦曰夫人言夫之 孺人孺之言屬之 士曰婦人言服庶人曰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賦於

也無后與去上中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

君謂齊來朝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成人也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 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

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軀體故嫌其富 凡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夫則妻為命婦 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

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不得稱之

其餘多闕 唐外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嬪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為外命婦 諸王母

封亦同 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 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妻及郡君若

五品母妻為縣君若 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

天子之品若 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若 諸

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無者聽之其不合中宗時章皇后表請諸婦人不

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祭戰制從之儀太后時契丹寇平州平州刺史鄭保英妻

夫八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為魯國夫人諡曰忠烈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為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

及爵者聽從高敎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以後

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為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為某國太妃史

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

之上從之杜氏通典增宋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封國太夫

人諸妃曾祖母祖母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

書令曾祖母祖母封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徽節度曾祖母祖母封郡太

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密院事曾祖母祖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武二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

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宋史元一品封國夫人二品封郡國夫人三品封郡

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續文獻通考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

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贈淑人四品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凡功臣推封

制封某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

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用爵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追封則否明會典

唐高宗時袁利貞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為太子百官入賀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

伎散樂利貞疏以為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

帝納之既會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非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肅宗乾元初始詔

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時為太常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

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德淳化間賈黃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

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賚予甚厚一日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與之

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德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後黃中卒時其母尚無恙別賜錢三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謂之曰勿以諸孫為念朕當不忘也 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性嗜酒上嘗戒約深切草書止酒二章令對其母讀之 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為班首且賜坐 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為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其母 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命婦已不能充禮况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秘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 宋史

### 皇后總裁一

**禮記**曰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周官曰

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而獻之於王 毛詩序曰關雎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又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

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者也 又曰樛木后

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木下曲曰樛木枝下垂故葛藟得而蔓之喻后 又曰螽斯后妃子孫

衆多也言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凡物有陰陽感者無不妒忌唯 又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

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又曰采芣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

將侍君前息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

然後應門擊柝告闕也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

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

周監頭白 卷五十一 后妃部 皇后總裁

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德茂也蓋亦有內助焉故易

基乾坤詩首關雎書序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妻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

蔓延盈升以椒塗室取溫暖祛惡氣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

輿以行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春桑皆衣青手採桑以縲三盆繭示羣妃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

蠶室養蠶於箔以上羣妃妾從桑還獻繭於館 又曰皇帝賜后黃金萬斤 又曰皇后太后各食三十縣曰

湯沐邑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配至尊故謂后也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藝文類聚

自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大率皆稱妃故黃帝有四妃帝嚳四妃正嫡曰元妃以下稱次妃又有周

則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魏晉之後母后之號並遵秦漢其餘嬪御代有沿革

矣出漢官及齊職儀初學記 宋元祐間宣仁太后詔以皇帝納后有期令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

故具其節文著為成式先是太后論率臣呂大防等曰皇帝將納吉天聖景祐故事止降違 范祖禹論立后

曰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隆禮者孔子告魯哀公曰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既至冕而親

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重乎臣按禮冠唯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

博議者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

今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類編

皇后總裁二

**原**河圖握樞云附寶生軒轅宥有文曰黃帝子詳帝 史記曰黃帝妃方雷氏生元囂為青陽妃嫫祖生昌意

妃彤魚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蒼林 世本曰帝嚳元妃有郇氏之女曰姜嫫生后稷詳嬪 尚書曰釐降二女

于瀉納嬪于虞續錄 禮記曰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

列女傳曰啓母塗山之女者夏禹之妃塗山女也曰女嬌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

其門不入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禹為天子繼嗣而立能繼禹之道 又曰湯妃有莘一作之女



也德高而明訓正後宮嬪御有序伊尹爲之滕臣佐湯致王 又曰湯妃有孽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  
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 又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一作呂氏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太伯仲  
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咨謀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又曰太任者王季之  
妃摯任之女也端一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太任渡于豕牢而生文  
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又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  
女也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任朝夕勤勞以進一作婦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內生子太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  
長常以正道押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帝王世紀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於內生太子誦 論  
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文母也 瑣語曰周宣王夜卧而  
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  
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  
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漢武故事曰漢景帝王皇后少孤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  
失見后而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 司馬長卿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  
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子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  
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漢元皇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  
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麓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翁孺生  
禁爲廷尉史本始二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 列女傳曰孝平皇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及漢兵誅莽燔  
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續漢書曰明德皇后馬氏者伏波將軍馬援女也后年七  
歲幹治家事敕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  
由是見寵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以時立薦達左右惟恐不及馬皇后身衣大帛御者禿帛不緣  
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極麤疎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歎息性不喜  
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雜宮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

家于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兩弟黃門郎詔永平世不遷 後漢馬皇后紀曰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附

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 列女傳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室於濯龍門親往來觀

視於內以為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講道以終厥身 後漢梁皇后紀曰后生有光景之祥

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 後漢鄧皇后紀曰

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斯皆聖王

之前占吉不可言 又曰鄧皇后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

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畫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相者見后曰此成湯之骨法也 後漢何皇后

紀曰靈思何皇后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長七尺二寸 魏志曰武宣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

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

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又曰文昭甄皇后年九歲喜書視字常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

書為學當作女博士耶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又曰相者劉

良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 又曰文昭甄皇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人世亂而多買

寶物匹夫無罪懷寶其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又曰

文帝欲遣任氏甄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眾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

寵之罪願重畱意藝文類聚 晉書曰武帝楊皇后諱芷字季蘭武帝繼室也太傅楊駿女婉嬖才色美映椒房

寵禮尤隆后無子賈庶人為太子妃時肆情忌嫉帝數欲廢之后為陳請曰賈公有勲於王室且妒忌亦婦人

常事不可以一眚忘大德及惠帝即位賈庶人陷誅后父駿奏廢太后為庶人母龐氏有司希意固請行刑太

后截髮積頓稱妾以請母於賈庶人不見省二年太后以絕膳崩胡致堂曰時張華所議後以太 晉後略曰

戴賈后以車出承明東掖門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 沈約宋書曰齊王罔入廢后后驚曰卿何為來對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 後周宣帝楊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后性柔婉不如忌天元崩靜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后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顏色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帝既不能謹責內甚愧之封為樂

平公主大業中殂太平御覽 唐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及為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

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 兄無忌於帝

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不可曰后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

帝不聽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 后嘗采古婦人事者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

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勿今至尊見之及崩

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内失良佐哀不可已 高宗廢

后王氏及蕭淑妃皆為庶人囚禁中帝嘗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

妃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若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暑

此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促詔杖死殊其尸 武后有姊嫁賀蘭越石早寡封韓國夫人出入

禁中一女國妹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后内忌甚毒殺之而歸罪兄子惟良等盡殺之

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祝欽明郭山暉建言皇后為亞獻褚無量與唐紹蔣欽固爭以為周禮冬至祀天圓

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太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分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

應助祭又内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瑞爵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中車内司掌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

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

欽明故無量議格韋后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齊嬪奉 明皇皇后王氏久無子而武惠妃有寵后不平顯

詆之帝密欲廢后后以愛弛不自安乘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辭易斗麩為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

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由是久乃廢唐書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所生子

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

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以至宣宗既有太子宦官輒廢之而他立中人專橫今古

所無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上躬彌留之際宰輔既隔於外庭中人遂得以

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文獻通考 郭后汾陽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

后妃部 皇后總載

而母素貴禮之異諸婦為廣陵王妃生穆宗元和間冊貴妃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后移寓興慶宮凡朝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為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外婦車騎駢壅環珮之聲滿宮帝亦蒙矜朝夕供御務華衍侈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甲從帝自到昭應奉迎留帳飲數日還穆宗之後

宗文宗武宗宣宗文宗尊蕭氏為皇太后是時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慶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而后崩共七朝云

太后帝每五日問安及歲時慶謁率由複道至南內開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鐙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唐書宋后妃序曰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

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為宗社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祐之治南渡而後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

為百王法程宋史章獻太后劉氏仁宗立后權處分軍國重事帝與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以生日為長寧節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明道二年帝親耕籍田太后亦謁太廟乘玉輅

服褙衣九龍花釵冠齋於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前後乘珠翠十旒薦獻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初真宗將立劉德妃為后李迪屢諫以妃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

以錫銀為案攝之及太后末年迪起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而後通從征道幸后在襁褓

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章獻崩仁宗始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

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後夷簡復相郭后之廢與有力焉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

郭皇后神御殿於景靈宮時蘇頌知太常禮院謂敕書所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

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眾論未定宰相曾公亮曰郭后上元妃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賀太相也尹太事體正相類公亮曰議者以為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

祔之意頌曰若如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歎服英宗宣仁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后少鞠

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同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遂成昏是生神宗 神宗嘗有意於燕薊

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光獻太皇太后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矣后曰事體至

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

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哲宗朝朱光庭為左司諫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

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屬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祖難名之盛德神考

有為之善志不當以媮刻為議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太

后曰詳覽文義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神宗時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光

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手耶至於謂其過

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帝涕泣軾由是得免按此軾兩次得免皆高太后之明聖矣

哲宗冊孟后禮儀極隆其坐廢也方劉婕妤有寵初章惇誣宣仁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

欲請建為后遂與內侍郝隨構其事會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  
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官宮妾幾三千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  
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己乃以  
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於是詔后還  
內為元祐皇后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復廢后徽宗從之詔復居瑤華宮靖康初以宮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  
金人陷京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康王即位尊為元祐太后以元字犯后祖諱遂稱隆祐太后奉  
之幸杭州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太后晚年嘗苦風眩有宮人自言  
善符呪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耶太后在汴日張邦昌僭位以胡舜陟馬仲富乃復上尊號元祐  
位太子太后垂簾聽政太后凡兩聽政卒能手擊神器趣帝 高宗命勾濤修哲宗實錄諭之曰昭慈聖獻皇  
正位宣仁常曰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何其偉與宋史 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  
后元祐孟 疎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為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  
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 帝嘗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

開益頁白 卷五十七 后妃部 皇后總裁

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時后在遼稱皇后

曰可敦國語謂之賦俚寒尊稱曰褥幹度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 后族惟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

慕漢高帝故耶律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史 金代后不娶別族必甥舅之家有周姬齊

姜之義 宣宗皇后王室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嘗夢二玉梳化為月而生二后續文獻通考 元太祖光獻翼聖皇

后名旭真弘吉刺氏特薛禪之女也特薛禪與子按陳從太祖征伐有功賜號國舅封王爵以統其部族有旨

生女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絕其餘后妃有四幹耳彘四十餘人 世祖皇后名察必弘吉刺氏一日四性

薛奏割京城外近里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

汝何為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 十三年平宋幼主

朝於上都大宴眾皆歡甚唯后不樂帝問之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

物聚置殿庭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儲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

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 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后為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

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能愛之時加存恤使之便安可耳后退益厚

待之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焉 元成宗即位尊母闕闕具為皇太后命設官

屬置徽政院後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仙下太后曰吾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 皇慶二年立長秋

寺掌皇后宮政仁宗改典內院為中政院寧宗天曆二年立寧徽寺掌明宗皇后宮事明宗皇后八不 順帝

又改徽政院為資政院元史 明太祖孝慈皇后馬氏孝敬慈惠恒以不逮事舅姑為恨嘗謂帝曰方今豪傑爭

雄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中所歸即天命所在也彙編詳註 宣宗侍皇太后謁長陵獻

陵景陵上以皇太后命召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等五人於便殿諭之曰皇帝數

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襄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後

還京士奇嘗獨對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言皇考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

憶其間才學優劣與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謂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汝正言不避

迂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人爾不可以為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出聖諭錄與揚文敏公行實金山堂別集又餘冬敘錄記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

承太皇太后指裁為多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等兩下立太后召問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歎曰先皇

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因顧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英

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雷振此後不得令于國事也又憲章錄張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雷振此後不得

文君雖已減曾臨御四年當令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

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后默未答三楊即趨下叩頭三事臣等已受顧命遂出金山堂別集

皇后總裁三

**原璇宮** 玉堂拾遺記曰帝少吳以金德王母曰星娥處璇宮 金屋漢武帝故事曰帝為膠東王

**玉階** 金記元暉彤庭 蘭殿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椒

**椒房** 蘭殿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椒 玉階元暉彤庭 彤管命方書曰南齊位賢

**中宮** 長秋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注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又名大長秋

**託體紫宮** 一儷宸極唐書曰太宗將引長孫無忌輔政后曰安託體紫宮云云託體紫宮云云

**天子臨軒** 皇后行第文獻通考曰宋天聖景祐故事皇帝親納后止降進冊未

**則諸位將不安遂不果立** 天子臨軒文獻通考曰宋天聖景祐故事皇帝親納后止降進冊未

**命使皇帝臨軒先遣冊禮使後遣奉迎使** 命使皇帝臨軒先遣冊禮使後遣奉迎使文獻通考曰宋天聖景祐故事皇帝親納后止降進冊未

**行第給事中范祖禹言都亭驛當為遠使館舍請以善尚書省為皇后行第從之** 行第給事中范祖禹言都亭驛當為遠使館舍請以善尚書省為皇后行第從之初議以都亭驛為皇后





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也之德故二妃嬪焉康道克昌任如配周周室用先尚書翼夏與媽三夫

曰晴賦在下曰賦帝曰君亦其德故二妃嬪焉康道克昌任如配周周室用先尚書翼夏與媽三夫

人代曰降登三代創業者下見後漢皇南規女史歌賦大帝之女倪天之妹有子倪天之妹毛詩大明篇曰

盡禮尊敬之如太姒為賢問名選卜見反吉恩齊大任思媚周姜周姜京室之婦毛詩曰齊莊之母思媚

周姜太姒也常思莊敬太任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周姜京室之婦毛詩曰齊莊之母思媚

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為宗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周姜京室之婦毛詩曰齊莊之母思媚

一國御試觀之乃田家務穡也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周姜京室之婦毛詩曰齊莊之母思媚

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常從親虞舜畫像俾見深宮之中不知指瑞之戲謂後曰恨不得如此人

振不得為君如是帝願而笑求德閔不妒忌宋史曰仁宗郭皇后廢帝命宋綬作詔曰當求德閔

伯雍忽都皇后弘吉刺氏德語庚平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為后無幾從帝巡上都次中道帝遣內

官傳旨臨幸后辭曰昏夜非至前往來之時帝益賢之居坤德殿殿後日瑞雲未嘗安睡戶與宗廟劉皇后性

所遺衣履袖壞大笑曰正若女則引故實唐太宗長孫皇后若女則詳前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

至中夜后皆預聞宮中事有問無原織室桑壇上詳類聚晉元康儀曰分絲獻繭蔡邕月令章句

傳引故實以對以上賢皇后禮中饋內則易曰無飲遠在中饋女史歲曰婦結縵處恭

如齋戒親東向躬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禮中饋內則易曰無飲遠在中饋女史歲曰婦結縵處恭

記曰孟夏之月蠶事既畢分繭稱絲禮中饋內則易曰無飲遠在中饋女史歲曰婦結縵處恭

有四海外刑家邦內貽文卷統六宮率八妾之有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是以聖哲預立元妃必取先

代名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有司奏請明德馬日之有月天之有地

皇而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以上有月所虛植泰事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日之有月天之有地

外以高恭明神內以率正九嬪理陰陽者猶天之有地陽之有陰天祀地祇奉祖宗習詩易好黃老上詳

言景帝及諸實不讀老子皆遵其術之脩母道聽女順禮於婦也又曰天子號男教后施天

子治賜道后治陰德天衣不擇衣食不求甘甘履之服而後獨澹然衣不擇衣食不求甘甘履之服而後獨澹然

馬皇外治后治陰德天衣不擇衣食不求甘甘履之服而後獨澹然衣不擇衣食不求甘甘履之服而後獨澹然

練總裙食不求甘甘履之服而後獨澹然衣不擇衣食不求甘甘履之服而後獨澹然衣不擇衣食不求甘甘履之服而後獨澹然

押宗族又云順烈梁后立順帝崩冲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寶后嫡書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陪以非辜

家屬坐徙九真章後后之從父昆弟章女為貴人與漢記曰明德皇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

透不以善惡介意不喜觀游不好戲弄志曰文昭甄皇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

諸家人諸姊妹皆上簡觀之所獨不行不尚華麗不好音樂約不好音樂常慕明德皇后之德觀也

親御戎車親督衛士賞必罰將士用命子聖宗稱遠盛主得於后訓為多習軍政禮制之役觀也

親御戎車親督衛士賞必罰將士用命子聖宗稱遠盛主得於后訓為多習軍政禮制之役觀也

親御戎車親督衛士賞必罰將士用命子聖宗稱遠盛主得於后訓為多習軍政禮制之役觀也

親御戎車親督衛士賞必罰將士用命子聖宗稱遠盛主得於后訓為多習軍政禮制之役觀也

即位尊為皇太后太叔重元與其子溎魯古謀反太后親督戰士擒之按違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

班專夜宋史曰徽宗朝皇后本欽聖殿御班禮宗元年立為皇后王亦進位貴妃鄭王二押班俱侍

命輩後東輿又曰后稱制日北使蕃從順議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北者皆見也從順乃已具冠帔侍

戎服宋史曰太初宋皇后左衛上將軍保之女也母漢宗吳皇后伯儀召入宮十四歲選入宮王即帝位后當以戎服侍

常具冠帔候接佐御膳太宗時號開寶皇后又曰高宗吳皇后伯儀召入宮十四歲選入宮王即帝位后當以戎服侍

左右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開帝所在后給之以免事類曰高祖太穆皇后有金璽璽螭鈕文曰皇后位尊為壽聖

太后歷光宗寧宗凡四朝年至八十餘金璽螭鈕畫屏射雀合聖事類曰高祖太穆皇后有金璽璽螭鈕文曰皇后位尊為壽聖

襄陽公主魏嘗謂主曰則許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交與人因畫中各一目遂歸請婚蔡齊不為文孫沔

不讀冊宋史曰章獻太后大出金帛飾景後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蔡齊為文記之景祐中張貴妃薨追

冊為皇后命孫沔請冊故事齊正后翰林學士諱沔沔乃羅齊翰林學士出知河南府文記之又曰景祐中張貴妃薨追

慈慶宮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嘗戒宮人曰太后年已六十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

帝入白太后欣然少至花所因雷安竟夕盡歡翌日論率執唐文宗奉三宮太后后正月望夜然燈進壽具前

以賂得立表請開居俞山室別朝曰天順八年憲宗嗣位是年八月立吳氏為皇后月餘有旨司攝監太

非其所選說太后止之吳氏女都督同知俊及子韓同妻昭立后詔廢皇后居別館玉真發孝後推榮後

俱成登州時朝臣請誅玉上不聽也又曰宣宗皇后胡氏都督祭女宜德三年以多疾無子表請開居別

宮正統間慶靜慈章仙師天極道悽惋勅製樂曲唐書曰代宗妃獨孤氏莊嚴相張延賞柳渾等製樂曲

順加益恭讓靜慈章仙師天極道悽惋勅製樂曲唐書曰代宗妃獨孤氏莊嚴相張延賞柳渾等製樂曲

接婉以中帝意又認羣臣為說解帝釋其尤悲者令歌不已曰德宗昭德皇后王氏上頓首尤見寵禮極

帝嫌文終帝世無聞自言太后弟唐書曰德宗昭德皇后王氏上頓首尤見寵禮極

元年乃具冊上尊號為皇太后帝再拜奉冊獻感咽乃見高疑問之舍懼不堅而年狀甚似時官中無識

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帝喜羣臣皆從之士知非是家入長女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文宗即位

一具然終帝世無聞焉又曰穆宗喜羣臣皆從之士知非是家入長女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文宗即位

為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嬖習呂璋白見之太后謂得真弟悲不自勝帝拜洪出為鄆坊衛度使

問乃皆矣於是各流遠妾薄不勝寵名問名何以辭進氏納於章惠皇后宮寢長得法有盛寵他巧慧多

則而太后弟終不獲

妾薄不勝寵名問名何以辭進氏納於章惠皇后宮寢長得法有盛寵他巧慧多

妾薄不勝寵名問名何以辭進氏納於章惠皇后宮寢長得法有盛寵他巧慧多

妾薄不勝寵名問名何以辭進氏納於章惠皇后宮寢長得法有盛寵他巧慧多

妾薄不勝寵名問名何以辭進氏納於章惠皇后宮寢長得法有盛寵他巧慧多

妾薄不勝寵名問名何以辭進氏納於章惠皇后宮寢長得法有盛寵他巧慧多

妾薄不勝寵名問名何以辭進氏納於章惠皇后宮寢長得法有盛寵他巧慧多

智報善承... 後五年... 房事須... 婦所生... 第兩宮... 子無誠... 子嫁女... 皇后總載四 失道... 猶月 天子之與相須而歲也... 正位 房中與者... 內和 內和... 作合

皇后總載四

失道... 猶月... 正位... 內和... 作合

承天 易乃順 象陰 能配 合聖人 故... 進賢 憂在 柔順 貞利 化光 而化 萬物... 內主 中饋 婦人 無儀... 內令 周禮 對儀 內令... 教六宮 周禮 以陰禮 教六... 母天

天作 作嬪 來嫁 于周 陰教 母道 備百姓 結女子 天子曰 息也... 正嫡 柔苑 詳注 漢官儀 曰 夏親 以前 后妃之... 小君 白虎 通曰 后者 何也 明... 子午忌 唐書

下 養萬物 大戴禮 助 無私 渴 無嗜 慾 禮將 無嗜 慾 用... 增 正嫡 柔苑 詳注 漢官儀 曰 夏親 以前 后妃之... 小君 白虎 通曰 后者 何也 明... 子午忌 唐書

曰 皇后 泰稱 正嫡 同體 天中 記 周禮 女君 彙苑 詳注 聖書... 小君 白虎 通曰 后者 何也 明... 子午忌 唐書

宗 皇 后 郭 氏 元 和 元 年 進 冊 貴 妃 羣 臣 三 請 立 為 后 帝 以 歲 子... 小君 白虎 通曰 后者 何也 明... 子午忌 唐書

午 皇 后 後 庭 多 變 龍 恐 后 得 尊 位 錮 擊 不 得 肆 故 拿 報 開 麗... 小君 白虎 通曰 后者 何也 明... 子午忌 唐書

當 富 貴 因 遂 取 吞 之 是 月 生 高 祖 吾 家 女 師 也 幼 而 柔 明 淑 德 其 諸 父 見 之 曰 吾 家 女 師 也... 是 婦 將 種 史

此 文 宗 皇 后 李 氏 慶 遠 軍 節 度 使 道 之 女 初 生 王 黑 鳳 為 道 姬 遂 字 曰 鳳 謙 諸 士 皇 南 坦 善 相 人 見 之 驚... 是 婦 將 種 史

不 得 謂 吳 后 曰 是 婦 將 多 所 推 進 如 婦 多 所 推 進 故 久 見 愛... 庸 知 非 福 為 才 人 方 十 四 母 楊 慟 泣 與 訣

種 吾 為 皇 南 坦 所 誤 善 承 帝 意 宋 史 端 謙 善 承 順 帝 意 能 執 婦 禮 能 執 婦 禮 宣 仁 論 宰 執 孟 氏 子... 上 桑 條 歌

知 非 福 何 兒 女 悲 乎 善 承 帝 意 宋 史 端 謙 善 承 順 帝 意 能 執 婦 禮 能 執 婦 禮 宣 仁 論 宰 執 孟 氏 子... 上 桑 條 歌

唐 書 曰 韋 后 時 太 史 世 祖 武 德 皇 帝 受 命 王 石 州 后 今 受 命 昔 高 祖 時 天 下 歌 樂 李 太 宗 時 歌 泰 王 破 陣... 上 桑 條 歌

也 大 帝 少 卿 賦 翠 羽 帳 帳 賦 以 溫 未 幾 卒 後 宮 思 慕 之 帝 亦 悔 漢 立 三 后 山 堂 肆 考 曰 漢 主 劉 聰 中... 上 桑 條 歌

借 因 之 被 樂 府 賦 翠 羽 帳 帳 賦 以 溫 未 幾 卒 後 宮 思 慕 之 帝 亦 悔 漢 立 三 后 山 堂 肆 考 曰 漢 主 劉 聰 中... 上 桑 條 歌

月 光 華 為 左 右 皇 后 周 立 五 后 又 曰 博 主 質 將 立 五 后 曰 先 代 之 數 何 富 之 有 天 元 光 月 華 立... 上 桑 條 歌

立 五 后 各 居 之 三 女 皆 后 獨 異 志 曰 後 周 獨 孤 信 三 女 皆 為 后 各 生 一 代 貴 相 為 后 蜀 志 曰 劉 焉 入 蜀... 上 桑 條 歌

使 五 后 各 居 之 三 女 皆 后 獨 異 志 曰 後 周 獨 孤 信 三 女 皆 為 后 各 生 一 代 貴 相 為 后 蜀 志 曰 劉 焉 入 蜀... 上 桑 條 歌

大 貴 為 子 披 庭 侍 郭 后 主 定 益 州 之 生 宜 夫 宗 唐 書 代 史 補 曰 符 彥 綽 女 衛 者 曰 此 天 下 母 也 李 守 真 子 綽 納 為 侍 人... 上 桑 條 歌

子 崇 訓 娶 之 據 河 中 報 及 城 破 周 高 佩 皇 后 璽 綬 者 多 矣 姬 佩 皇 后 璽 綬 者 多 矣 原 服 母 之 義 后 猶 父... 上 桑 條 歌

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新裝服父先王之辭傳蓋王求后于齊齊侯使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義也為后服齊秦服母之義也

若而人此先王之禮制也不教毀不教譽故天立厥后文定厥祥親選陰體先和婦道承順脩其四德言容合於六宮穆穆克敬豈豈柔喜國淑女之德麗華之容螽斯之詠婦德麟趾之化

服浣濯之衣脩蘋藻之事體資生之仁含成象之德上尊宗廟夙夜祁祁下訓御人尊卑肅肅或淚竹成班將思虞舜妃聞裂繒起笑將亡夏桀妹樊氏忠賢達善於楚國馬后貞素辭寵於漢

君白帖曰漢明德馬皇后為人貞潔衣不加彩帝每幸之輒曰為海內小君通聽天下內治記后聽內職記后職內事志配乾作合觀從尊聽文宗詩君子好速詩名家應運與書譽納四妃本世舜納三妃書王立朝后在前記妊娠周室用熙志夏之興也以塗山祭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

娥紂之滅也發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幽之滅也以褒姒史記北失道奇表媚道啄皇孫漢成趙昭儀也殺皇子帝遂絕嗣童擲孕妾晉惠帝賈后性酷虐常手殺地同玉輦而恃恩專金屋而怙寵白

微服過市唐書曰神龍中正月望夜中宗與皇后微服傳言革命又曰中宗被弒皇后引所親定計然後發護官省京師大恐傳言且革命謀徙西內內懼后卒不敢罵后又請殺建寧王使不朝重華宗史曰光

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投之李后以為疑又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遂新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久之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登諫連章請朝重華皇帝感悟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

原詩晉張華中宮歌詩曰先王統大業元化漸八維儀刑乎萬邦內訓崇宮闈皇英垂帝則大雅詠三妃含章體柔順率禮蹈謙祇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德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貴榮參日月舉世仰餘輝成公綏

詩曰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垂覆載日月耀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教起閭房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王塗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姬與姜關雎思賢妃此言安可忘

原箴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壹闡以臨百官煌煌后妃女統是閑穆穆夫人爰采潔繁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闕雖首化萬國承流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媿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跡咨爾庶妃鑿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繫帶漸進

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者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傳幹皇后箴曰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位於內頑嚚輟暴平亂妲  
己共則情悅化難亂晨殷祀用絕孝成寬柔縱弛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  
情常出所愛是以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於內

**贊**魏曹植姜嫄簡狄贊曰譽有四妃子皆為天帝孽早崩克承天綱元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顯虞  
唐 又禹妻贊曰禹娶塗山土功是急聞啓之生過門不入女嬌達義明勳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晉傳  
咸明德馬皇后贊曰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先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左  
九嬪虞舜二妃贊曰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于媯光此有虞沅湘示教靈德永敷 又周宣王姜后贊曰昭  
昭宣王克復前制臺臺姜后乃淑乃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 庚闡二妃像贊曰二妃元達含靈體妙協德坤  
元配虞齊耀明兩既麗重光作照有邈其微神風遐劾

**頌**列女傳契母頌曰契母簡狄教仁屬翼吞卵產子遂自脩飭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蓋母有力  
又曰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脩度義以處清諡後宮九嬪有序尹為滕臣遂作元輔 又賢明頌曰於鑠  
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晉劉柔妻王氏姜嫄頌曰英  
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又啓母塗山頌曰塗山靜  
居元朗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亂是緩仁哲以成永繫天暉

**詠**漢揚雄元后詠曰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齋莊內  
則純備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志在黎元是勞是勤寅賓出日東秩鳴谷鳴鳩拂羽勝降桑木蠶於繭  
館躬執筐曲帥導羣妾咸脩蠶族分繭理絲女工是教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去此昭昭就  
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 魏曹植卞太后詠曰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積谷踊五行  
錯互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獻歎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實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  
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詠曰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

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祥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元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闈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饑臨樂勿讒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躅天躋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薦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瘞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踊郊甸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家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髡禱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揮淚兩集徘徊輻輳號咷弗及神光旣幽佇立以泣 晉張華章懷皇后詠曰自天陶靈必有徽祥誕在初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聿嬪聖皇受氣自然實聽清和內含茂質外發英華身處宸極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宣慈內政流化太微六宮變雅清我壺闈經綸庶屬積思萬機旣臻緝熙元澤流行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氛稷告妖沈結彌留奄忽升遐棄世高遊聖上哀懷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過密八音眇眇遊靈將焉所之容光幽邁豈有返期杳杳新宮下絕三泉茫茫陵域合體中原委棄徽章即安太清 左九嬪元皇后楊氏詠曰昔有莘適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閻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二妃亦毗漢主哦哦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動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記辭翰林乃作誄曰惟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明明我后與世同矩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祈禱無應嘗藥無良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宮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歿圖丹青溫溫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

**哀冊文** 晉潘岳景獻皇后哀冊文曰於穆先后儷皇協運世宗之胤德博化光用儉禮峻任如隆周后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旣慎其儀克明禮教撫翼齊藩訓成弘操其慈有感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

余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宮昊襲龜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燧整武駕之隆牡結  
龍輶之縞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輻輳以增歎口嗚咽以失聲目橫逆以灑淚邈兩絕於宮闈長無覿於髮髯  
張華元皇后哀冊文曰天地配序化成兩儀王假有道義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典媽仰觀古籍覩亦同規今  
胡不然景命夙虧我膺曆運臨統萬方正位於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累世豐  
衍朱紱斯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如何不弔背世隕喪瑤齋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  
土摧傷陵兆既宅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祖宮闈過密階庭永虛設祖屬紳告駕啓途法服輦輪寄象容  
車金輅暗謫帷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踟躕銘旌樹表晏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云不懷哀感萬夫寧  
神虞旃安體元廬 宋顏延之元皇后哀冊文曰龍輶纏紵容翟結駟皇圖昭曠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  
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黻之遺御痛暈楡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  
懷其辭曰倫昭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燦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  
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  
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坤則順成星軒潤飾下節震騰  
上清肫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象物方臻視稷告汙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戒涼在肆杪秋  
即窅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噉噉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遙酸紫蓋泣素軒減采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來芳可述往駕弗援 齊  
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翠帶舒草元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懷履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  
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絃緹教先種稜睿問  
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輔佐求賢在謁無諛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  
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懷袖

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  
馮相告稷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遵鮒隅以同壤陳象  
設於園寢映輿級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渡清洛而南遊繼池綉於通軌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東川  
澹而不流藉闕宮之遠烈聞繡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終配祗通作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悲通作日隆於  
撫鏡思寒泉之罔極託彤管於遺詠

**原**詔陳徐陵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曰朕以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藩維常懼盈滿豈圖蒼昊不弔國步艱難  
皇嗣元良藐在峭渭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逼  
羣公之廷諄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御慈訓宮一  
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輒當解級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琅邪之園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夷無媿  
園寢

**原**章梁江淹為建平王慶皇后正位章曰伏承以嘉月惠時膺曜宸正暈珩昭品綸組在飾休徧函夏譽殷霞  
味伏惟岳曜靜德式懷謙慎升降圖傳左右詩史夙鏡茂資早摘芳訓衍教紫庭麗軌華屋聲激綺組風偃家  
邦

**增**冊文唐睿宗為太上皇立皇帝妃為皇后內制曰王者建邦設內輔之職聖人作則崇陰教之道式清四海  
以正二儀妃王氏冠蓋盛門幽閑令德藝兼圖史訓備公宮頃屬艱危克揚功烈聿興昌運實賴贊成正位六  
宮宜膺盛典可冊為皇后 陸贄冊淑妃王氏為皇后文曰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  
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於中而尊加於外德修諸己而化被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  
之予是以詢衆採賢重難茲命中壺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徵章聿歸  
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淳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秀於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  
恭儉本於生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於孝弟祇事先朝承訓無違克諸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  
謙光載路六宮攸敘九族以親嘗屬艱迨累從行幸思賢才以佐輔知臣下之勤勞庶績伊凝願資內助永念



頃筐之志且懷求劍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厥位忝於前修克念有終庶無咎悔奉承休命可不慎歟 錢瑀冊淑妃爲皇后文曰皇帝若曰惟王法天惟后象地統理之道相須而成乘陽雖繫於昭垂養物必歸於厚載惟處大倫而克正與元化而同光上贊君臨旁資婦順遠徵百代咸本六經而禮曠累朝位虛中壹嚴禮怵惕玉齋無所進之人內令寂寥彤管有不書之史興廢之重作配實難咨爾淑妃何氏柔既可觀儉皆中度外言罔入懿則自成處閑房而椒亦蜚聲御衆妾而未能遠下泊邦家多難輔佐克勤每見求衣未嘗安寢先知旰食不視晨脩欲齊京室之賢罔慕長秋之盛勞謙之報降福是宜乃願皇儲仍因子貴公卿來講龜筮斯從實上帝之所嘉詎朕心之可抑今遣某官某持節冊爾爲皇后於戲極位正名居尊齊禮典一申而百神聽禮一行而萬國歡懼恐可以保其名齋莊可以守其位往司陰教以永天休 宋冊皇后內制皇帝若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貫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內治聖人有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美其化也故周南之風著乎始粵朕沖昧祇若丕構深惟承荷之重輔佐攸艱用簡納賢明協於神人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惟乃祖克有武力勤勞王家保勲不伐饗厥終慶敷流後昆薰然慈和善祥憑積生此邦媛其漸積醇醲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居祖習不待姆師之訓風容矩度自爲宗黨之憲長秋曠位陰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誦言於朝願即嘉時聿申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疇之家乃稱福耦謀及泰筮聘以穀圭惟吉之從有命旣集今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隨持節冊爾爲皇后欽哉夫惟肅恭可以事上夫惟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動而慎思則悔弗萌懋乃后德修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無疆之祚不其懿歟 王安石冊皇后文曰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冊典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盟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奮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行尚書刑部侍郎東平郡開國公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興邦釐厥士

女咸自內始達於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勤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其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題哉 歐陽脩尊皇太后冊文曰嗣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戶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則四海靡然而成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違寧者也願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仁慈咻煦至於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勤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表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閒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狗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於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 元至元三年三月冊皇后文曰帝王之道齊其家而天下平風教所基正乎位而人倫厚爰擇配以承宗事若稽古以率典常咨爾弘吉刺氏淑哲溫恭齊莊貞一屬選賢於中壺躬受命於慈闈勗帥來嬪蹈錫儀之有度動容中禮謹夙夜以無違茲表式於宮庭宜推崇其位號乃錫吉旦庸舉彝章遣攝太尉某持節授以玉冊寶章命爾爲皇后於戲乾施坤成克順成於四序日月備久照臨於萬方朕欲躋世於久安爾其助予之德化共御亨嘉之運益延昌熾之期勉爾徽章聿修內治

**表** 魏傅瑕請立貴嬪爲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觀化鳩汭夏后創業啓作塗山咸以淑哲垂之典頌伏惟貴嬪誕秀令族稟貞高胄應昭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匱未授而玉璫先顯表贊天休昭隆后祚貞俾先典告諭往訓而猶潛光未即皇統進連二儀烟燭之德退闕懸象兼曜之儀羣僚百辟所以竦佇陛下飲若天秩祇贊帝祉夙崇盛禮俾君萬國則六合承風天下幸甚 **唐** 常袞賀冊皇太后表曰臣某言伏見八月二十六日制

冊上皇太后尊號凡在生靈不勝慶幸臣聞天地之因所固者本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故紹休以受命繫號以歸尊是用慶善奉慈因親教愛也伏以皇太后法象太極是生兩儀光照上元以母萬物塗山降瑞華渚呈符照臨典禮示天人之慶範裁成風化表威屬之宗師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以聖則知祚我仁慶誕興睿哲穆穆明明有自來矣伏惟陛下以皇道還淳以文明致理行三代之典教備兩漢之威儀逾年改元謁告清廟永言配命殷薦園丘大孝通於神明至化被於寰宇瞻戀慈訓尚未遑安度奉徽章以崇位號嚴恭前殿陳布外朝萬國在庭千官執禮冕旒端拱翼翼烝烝候金冊以拜興承瑞寶而俯受聖理之致其道大光朝野同歡臣妾有恃言念舊黨遂及姻聯褒德以殊榮推恩以序進華胃增貴外家益尊固可以感動靈祇懷服遐邇豈止德教加於百姓仁厚及於九族而已宜其煥列青史昭播鴻猷億萬斯年以承多福 劉禹錫慶賀表曰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二十五日冊立皇太后盛禮畢陳德音遠被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以皇太后稟靈作合誕聖表祥徽號極域中之尊至仁爲天下之母陛下君臨有國子道無違長樂宮中永獻南山之壽濯龍門上再揚東漢之風率土臣子不勝歡忭 宋王安石賀冊皇后表曰寢盛之禮發於宮闈驩康之聲播於寰海恭惟陛下做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陂私謁之心雜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四時切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 **原**魏曹植上下太后誄表曰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姜姜嫄等德任如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膺萬祚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絕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哀臣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贊揚明明貴以展臣蓼莪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仁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原**論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周禮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形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褒竊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陰化修成內則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而婦制

莫釐高祖帷箔不修孝文衽席無辨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唯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  
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濫  
災一作 靈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覺委成冢宰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  
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宮莫不定策帷帶  
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  
之下墮滅連踵傾翰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乃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靈命

原文王所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並毛 離良為后春秋 水靈是輔曹 河間有奇女漢 元城

有聖女詳類聚 有貴人之氣列女 有光景之祥詳類聚 黃雲蓋之春秋 嘉澍沾渥東 黃雲滿室魏

紫氣屬天漢 披手得玉鉤列女 玉衣覆其上魏 夢飛蟲著身詳類聚 夢捫天仰嗽詳類聚 歌曰白

狐呂氏 識曰銅馬晉 釋著歎息 龜筮並從東觀 聖門無強蔭宋書廢帝 江后諱簡珪太始五年

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強 水濱被除梁高祖 后柳氏母得陽公主生后有赤光照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

金柱擎天金柱擎天后蕭氏母晉 黃衣入室金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春九年九月夜后 慶雲見

日側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欽懷昇異后 論四后妃洪氏容齋隨筆曰左傳載文公結生子穆公獨見及呂

過其門曰此宅孤蓬中得幸其所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後為太后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飾侍者唐兒使夜往

國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後為太后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飾侍者唐兒使夜往

上醉不知而幸之生長沙王發以母貧無寵故王早遇貧國漢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與炎林成四百年之基

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婢死貧國漢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與炎林成四百年之基

於五人者強應曰此中一人可時政君生近太子又獨衣絨緣長御即以政君送太子一幸生成帝有子後希

其亦各有數乎 靈感

夢龍據曾漢書 夢龍枕膝晉書 夢帝謂已余生而子曰虞春秋 夢高祖謂已生子可名為龜漢書 夢人

感已河圖 夢庭產棘周書 曾拆生禹世記 石破生啓淮南子 丹蛇入紫宮宋光祿 青鳥集臺上漢書 羣燕銜土前漢書 待康

傳 暴風揚塵史記 發塚無屍漢武故事 開柳火出漢武秘記 擻錢宋光祿 墜釵卜完宋史 兔棲其上齊書 此真吾夫北齊書

天中記曰宋高宗吳后父嘗夢至一亭扁曰待康旁植芍藥獨放一花婦墜釵卜完宋史 為司寢有嫫從帝臨

麗可愛花下白羊一窟而興之及生后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

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一爪先折陳書 高祖宣皇后張氏美容儀手爪長

皇后葬泰安陵工始下鋪有白兔跳但有衣履昭帝 位更葬之棺空但有衣履月

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免還棧其上

驚曰此明悟強放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不為庸人婦後燕錄 曰慕容垂皇后段氏字常謂

季妃曰我終不能為庸人之妻季妃曰妹亦不為庸人之婦鄴人聞而笑之 內黃人張定善相人見儀二女大

驚曰君家大興皆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垂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范陽王德亦聘季妃姊妹

皆為后卒如其志

臨朝 原太后臨朝前漢高后紀 太后攝政東觀漢記 太后臨朝省庶獄漢書 天子幼沖攝萬幾臨朝稱制 專制朝

事漢書 內攝時政外懷戎狄東觀漢記 臨朝攝政以寧天下晉書 閨房之禮天下之重 脩濟大艱居危

能重漢南記 內建鴻基外紂王漢書 蕃國親睦遠近欣服北堂書鈔 增婦人與政三國志 不御正衙宋史 曰宣仁高太后垂

奏事太后後世有抱帝臨軒合璧事類 曰晉康帝崩穆帝即位時年二

遺者天下共誅之

御殿又請受冊寶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詔刪遺誥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 問門趨百官賀御史中丞蔡

美事况天子正銜宜所當御就崇正足矣

齊目臺史冊追述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

政事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予乃詔刪去遺誥中同議軍國事語

德行 原厚德載物 至柔而剛至靜而方易 德冠後宮列女傳 德著閨房漢書 賢而有德列女傳 維德之行詩

脩德之勞后 德參姜任漢書 德伴二南書 以色親以德固傳 美於色厚於德傳 婉嫵有節操前漢書

婉嫵有節行陳思 婉嫵慈孝 婉順慈仁漢書 矢心柔順 惠心淵塞晉書 清淨專一 端一誠莊列女傳

訓正後宮 嬪御有序並列女傳 性少好學漢書 而無險詖詩 不欣小數 不好淫事 但當謝過漢書 克己

開盤頌 卷五十七 后妃部 臨朝 德行 母儀 孝悌

求愆漢書屬以婦德而不忘付之以正而不衰呂氏春秋輔佐君子詩以匡主上書執策授親書屬以輔上

佐定天下漢書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詩續女維莘詩長子維行詩增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天書

輔成君德變理陰政事類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唐順宗王女中堯舜韓愈周南膠木之德仁孝皇后徐氏中山

法人以爲今世任如又曰章獻劉太后嘗手書賜輔臣論曰今世之任如也周南膠木之德仁孝皇后徐氏中山

王肅然而和厚逮下有周南膠木之德仁孝皇后徐氏中山

母儀

原有母儀之德後漢郭皇后紀曰后雖王家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詩歷漢四世爲天

下母漢書立而不誡坐而不差禮大戴誨以正道獨明教訓教訓以善訓啓有力紀化導三子皆成賢

德列女教諸小王試其誦論堂書鈔增無視甚至宋史曰李宸妃生仁宗章獻撫育甚厚又曰太

后恭謹莊肅撫育又曰英宗方四歲有自至屏宸又曰神宗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嫺悅無所不

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執行之今亦當備帝曰今昔間民聞疾苦必以告

屏底候鳴問親持膳飲以食帝復爲安石所持遠不果喜見於色宿召故老實宿息兵後初政開

聞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爲之者衆帝謂上曰兩宮皆使外庭非所當預皇后高宗請

保全之若不暫出之於外帝悅後復爲安石所持遠不果喜見於色宿召故老實宿息兵後初政開

見於色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則有彼我之分而使人間言易以入也外庭非所當預皇后高宗請

太后降手書太后曰我但知家事記責太子過端文顯通考曰金寶宗明憲皇后王皇后之姊也后性

或告對王謀不軌議獄已決后謂帝曰汝止一親奉供養書躬執饋饌漢書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皆得歡心脩序婦道

原婉順慈孝性體慈惠記親奉供養書躬執饋饌漢書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皆得歡心脩序婦道

定省晨昏終無懈倦書者敬色養朝夕不違侍親醫藥垂涕晝夜朝望幄座悲喜感動書供

養長樂宮漢書親奉定省不避寒暑紀大化婦道晉中不親醫泣流離紀不得定省晝夜泣涕書供

哭聲不絕飲不入口記疏食骨立失親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白首未嘗不愴然泣涕后承兄姊

恩情契敬甚篤十四番兄悲哀過制皇太后親奉養上食以婦道怡謹盡

孝婦皆曰高祖實后特元貞太后高者或疾月性素嚴謹如 盡孝謹承又曰太宗長孫皇后盡孝事 得其

歡心 宋史曰太祖孝明王皇后嘗服 宮不居東 后又曰哲宗立尊向氏為皇太后宣仁命其慶壽故宮以居

毀瘠骨立 又曰欽慈陳皇后生徽宗進美人神 身承起居 嘉吳后身承起居源適其意

慈仁

原簡狄敦仁勵翼 契列女傳 太后慈仁子孫賴福力 紀漢 獄訟相引承間為言 列女傳北 增徐為開治書

曰長孫后後庭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 輟所御藥 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 撫下有恩 撫下有恩終無所

者 仁慈御下 王皇太后 謙約惠下 俱出宋史

率禮

原由禮 動與禮合 紀漢 仁和禮 晉中 尊敬師傅 詩小序北 增矜尚禮法 孫后 動循禮則 曰春宗皇

后實氏妾容姬 治家嚴毅有禮法 宋杜 溫柔恭慎動以禮法 皇太后賀 柔順好禮 后並宋史 元裕宗后

順勤循禮則 元史皇后傳曰裕宗皇后 麟麟真弘吉刺氏生順宗成宗先是世祖出獵道渴止一帳房見女子緝草世祖

從覓馬浦女子曰馬浦有之但我父母諸兄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及父母歸始出馬浦飲世祖世祖既去勸

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遂納為太子妃如性孝 謹善事 中宮世祖每稱之為賢德鳩婦成宗立尊為皇太后

早慧

原十歲幹理 後漢馬 九歲喜書 魏 六歲能書 後漢黃 九歲誦論語 後漢梁 剃髮額傷雖痛不言 觀東

以穀賑給廣為恩惠 魏甄皇后 增八歲誦詩論特精爽 晉書由文明和八歲誦詩論特精爽 少有德行智識

過人 晉宣帝 生自華宗幼而明慧 太平御覽曰夏侯太妃晉元帝母也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元帝立稱皇

書傳一過不忘 唐書曰高祖實后讀女誡 慧中而辯迎意傳合 唐書 唐書

誠節

原周宣嘗晏起 姜后待罪 列女 漢明幸離宮馬后陳戒 列女 當熊而立 前漢外 投火而死 列女 禍至

共死 經 與爾俱死 漢書北 增與疾以從 唐書曰長孫后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崇紹等急變開帝 夕次

寢前 又曰肅宗北趨靈武時軍衛單薄夕次良娣必寢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 閉閣擁持 宋史曰仁宗時衛

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為計 閉閣擁持 宋史曰仁宗時衛

屋叩寢殿皇后曹氏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門擁持趨呼都知王守志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登微帝所宜者以乳嫗殿小女子給表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陳皇后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殿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以我當自勉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后烏林答氏果舉炬焚殿明日行賞以此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自勉不為昭德皇后世宗終身不立后二年

明賢

原並以賢明流芳世世魏 娥皇聰明 有藝高明列女 質行聰明列女 后性敏給 少而明達 聰敏

天資周密畏慎 原事得情 不敢隱情 時有所問對無遺失 有所不安明陳其故 進心德適人事備

備並東 怒不變容喜不失正魏 脫簪待罪 後庭辭輦前漢外 蒙被而謝漢 離宮觀畫曹 鬼神有

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漢外戚傳 密諫周主唐書曰高祖寶后周武帝甥也帝愛之養宮

彼且強願押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我梗武帝嘉納 固問不對又曰太宗嘗與后密語曰吾國未靖

長孫晟與兄橫聞之曰此明府人必有奇子故以女妻太宗也 固問不對又曰太宗嘗與后密語曰吾國未靖

對不 愀然不樂 子何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

求為匹夫不可得 得賢內助又宣仁語者宗曰得 嚴明端重續文獻通考曰連世宗后

是吾所以憂也 謙讓恭儉列傳 謙讓日崇魏 謙退讓位委去至尊恭謹接物先人後已漢 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

言魏 心每自退列傳 彌自抑損魏 以尊事卑終能勞苦列傳 苦心曲體勞謙至甚漢 自省不任榮盛之

事誠不足充女教之任魏文昭表 內有進賢之志而無嫉妒之心 不妒忌思賢才下逮眾妾 薦達左右

後漢明德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則百斯男 子孫衆多並毛詩北 尊位退讓平

御覽曰漢先武陸皇后帝以后立郭皇后後皇后廢始立為后 謙卑自守世以為賢又曰肅宗皇后吳氏容止端麗性

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貴莫與為 容止端麗性無驕傲又曰肅宗皇后吳氏容止端麗性 豈勝大恩宋史

比而後每謙卑自守世以為賢 容止端麗性無驕傲又曰肅宗皇后吳氏容止端麗性 豈勝大恩宋史

中欲授以請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 恩澤皆弗陳請又曰徽宗立鄒氏為皇后恩澤皆弗

朝當預 節儉



**原恭儉節用** 雅性儉節 吾萬乘主欲身率眾 吾行儉日久不能為奢 車服節儉 眉不

**施黛** 裝不務飾 袍極麤疎 廚無異膳 常衣大練 身衣大帛 膳不求珍

**左右菜食金銀器珠之物悉禁斷之** 主衣細縞 不得賜 御綬綴成 膳不求珍

**好華飾躬御** 但給裝具 宋史曰具宗郭皇后性惡奢靡兄子 月供千緡 又曰隆祐孟太后節儉 改製

**舊冠** 又曰徽宗政和元年冊貴妃鄭氏為后 期受冊有司制製冠服 后言國用未 減膳羊服 澣濯 又曰孝宗

**節后當戒之曰** 主上化行恭儉 吾亦躬服 澣濯 宜崇謙抑 遠驕侈 易令塗金 進金 壺易令用塗金

**勤勞** 易令塗金 進金 壺易令用塗金

**原旦夕勤勞** 夙夜戰兢 皇後 郭 至子憂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無衣韞 縫戰士衣

太平御覽曰 產子三日 種穀親蠶 宋史曰 仁宗曹皇后性慈儉 潔除 蕭氏諱 緯 宰相 思溫 女 早慧 思溫

除善曰 此女必能成家

**誠慎** 無令于亂吏治 懼有見私之譏 不少假借

**原太后慎謹** 皇后素謹朴 未曾私語 夙夜矜矜 無令于亂吏治 懼有見私之譏 不少假借

**謹畏** 無毫絲假貸 訓內職有古后妃風 默處 及即位 妃 昭 崇 氏 李 氏 二 公 主 入 見 猶 服 髮 髻 太后 曰

姑老矣 命左右賜以珠璣 帕首 時 潤 王 元 份 婦 安 國 夫 人 李 氏 老 且 落 見 太后 亦 請 帕 首 太后 曰 大 長 公 主

皇帝女 先帝諸妹也 若越家老婦 尚可比耶 舊 賜 大臣 茶 有 龍 鳳 飾 太后 左右 皆 理 珍 麗 欲 效 之 太后 或 曰 彼

皇帝 嬪 御 食 必 易 以 如 家 器 勿 使 人 吾 家 也 侍 者 見 仁 宗 左右 皆 理 珍 麗 欲 效 之 太后 或 曰 彼

也 汝 安 得 學 非 所 當 留 少 焉 帝 先 起 令 俯 得 仲 觀 親 意 后 遽 曰 此 非 汝 所 當 得 留 趣 遣 出 止 夫 人 入 觀

又曰 吾故而起 典制於心 殊不安 但令賜之 燈燭 遂 歲 以 為 常

**剛正** 原為人剛義 辟除嫉妒 冒絮提文帝 戰士收尚書 不可以我故壞國法 每見外親不假顏

色 外戚戰慄 百寮肅然 嚴整有禮 法家庭肅然 進止詳閑 辭色不撓 太后宣帝曰

后 爾 文 帝 長 女 帝 昏 暴 滋 甚 喜 怒 代 履 嘗 謹 后 欲 加 之 罪 后 進 止 詳 閑 辭 色 不 撓 及 帝 崩 嗣 主 幼 沖 后 知 父 有

異 圖 意 頗 不 平 形 於 顏 色 泊 行 釋 代 履 嘗 謹 后 欲 加 之 罪 后 進 止 詳 閑 辭 色 不 撓 及 帝 崩 嗣 主 幼 沖 后 知 父 有

異 圖 意 頗 不 平 形 於 顏 色 泊 行 釋 代 履 嘗 謹 后 欲 加 之 罪 后 進 止 詳 閑 辭 色 不 撓 及 帝 崩 嗣 主 幼 沖 后 知 父 有

異 圖 意 頗 不 平 形 於 顏 色 泊 行 釋 代 履 嘗 謹 后 欲 加 之 罪 后 進 止 詳 閑 辭 色 不 撓 及 帝 崩 嗣 主 幼 沖 后 知 父 有

營不計 蕭清禁掖 宋史曰仁宗御幸越宮之變閣內妾與賊亂當誅新哀幸姬姬言乃止

遊幸

原 巡狩四郊見孤寡 元后 被於瀟上 遵瀟被除 校獵上蘭 並漢書 蠶於濯龍 東觀漢記 春幸蘭館 夏遊御

宿 秋望昆明 冬飲飛羽 並漢書北 增 遊讌和歌 太平御覽曰後魏馮太后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

太后欣然自歌高祖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凡九十人 為之罷行 唐書曰武后幸玉泉祠以道險欲御腰輿王琳時平章事奏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凡九十人

何輕踐屐塗后為之罷行 徧問所過守臣治狀 宋史曰隆祐太后歸自虔州高宗親

藝學

原 誦易經習詩論 續漢書 誦孝經治韓詩 好黃帝老子之言 並漢書 解黃帝素女之書 漢元 聽言視論摘

發其要 記漢書 諸兄讀書難問其意 博覽五經傳記 博覽前世成敗 時號諸生 後漢書 稱女博士 魏后

聰慧才能 漢書 聰明才巧 善史書 前漢書 甲夜占書 丁夜盡畢 漢書 治淮南音 春秋 善造歌曲 漢書

增 畫營女工夜誦書傳 太平御覽曰前趙錄聰后劉氏小女字麗華善畫營女工 涉獵經史工書翰 曰

陳後主后沈氏諱雙華聰敏強記涉獵經史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自為宮詞文甚酸楚 工為篇章又善書 唐

所忌怨惟辱問圖史佛經強記涉獵經史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自為宮詞文甚酸楚 容櫛不廢書 又曰長孫后觀書 援經史決事 宋史曰仁宗嘗后頭

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類人不好也 堂曰賢志 又曰高宗吳后嘗繪古烈女圖置座右 過目不忘 續文獻通考

能自製章奏 又曰徽宗朝后好 堂曰賢志 又曰高宗吳后嘗繪古烈女圖置座右 過目不忘 續文獻通考

恩惠

原 施恩惠 漢書 賜錢帛 漢書 以金帛賜長公主 史記 賜以赤綬 漢書 賜青蓋車 漢紀北 增 出宮中所有以勞

軍先奪其生天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報民之意也 諱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 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

中外 加賜鈔帛 元史曰右丞相哈刺哈孫行千 減役賜卹 陸績等董其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

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山因言建寺本以福民 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卹死者之家

容儀

**原**容儀照曜絕異漢紀 珪璋特異令儀淑美晉中 姿色殊絕漢式 令色卓絕漢紀 姿色甚偉漢列 顏色非凡

**姿容有異**漢書 惠而有色世說 李夫人妙麗善舞 寶皇后有容貌才能北堂書鈔 **成湯骨法**漢書 善

也詳前類函 四起大鬢太平御覽 曰漢馬后方 婉孌才色美映椒房又曰書鈔 帝權后諱芷字季蘭 善

丰儀進止如珪璋前趙劉聰 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又曰劉曜后劉氏垂手過膝髮 明艷冠後庭晉宗 以

姿容選入宮宋宗楊后 並宋史

**恩寵** **原**寵之專房 貴傾後宮前漢外 遂見寵異漢書 姬妾莫比漢書 同與晉陽 共博魏志 金屋漢武 玉階漢書

舍為椒風以配椒房漢書 進思令美乃作賦頌漢書 **特承寵異** 漸承恩寵太平 最見寵答唐書

后 恩答厚甚唐書 曰昭宗何后婉 有盛寵宋書 允寵宋史 曰徽宗王后性恭給時鄭 寵過日至高

后 帝頗念之又曰仁宗既廢郭后居長寧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 寵過日至高

**嬖孽** **原**擅寵驕貴漢書 有寵驕妒 用心邪僻 佞諂邪媚 厥貌惟妖厥行惟詭 所與貴之所憎誅之 美好

辭辨興於姦執 嬌媚不順嫉妒後宮 王與同乘 帝方節飲 醉飽沈湎列女傳 曰更始既情於政事而

飽沈 啼泣不食 佩劍帶冠喜 嗜酒淫遊並列 妹喜好繒聲 褒如舉烽火 祭既無道又重其荒女列

傳 紂既無道又重相諂 赫赫宗周褒如咸之詩 是喪王國漢書 險妒容媚孫補 專寢當夕平

御覽曰後魏孝文馬后入掖庭以妾媵見愛幸未幾病出為尼帝獨留念焉並列 六劉之寵傾於後宮前趙

見且泣唐書 曰高宗遇佛羅才人見且泣帝 內忌甚又曰武后姊韓國夫人發寡出入禁中一文國妹

於后未決后內忌甚 進食盒宋史 曰光宗李后性妬悍帝嘗洗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進食盒於

會封泰山遂毒殺之 成禮帝疾由是增劇 凶逆

**原**巫蠱祝詛 戟擲孕婦見前 絕太后膳 賜太子酒晉陽 墮炭乃笑 溺死乃笑並列 傾亂 左道

原巫蠱祝詛 戟擲孕婦見前 絕太后膳 賜太子酒晉陽 墮炭乃笑 溺死乃笑並列 傾亂 左道

原巫蠱祝詛 戟擲孕婦見前 絕太后膳 賜太子酒晉陽 墮炭乃笑 溺死乃笑並列 傾亂 左道

漢記 宗室所怨海內之讎 漢書北堂書鈔 增多駐東都 唐書曰武后賊殺王皇后蕭良 命答其父 唐濟類編曰後

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為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封掠得之入於王宮性狡悍淫妒從王在魏父

聞其貴請魏宮上謁王召袁建封示之建封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饒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在魏父

諸夫人爭寵以門第相高及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家時略可記憶妾父

不幸死亂兵妾守屍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官劉叟於宮門

廢黜 原數懷怨懟不可承宗廟 懷挾左道不可母天下 遂下暴室 後漢伏 廢為庶人 晉陽 居長門宮 前漢

處昭臺宮 前漢書 退就桂宮 前漢孝 遷於桐宮徙雲林館 霍 徙居雲臺 後漢竇 移司徒府 晉中

賜死金墉城 晉陽 葬於阜門亭 北堂書鈔 追廢為庶人 唐卓 出居長寧宮 宋史曰仁宗郭皇后時

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

自起杖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后遂廢出居長寧宮堯後追復

出居瑤華宮 又曰哲宗孟后廢居瑤華

淵鑑類函卷五十七

嬪妃一

世本曰帝嘗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鄴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

管厥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

元妃見 皇后

宋符瑞志曰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嘗在三

河之南天偶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大帝常有黃雲蓋之

列女傳曰黃帝妃嫫母於

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 漢武故事曰漢景帝夢高祖謂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為彘 又

曰鈞弋夫人卒既殯尸香聞十里餘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

前漢外戚傳曰定陶丁姬葬渭陵王莽奏請發冢徒歸定陶葬恭王冢次既復掘平周棘其處時有羣燕數千

銜土投丁姬穴中

藝文類聚

王隱晉書曰左貴嬪名芬兒名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拜為修儀後

為貴嬪體羸多患帝重芬辭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太平御覽

齊東昏侯所愛潘貴妃

名玉兒齊亡梁武帝見玉兒有國色將留之王茂曰亡齊者此人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士田安啓求為

婦玉兒泣曰昔嘗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

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瑰麗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

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素大舍等為女學士每引賓客游宴則使諸貴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

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歸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張貴妃

嘗於閣上觀妝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 北齊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太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

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感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平齊後主至長

安請於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於公惜也仍以賜之及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

之天中記李商隱詩小憐玉體 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隋煬帝在江都昏酒滋深嘗遊吳公宅雞臺悅忽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為

殿下後主舞女數十中一人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乃以海蠶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

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隋遺 唐太

宗賢妃徐氏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

史手不釋卷太宗納為才人其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天中記長安崇聖寺有賢妃妝殿太宗嘗召妃久不

一笑一名 太宗時鄭仁基長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

民有棟宇食膏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責

即詔停冊唐書 唐詩紀事曰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方妊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

曰秤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

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

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天中 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見江采蘋少麗選歸侍明皇天見

寵幸性喜梅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上與妃鬪草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鸞鴻舞一座光輝今

鬪草又勝我矣後楊妃入侍寵愛日奪妃遷於上陽東宮上在花萼樓會外國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

不受以詩付使者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濕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家上覽詩悵然不

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妃在上陽宮一日上憶之夜遣小黃門以馬名妃至翠華西閣

衣抱妃藏夾幕間楊妃悅至大怒曰看梳妝猶御榻上有婦人遺弓夜來何人侍陛下朝野僉載 朝陛下可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親甚曳索向屏復遺弓夜來何人侍陛下朝野僉載

上項見梅妃所在已為小黃門送令步回東宮上怒斬之遺弓并翠鈿命封賜妃妃以千金高力士朝野僉載

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為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之報云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 許子

真記太真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始生有異質目光見日不瞬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元琰為長

史從康求為女攜歸京師後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一說楊妃早孤養于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璣家

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壽邸山堂肆考長恨傳上皇命方士致貴妃之神旁求四虛上下跨蓬壺見最高仙  
然取金釵細合各折其半授使者還獻上皇將行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為驗玉妃曰昔天寶十年秋七  
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時夜始半獨倚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願世世為夫婦執手各為相  
此獨君王知之耳方士 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  
還泰上皇嗟悼久之 引朝儀至天祐間詔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外自此始

也又唐書內官有掌書二人掌宣傳 貝州人宋廷茶世以儒聞能詞章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

若荀皆警慧長若華善屬文若昭文尤高潔不欲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華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

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

試文章問經史帝高其風操不以妾待命之呼為學士穆宗立以若昭允通練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

生后妃諸王皆待以師禮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山堂肆考 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頰頰類帝每畋苑中才人

必從袍而騎仗服光侈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惑方士說欲餌藥長生後寢不豫才人獨憂之及大漸才人悉

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宣宗嘉其節贈賢妃唐書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錡叛

滅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杜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為根王被

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杜牧杜秋傳 順宗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宮女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

幄中可其奏於是王叔文之黨因忠言昭容更相依仗唐書 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後唐莊宗時後宮之數

尤多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弑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

後唐太祖正室劉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嘗為太祖言次妃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

相得甚歡後生莊宗及莊宗即位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

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及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五代史

宋真宗李宸妃入宮為章獻太后侍兒生仁宗在襁褓時章獻以為己子及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

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太后納宰相呂夷簡言用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太后崩

荆王始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頓毀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幸洪福寺

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同皇太后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仁宗周貴妃幼

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

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徽宗立為貴妃所生公主下嫁皆先亡詔許出外與親戚相往來歷五朝勤約一致年九

十三薨 仁宗時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聞

謂監頤面 卷五十一 后妃部 嬪妃

二

之謂陳執中曰漢馮使仔身當猛獸不聞有所以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 景祐中進温成后為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誥在所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

制詞既授閣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內宋祁為翰林學士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內書裡取官告院用印亟封以進妃方愛幸觀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貶 哲宗妃劉氏以

明豔冠後庭有盛寵紹聖三年孟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于隆祐宮后御座朱懸金飾使仔在他坐有愠色從者為易坐製與后等

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使仔坐遂仆于地慙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曰母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為使仔有也後章惇陰附使仔廢孟后立之 徽宗安

妃劉氏本酒保家女有寵為才人進貴妃擅愛頤席嬪御為之稀進妃天資警悟迎意合旨雅善塗飾每製一服外間即傲之林靈素目為九華玉真安妃肖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 高宗劉貴妃入宮為紅霞帔累進賢

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帝見之命取為枕妃懼撤去之 才人李氏王氏俱明豔淳熙末上皇愛之及崩憲聖后見二才人每感憤孝宗即追告命許自便蓋非常制云 理宗時冊楊妃宰相無拜禮吏

贊拜葉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留之史宋 遼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乾統初帝幸耶律第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及即位立為文妃生晉王敖廬幹尤被寵幸善歌詩及邊庭多事帝改遊不恤忠臣多被

疎斥妃作歌諷諫得罪史遼 金章宗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及問義

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音聲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

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喜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中兄喜兒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矣史金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

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



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給之曰上方更衣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鎗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之類編明永樂中冊權貴妃任順妃李健仔崔美人

皆朝鮮所貢女也封妃父權永均等皆為光祿鴻臚諸卿然仍居朝鮮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而無寶獨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且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為正使少師吏

部尚書蹇義為副使二公元臣也自是貴妃授寶遂為故事明初宮人殉葬有追謚之典至英宗遺命禁止官人殉葬為帝王之盛節云孝宗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于宮中讀書習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

二妃廣衍儲嗣侍讀謝遷言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愛豈容頓忘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奈何遽有此事下吏部議止之弇山堂別集

嬪妃二

論禮

明順周禮鄭元注云古者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餘禮記曰王后禱衣夫人論翟榆音

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高禘祈于前祀者也后稱弓衣飲以禮酒帶以新牙絳乃禮天子所御帶子之

事也獨贊查敦戴筐鈞賈敦音對凡祭祀九壺玉壺玉數后為徹豆簋鄭注云玉壺玉數黍稷之器壺音

音獨教九御綠三盆周禮內宰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八十一御女也禮記曰各帥其屬而時御教于王

受之親綠三盆采未綠之元黃以為編綴餘三星因八月三星後宮之屬後漢書曰漢法常因八月採擇

文章君服之與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取長白合法相藏禁諸音書曰武帝泰始因八月採擇

民遺中大夫與被庭丞及相工於陽鄉中閱視良銀印瓊珮後漢書曰健仔視上卿比列侯晉

家童女合法相者載選後官擇祀可否乃用登御取長白合法相藏禁諸音書曰武帝泰始因八月採擇

婦不取端正妙好唯取長白肥大視卿比侯銀印瓊珮後漢書曰健仔視上卿比列侯晉

觀祖率則取下有司今八月九日當拜觀夫人右健仔按儀注應金環玉簪為強環照見指上骨上恐之以

簪香起居注曰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為簪賜李夫人當熊辭鞞漢書曰孝元馮昭儀初為健仔上幸虎園賜

賜伴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枝又曰武帝選入後宮帝遊後庭嘗欲與健仔同鞞鞞使健仔辭曰觀宴北園迎

昭陽殿

增城宮漢書曰孝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官人有女弟復名入為昭陽殿使健仔初即位選入

後宮儲而大幸為使仔居增城宮再就館有  
男數月並夫之注云館外舍謂陽祿館也  
儀為人有才略善事人主舍飲酒醉地皆祝延之產平都公主及定陶恭王  
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那夫人帝許之即令夫人  
人見曰非那尹夫人帝曰何以如是對曰視其體貌形狀不足如也主曰是女  
故衣獨身前尹夫人帝曰何以如是對曰視其體貌形狀不足如也主曰是女  
雲陵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帝太息曰善哉  
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武帝故事曰幸夫人從上至甘泉而幸焉雲陵王李夫  
至宣帝時乃止秦

齊多內寵 漢號內職 左傳齊桓公多內寵有知夫人者六人合璧事類漢外戚傳  
夫人即昭帝母 太平御覽曰漢虞美人神冲及賢帝即帝唐楊太真入宮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后

號慵妝 寫愁貌 漢合德入宮新音沐為奉髮新與碧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妝  
夜來夜來妙於針功難處深綉重繡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宮中號曰針神  
人善畫乃命離輪就織室始於後宮 針神 機絕 守常山以千金寶路聘之獻於文帝甚承寵受改名曰

紗繫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風大起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合吹持后福久之風止  
帝思我使我仙夫不來地以宮內職幸者或疑謂為蜂螫紫仙 羊車 蝶幸 人而並寵者莫如所施  
錄曰春秋使後宮各插花上使視蝴蝶蜂螫所止幸之謂之蝶幸 羊車 蝶幸 人而並寵者莫如所施

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 山靈醫者曰得白帝號神龍最與玻璃屑當減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如婦人更  
以丹脂點額如要傷 山靈醫者曰得白帝號神龍最與玻璃屑當減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如婦人更

陽鐘 華清宴 南史曰齊武帝遊幸諸苑園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譟管鑾於景陽樓上  
宮中宴女輩陳瓜果酒饌於 金籠捉 金錢賭 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又小未得貴妃時宮人如蟻

庭中求恩澤於幸 金蓮新月 芝殿迴風 道山新開李後主宮嬪官娥小屈是後人效之婦人如蟻  
及擗金蓮入蓮花中 金蓮新月 芝殿迴風 道山新開李後主宮嬪官娥小屈是後人效之婦人如蟻

小為好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以衣纏拂之恐體瘦也每歌李延年和  
之嘗於芝生殿唱迴風 紅紅記曲 瑟瑟能詩 山堂肆考曰唐張紅紅善歌舞每聽紅紅一編 芙蓉臺

琉璃障 汗體上琢玉芙蓉為二女歌舞者每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舞真態難非世間所有每歌罷  
上今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也宮中謠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山堂肆考曰吳主亮愛 花見

羅四人一名朝暉二名麗塔三名潔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琉璃障障內外望之珠無隔障香氣不遠耳

花見

花見



續保珠 嬪周禮曰以陰禮教九嬪 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教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功婦容各率其屬而

噴玉嬪 世婦周禮曰以陰禮教九嬪 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教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功婦容各率其屬而

御假銀青 世婦周禮曰以陰禮教九嬪 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教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功婦容各率其屬而

收蠶稅以桑為均宣武而取一初名乃收庭為和華世婦之 御女漢書曰孟春之月東宮御女于青之燕膏

女白色衣白練禮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采衣黑練擊磬石美人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妾皆稱夫人視二

千石是又曰萬石君奮美石氏奮年十五中威里侍時與故曰美人也 宋齊皆何有對曰為戲職鼓才人

晉中興書曰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致清惠貞正有淑姿選入後宮為才人 保林漢書曰元帝加昭儀之號

沈約宋書曰晉武帝採漢魏之制才人中人又曰陸明之容體柔謙尚散文女常山公第十四等保林視百石

女侍中 奉姑有孝稱與穆氏琅中視三公主並為女侍中 容體柔謙尚散文女常山公第十四等保林視百石

書禮略曰明帝遊宴在內選女子所書可傳信者為女尚書 後魏書曰高祖置女侍中皆貂蟬侍直皇后

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內政送內官書內令凡后之事 又曰禮後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而

功書過後魏書曰高祖制各女典司女史形管記 貴妃南史宋孝武建太妃 魏之母為太妃

為溫恭之稱紀亞后之名進同貴妃 後宮容大儀 宋會要宋從舊制皇后以下有貴妃 魏之母為太妃

一品 魏儀儀容並從一宗置淑容 後宮容大儀 宋會要宋從舊制皇后以下有貴妃 魏之母為太妃

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 杜子美 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 蓋言其多也 新唐書所敘謂開元天寶中宮

庭多可憐之內人 吳氏建官詞也 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敏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鑄外有戲水油俗

謂之內人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大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枝內人唱好聽 益急內人相續報花開

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原詩 陳江總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詩曰故殿看看冷空階步步悲猶憶窺牕處還如解珮時

入有言遲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 徐湛賦得班去趙姬升詩曰班姬與飛燕俱侍漢王宮不意恩情歇偏

將衰草同香飛金輦外苔上玉階中 今日悲團扇非是為秋風 唐宋之問浣紗篇曰越女顏如花越王聞

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娃 山藪半藏匿芋蘿更蒙遮 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效顰亦相誇

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邪鳥鷺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妾方悟羣心邪 白居易李夫人篇曰漢武初

...

...

...

...

...

...

...

...

...

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思君思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  
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返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烟引  
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史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子來何遲是邪非邪兩不知翠蛾鬢髻平生貌不似昭  
陽寢疾時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掬淚馬  
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 王諍後庭怨曰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天天桃  
李仙容姿幸得君王憐可笑披香殿裏薦蛾眉蛾眉雙雙人共進常恐妾身從此擴甄妃為妒出層宮班女因  
猜下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來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長  
啼後庭裏獨立每看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燈死秋日聞蟲翡翠簾春晴照面鴛鴦水紅顏舊來花不勝白髮如  
今雪相似傳聞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偽不貴真還同棄妾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  
砌槿花新 劉禹錫馬嵬行曰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  
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徊轉美日風日為無輝貴人飲金屑倏忽葬英暮平生  
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覩共愛宿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  
人空見凌波韞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  
得賈人驚

**原賦**漢武帝李夫人賦曰美娟娟以修嫵子命勦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子泯不歸子故鄉悽鬱鬱其蕪穢

子處隱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子掩修夜之不陽秋氣惜以淒淚子桂枝落而消亡神裝裝以遙思精浮游  
而出疆託沉陰以曠久惜繁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逮惟幼眇而相羊 武帝班婕妤自傷悼賦曰承祖考之  
遺德子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闈子充下陳於後庭蒙聖主之渥惠子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子  
奉殊寵於增城既過幸於非位子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太息子思佩褱以自思陳女圖以鏡鑒子顧女史  
而問詩志晨婦之作戒子哀褒閭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奴之母周雖愚陋之靡及子敢舍心而忘茲  
歷年歲而悼懼子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子仍襁褓而離災豈妄人之殃咎子將天命之不可求奉供

養于東宮子託長信之末流共灑掃於帷幄子永終始以爲期重曰潛元宮子幽以清應門閉子禁門高華殿塵子玉階苔中庭萋子綠草生廣室陰子幃幄暗房櫳虛子風冷俯視子丹墀思君子履恭仰視子雲屋雙涕子橫流 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觀周氏之逸篇覽漢室之遺篆弔新宮之掩映嗟璧臺之蕪踐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形殿閉子素塵積翠祀蕪子紫苔生寶羅嗚子春幌重珍簾空子夏憐局秋臺惻子碧煙凝冬宮列子朱火青流津有終深心無歇徒倚雲日徘徊風月思玉步於鳳擘想金聲於鸞闈

**原**贊魏曹植班婕妤贊曰有德有言實惟班婕妤沖其驕窮其厭悅在夷貞艱在晉正接臨風端幹衝霜振葉晉左九嬪班婕妤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辦祝理誣形圖丹青名倖樊虞 傅元班婕妤畫贊曰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讓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邀浮雲

**原**詔梁沈約梁武帝立內職詔曰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壹聞失序漢武所以喪邦並被諸方冊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冗遂設官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椒掖徵費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期延七百思所以立防自適貽厥將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原**章梁沈約爲六宮拜章曰蓬閨菲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衝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中履之末何以廁鴛鸞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 隋江總爲陳六宮謝章曰恭膺禮命媿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繁鞞羽之色魯宮夜火伯媛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瀉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駟耀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並集追想流苻之詩荷遽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原**表陳江總爲陳六宮謝表曰鶴齋晨起雀釵晚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桂香飄霧縠媿纏豔粉無情拂鏡愁繁巧黛息意臨牕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雲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鸞羞假蔡琰之文寧披竦戴 **增**唐常袞中書門下請冊貴妃表曰臣聞天文次星配以妃位帝宮內職守在王化視公卿而命秩思賢才以審官蓋五禮之宗六義

之本也伏惟陛下紹興下武屬當多難一日萬務親紆聖心紫庭分理頃刻未遑形管記言因茲而缺然則奉若天道以陰而助陽御于家邦由中而及外今既三靈叶泰四海永清宜舉舊章以行盛禮竊承壹制未正等威當熊之德或聞於闈殿貫魚之序無列於椒房固已叶周南之風參虞汭之化豈使坤儀曠其取法陰教闕而不修雖則簡在宸衷安敢默於誠請伏冀大明禮秩俾率宮庭以厚人倫以風天下庶得外朝均政羣望獲從

**晉張華女史箴曰**芒芒元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孌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忌和音志厲義高二主易心元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亦疑懼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固有然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壁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告吉人

**冊文**宋謝莊殷貴妃謚冊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儀殷氏惟爾含徽挺茂爰光素里友琴流行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登舉處椒風以婉孌升名幽閑之範日藹層闈繁祉之慶方崇蕃世而當春掩藻守波滅源朕用震悼傷于厥心松區已翦泉冥將墜宜有旌德第行式衍聲芳今遣某官集冊告謚曰宣現而有靈尚茲寵渥嗚呼哀哉

**哀策文**梁任昉王貴嬪哀冊文曰游衣戒節轡車命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筭緘遺組筵委塵鞠將命啓期寔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當其誰博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辭曰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茲邦淑遜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綯丹纒展衣素紗肅雍婦職會曰俞往贊景望舒方振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括不愆拙魄無爽式陪聖觀有事蠶宮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沖仁者必壽彼蒼者穹如何不淑萬化齊終薦車告塗殯窆既辨黼黻以陸離

帷幌紛其舒卷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綿顧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籠而始彫  
促虞泉於薤露撫悲翁於短簫母以子貴義弘前哲申棄齊削以從疑革麻線之輕殺達副君之天至賦白華  
之無缺庶清廟之微微非壽原之未翳

**詠**後漢崔瑗實貴人詠曰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勤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  
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違嗚呼哀哉惟以永傷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  
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修身獲報効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宋謝莊孝武帝宣貴妃詠曰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闕悼泉塗之已宮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國軫夜淑之傷家凝實妣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其辭曰元  
丘烟煜瑤臺降芬高唐泄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締  
綵出懋蘋繁修詩貢道稱圖昭言翼訓姚帷贊軌堯門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顯揚肅恭崇憲奉祭惟約承  
慈以遜違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社慶謁迎祥皇喬璫式帝女金相聯附齊頰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暉  
梁視朝書氣觀臺告稷衡總滅容聲翟毀衽掩采瑤光收華紫禁移氣朝子變羅紈白霜凝子歲將闌庭樹驚  
子中帷響金釭暖子玉座寒仰昊天莫報怨凱風之徒攀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徑度旌委鬱於飛飛龍  
透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啣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晨輶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  
路抽陰重扁閉子燈已黯中泉寂子此夜深鎖神宮于壞末散靈魄於天溥

**行狀**梁江淹宋建平王建太妃周氏行狀曰竊聞侯服之舉非黃冠所敷玉食之門寧早衣所述諒畏覆虛  
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貴然昔有漢臣諫行晉史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太妃誕吳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  
凝采鬢歲賁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縞之工升降虔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  
而成故譽滿帷闥聲播軒殿

公主一

**原**案昔帝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敷手敷音欺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歸妹即成周武王之女嫁于陳



故公主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子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

秦代因之亦曰公主史記云李斯男皆尚秦公主是也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

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蕃王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范蔚宗後漢書

曰章帝封東平憲王蒼瑋瑋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安帝妹亦封長公主同自晉之後帝女依西漢曰公主

帝之姑姊並曰長公主自漢以來皆別置第舍府屬至隋省府屬並見齊職儀及唐神龍初又置府屬景龍末

復省初學記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視從一

品親王女為縣主視正二品 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鄆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

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唯明皇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宋制帝女封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

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為相建議以為不典始改為帝姬以

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自祖宗以降數十女皆追加封冊至中興時始復初 宋初之制初被選尚者即

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采羅百疋謂之繫親又賜其家銀萬兩令辦聘財之數倍於親王聘妃主

出降賜甲第餘如諸王夫人之制而扇加四引障花燭籠各加十文獻通考 遼聖宗開泰元年詔封皇女八人為

郡主以是知遼於公主恩典亦不輕矣 元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

王然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概稱焉續文獻通考 公主賜諡者明仁宗第四女德安公

主早夭而最鍾愛特賜諡曰悼簡 世宗朝太師翊國公郭勛承恩請追諡高祖母永嘉大長公主特賜諡曰

貞懿奔山室別集

公主二

原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

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

獻珠四寸詳珠 漢書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

開 監 頌 名 卷 五 十 八 后 妃 部 公 主

七

獄吏教引爲證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 又曰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

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後漢書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

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

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

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

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彊女泚陽公主弟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又曰館陶公

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矣是以難之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

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向使搏頰乞白活之使者爲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

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賣長城民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問禮以聞於是殺温及女適譙國曹統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

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彥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葬送 類聚 晉書又曰武帝勅衛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冑婚

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曰桓温尚南康公主温與庾翼友善嘗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 宋書曰徐達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公主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初武帝微時常往新

州伐荻衲布衣襖等皆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踰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彭城王義康所愛義康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

臣節之禮以錦囊盛武帝衲衣擲地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頓飽食便殘害吾子邪上亦號哭湛之由是得全 太平御覽 宋世諸主莫不嚴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索惱妻以妒賜死使近臣

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敷作讓表曰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至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劍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多足以避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

雪於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

往絕嗣駙馬之身動羅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伏願照察特賜謁停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偏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為戲笑 按自王姬執婦道之風不見於後世後之公主皆庸奴其

王誕傳載駙馬表謝戲笑之言然亦當時實事也 後魏道武引崔容講論漢書至妻敬說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和親善之嗟歎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於他國而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 文獻通考 梁溧陽公主簡文帝女也年十四有美色

侯景納而嬖之大寶元年三月請簡文襖飲于樂游苑上還宮景與主共據御牀南面坐 梁書唐李商隱詩 陳書曰蔡凝美容止博學有詞章以名家子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

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嘗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 太平御覽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儻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

于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高大其價德言引至旅舍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其妻命

主賦詩口占曰今日何遷次新官是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古今詩話 唐書曰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禮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備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妻就位而坐令公主執筭行盟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備婦禮者自珪始也 又曰貞觀中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初生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以長即是有所尊崇無容踰越上然其言 又曰太平公主初降駙馬薛紹被誣誅死則天殺武攸暨之妻以配主焉主多權略則天以為類已每與謀議神龍年與誅張易之進號鎮國太平公主元宗靖內難公主又預其謀尊立睿宗頻著大勲益尊重每日奏事坐語移日軍國大政事皆參決如不朝謁即宰臣就第議其可否由是益驕恣田園徧於近甸貨殖流於江淮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先天二年以異謀賜死 又曰唐建隆元年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傳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時素楚客奏記魏元忠曰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府并開府建僚崇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擲陽也 又曰安樂公主性慧敏容質秀絕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驕縱權傾天下自侯王宰相以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城西造定昆池延袤數里再降武延秀死韋庶人之難太平 肅宗女和政公主下嫁柳潭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釐居主棄三子奪潭馬以載寧國身與潭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從明皇至蜀郭千仞反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關主發弓授潭潭斬賊五十級平之至代宗初立主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 德宗時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茂宗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蔣又時為右拾遺上疏以為從未有奪喪尚主者終蓋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諭之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為婚不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母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嫁不為晚請茂宗如禮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章以為為不可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唐 通鑑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德宗命禮官定公主見舅姑及婿諸父兄弟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弟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先是尚公主者皆取勳戚之家唐憲宗始命宰相選

公卿子弟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杜棕不辭遂以棕尚岐陽公主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數十人公  
主卑委怡順二十餘年人未嘗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屈服奏即納之自市寒賤可

制指者自是閨門肅然不聞人聲山堂肆考唐書曰婦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棕久不謝文宗怒

謂杖而甚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閭閻我家二百年

天子顧不及崔盧邪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間杜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中立尚真源長

公主宣宗選于琮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

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別尚廣德公主天中懿宗咸通中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優人

李可及有寵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襍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

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也唐書宋太宗女荆國大長公主真宗時下嫁李遵勗舊制

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

壽明道間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欲馳視之左右曰須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纔五六人帝聞

遽命內侍督諸縣選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

誓不復為此久矣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

他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

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邪仁宗女充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顙

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朴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

夜叩皇城門入訴瑋惶懼自劾諫官王陶論宮門夜開乞繩治護衛御史又共論主第內臣不謹帝為黜都監

梁懷一輩十餘人後數年不復協詔出瑋於外主降封沂屏居內廷久之復名為駙馬都尉如初王師約功

臣王審琦曾孫也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為主壻名克臣諭旨神約父克臣時為工部侍郎令師約持所為文至第明

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為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而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研勉之進學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后也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誥誥母盧寡居

州監額首卷五十八后妃部公主

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主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故主第池簪服翫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慈宮居常悒然宋史徽宗重和五年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以風天下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為永法文獻通考遼聖宗女

越國公主景福初封秦蜀國長公主適蕭孝忠委質娟秀禮法自將道宗女齊國公主進封趙國適蕭禧不也也不坐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訛都幹欲逼尚公主公主以訛都幹黨乙辛惡之未幾都幹以事伏誅天祚

幼乙辛用事公主每以匡救為心竟誅乙辛大安五年薨明史明太祖長女臨安公主洪武九年下嫁太師韓

國公李善長子祺是年始定尚公主禮續文獻通考洪武十九年勅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

務勅曰兩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通經史頗有才華雖乃武臣之宗今特命汝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等處事務寶慶公主高帝幼女也文

皇既定京師俾仁孝皇后女之年十九下嫁駙馬都尉趙輝資賜比諸公主特厚時仁宗在東宮特令送之至邸亦殊典也弁山堂別集

公主三

歸妹 降嬪應劭風俗通曰易稱帝乙歸妹以社元吉歸謂嫁娶之禮曰歸其妹於節義 肅雍 後漢

銅鏤魏收後魏書曰金根車公公主封君皆得乘之毛詩曰易不肅雍王姬之車謂于王女嫁齊侯也金根

蘭陵昌正始初尚書收後魏書曰劉曜女弟立為皇后憲特官檢督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全鄉

郭邑 襄城漢書曰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郭邑蓋長公主居

妻單于 媵昆莫漢書曰單于兵遺數苦北邊上問妻敬曰陛下誠能以女

出紫微 加綠綬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諱曰秀出紫微曰陛下誠能以女

求郎 為子贖罪漢書曰林慮公主子昭平昭平君驥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驥驛殺主傳母擊獄廷尉上請左右為備入

注合先帝所造因特故而師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矣 董宣扣馬 高穆破車 上謂後魏書

曰高深以為根史中尉薛帝謂主曰高主尉尉清路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車 下天孫之津 降

帝子之渚 史記天官書曰委女織女天女孫也 楚辭曰帝子 光豔 諧穆 唐書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

蓋寶氣尚南陽長公主以待之實寶器也 禮好合有年而故事不替 寶一冊禮 儉德 宋史曰慶曆中

將行冊禮翰林學士胡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

子等之義也 唐肅宗女漢陽公主永貞與諸公主進封時威近爭為奢服事獨以儉文宗尤惡世

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織羅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代內然對曰妾自貞成風若陛下所好於下誰敢不與帝悅

諸官女曰中始有言吾與若得遣李吉甫奏修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問諸朝十宅時而

對尚主令有司取門閤者配焉 宋史曰理宗周漢國公主母賈貴妃早薨無子公主生而甚鍾愛年及笄

取周震炎廷謝日公主適降屏內覓事意頗不擇弟微知之乃逐 代翟車 乘寶輦 趙文獻通考曰唐代宗女

結德宗幸望春亭臨戲履翟車輒不見以全根車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 杜陽 梅花妝 羽

人服 翰苑新書曰宋武帝女壽唐書曰唐明皇女壽安公主下嫁花萼公而育帝孫之命五出之花拂 鐵簪 玉釵

山堂 賦考曰唐漢陽公主嘗用鐵簪畫壁自記田安公主下嫁九月而育帝孫之命五出之花拂 鐵簪 玉釵

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或有得於言告左 為歌舞 署制勅 唐書曰厚厚一日公主畫髮夢衣奴色其

右後公主獲其奴取九釵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 為歌舞 署制勅 唐書曰厚厚一日公主畫髮夢衣奴色其

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袖玉帶折上中具紛麗此告小字 為歌舞 署制勅 唐書曰厚厚一日公主畫髮夢衣奴色其

可乎帝讀其意得詩給尚之 山堂 賦考曰中宗女壽安公主下嫁九月而育帝孫之命五出之花拂 鐵簪 玉釵

從之竟不視也 我見亦憐 喜命同載 不知之既聞乃伺溫出率數十婢拔白刃往季所欲所之見季梳

頭髮垂委地委貌端麗乃曰門地結髮欲手能主不謂何國破家亡奴遂遇今日若能見我高祖生之神色下嫁薛萬

與萬徹從容語握聚暗所佩刀傷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賜宅 納聘 山堂 賦考曰唐懿宗咸

拾遺 韋保衡宅於光化里高錡瑋等林貫以內府銀鑿珠玉其宅房櫺戶牖皆以寶飾以金銀為井欄禁曰通右

鑄金盆瓊之屬製水晶火齊瑋瑋等林貫以內府銀鑿珠玉其宅房櫺戶牖皆以寶飾以金銀為井欄禁曰通右

度使王元逵自領鑄銀頭羊叉風職貢結縵於道文宗詔尚壽安公主之行其從如雲朝野駭之 散遣歌舞

一適西池 又曰仁宗女魏國大長公主適潘美曾孫意志向冲淡服玩不為紛華歲時遊歷諸貴之門尤為 散遣歌舞

屬薦王維 欲嫁張果 王所春屬薦于九公主主曰何不應舉乃召試官至第遣官押傳教維

開盤額名

卷五十八

后妃部

公主

遂作解頭一舉登第 彙苑詳注曰帝欲以玉真公主降張果有愈而未言果一日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貨太

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也二人怪果語俄而有使至傳語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

果笑不 晉陽蚤慧 玉真去號 唐書曰太宗晉陽公主人多蒙其惠莫不舉愛后崩時主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

游地哀不自勝帝諸子唯晉王亦為最幼少故親高之王嘗出閣送年十一帝問三句不答曰數十哀因

今與羣臣同列不得在內乎帝亦為流涕與金仙公主皆為道士進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無天寶三載上

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和賦誠願去公主主贊羅邑中歸之王符明政南陽公主適薛道衡於此峰

知主意乃許之 公主峰 望鄉館 述異記昇仙至今嶺上有朱履一隻傳云公主既於山中得道騎馬王咸

追之不及故留一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峰記 又曰晉永嘉觀既渡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平城二公

主奔入兩河界悉為將軍 鎮星生 玉環解 宋史曰仁宗時劉牧學問淵博天文地理皆究知大略嘗夜視

出塞之壘公主望鄉之館 鎮星生 玉環解 宋史曰仁宗時劉牧學問淵博天文地理皆究知大略嘗夜視

蜀志曰昔蜀帝生入宮有憂色陳氏乳養陳氏權幼子與公主遂托幸杖約十餘年後以宮禁出外六載其子以

去子醒見之怨氣成火而廟焚也 參佐命 鍾壽考 唐書曰高祖平陽昭公主下嫁崇顯高祖兵興鍾顯道

威鎮關中結度羽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辛與秦王會常北婦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軍號子軍武德六年

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宋史曰仁宗女金人不知得留于汴建炎初至揚州紹興三年朝謁行尊年禮

大長帝姬靖康二年諸帝姬北徙 宋史曰仁宗女金人不知得留于汴建炎初至揚州紹興三年朝謁行尊年禮

高宗甚榮之曰長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 深仁厚澤是以鍾慶於長主及堯年八十六

公主四

尚主之制 荀悅曰尚主之制非古也以 分國之榮 不敬 重封 公主有家令門尉其有賜重封者張晏曰

加二 雜令 容部曲等在市與販及邸店沽賣者出 魏志公主有家令僕丞行 未嫁教於公宮 禮 封邑亦

周制車服不繫夫 周制天子之天下降於王者 魏志公主有家令僕丞行 未嫁教於公宮 禮 封邑亦

置官屬 漢書 彼月斯望 在鈞維縉 魏志公主有家令僕丞行 未嫁教於公宮 禮 封邑亦

僂寵遇 董偃與母賣珠於館陶 貴主平陽 列仙蕭史 乘龍下降 隨鳳上昇 帝子鼓瑟於湘水 蠟皇

仙人吹簫於秦樓 鳳至蓬昇仙而去 義絕傍私虔恭正匹 尚書駟馬 棠棣之華桃李之色 詩皆天子

主第宅 築館於魯 增太主 漢萬曰太主 天孫 史記曰發女 公主 翁主 山堂詩考曰漢制天子以列

主注云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公主別立尊令列侯就第奉事之故曰尚主諸王卑自令國人承承前主 開府

故曰承皆不獨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之故曰尚主諸王卑自令國人承承前主 開府

故曰承皆不獨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之故曰尚主諸王卑自令國人承承前主 開府

故曰承皆不獨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之故曰尚主諸王卑自令國人承承前主 開府

故曰承皆不獨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之故曰尚主諸王卑自令國人承承前主 開府

故曰承皆不獨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之故曰尚主諸王卑自令國人承承前主 開府

故曰承皆不獨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之故曰尚主諸王卑自令國人承承前主 開府

故曰承皆不獨見舅姑通問而已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之故曰尚主諸王卑自令國人承承前主 開府



七主唐書曰神龍時太平長寧安樂宜城制歷封六國宋史曰唐國長公主神宗第三女也初帝念韓琦功  
歷封溫曹冀主家令文獻通考曰後魏平陽公主堯石崇欲使公主家令居處制服太常博士常景曰諸王  
所以立家令者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生有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原夫金玉具之  
之分也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乃寤主邑丞唐書曰睿宗有金仙玉具二  
不止唯寶璽貞觀成之躬護役作弟雄姿陳之曰公位上哀而計校无木雜刷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  
答皆鑄益急時語曰前作后阿春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先是中宗以韋后乳媪賜懷貞世謂媪  
頃為阿春懷貞奏請白署皇后阿春故云

**原詩**唐李嶠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鸚鵡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

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沁園東郭外宸駕一遊盤水榭宜時涉山

樓尚晚看席臨天女貴林接近臣歡聖藻懸辰象微臣切仰觀 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鳳樓紆睿幸

龍舸暢宸襟歌舞平陽第園亭沁水林山花添聖酒澗竹繞薰琴願奉瑤池駕千春侍德音 李义長寧公主

東莊侍宴詩曰紫禁乘雷動青門訪水嬉上台鱣室慶仙女鳳樓期合宴簪紳滿承恩雨露滋北辰還捧日東

館幸逢時 又奉和幸長寧公主莊詩曰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地出東郊迴日馭城臨南斗度

雲車風泉韻繞幽林竹雨霰光搖雜樹花已慶時來千億壽還言日暮九重賒 徐彥伯奉和送金城公主詩

曰鳳屋憐蕭曲鸞閣念掌珍羌庭遙築館廟策重和親星轉天河夕花移海樹春聖情悽送遠留蹕望行塵

閭朝隱奉和送金城公主詩曰甥舅重親地君臣厚義鄉還將貴公主嫁與褥瓊王幽薄山川闊琵琶道路長

迴瞻父母國日出在東方

**冊文**唐孫逖冊信成公主出降文曰維開元二十五年月日皇帝若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

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頗詳環珮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絃絃之藝日徵先

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光昭閭德弘長國風無怠厥心永綏介福

可不慎與 冊臨晉公主文曰古之帝女下嫁諸侯以正婚姻之大綱昭肅雍之令德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

性體順為心頗協生知之敏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慎攸彰兼四教而不違勤六行而無數近日云吉嘉

禮有期宜穆彝章載光冊命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克遵法度用廣徽猷發明閭德垂範於後可不

冊文唐孫逖冊信成公主出降文曰維開元二十五年月日皇帝若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

慎歎 劉禹錫擬公主冊文曰桃李發詠雲日連輝禮秩克柔肅雍戴美築館大國建號名邦乃踴通規用光懿範咨爾長女金枝寵慶玉質輝奇蘊異體和含章挺秀柔順懿德幽閑可貞已及初笄言從下嫁主之以同姓叔父配之以貴族聞人式遵舊儀錫是土宇是用命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為某公主於戲何彼穠矣詩之國風蓋美王姬能成婦道爾其克念以敬所從無忝休命不其猗歟

**制**唐蘇頌封皇第二女常芬公主等制曰黃門之女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慶懸霄漢體自穠華嘗閱禮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山之賦用酬湯沐之恩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元稹皇第七女封公主制曰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四海奉皇太后於南宮問安之時諸女侍側盃斯之慶上慰慈顏鵲鳩之仁內懷均養雖穠華尚少出閤未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據宜加美號以表令儀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白居易皇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曰勅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焉近代或有未笄年而賜湯沐者亦加公主之號以寵重之第十二妹等先皇帝之子也比朕之子宜加等焉故當幼年各封善地咸命為長公主未及釐降先開邑封所以慰太后慈念之心表先帝肅雍之訓亦欲使吾孝理之道敦睦之風自骨肉間以及天下可依前件 蔣伸封盛唐公主制曰門下展親外館則必待年廣愛中聞宜先啓邑第七女祥開銀漢秀發金枝孝敬生知柔閑早稟克奉姆師之訓每遵詩禮之文法度自持穠華益茂爰申彝典載錫嘉名俾承湯沐之封式示邦家之慶可封盛唐公主備禮冊命

**原**碑魏溫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層構闈闈閣之重扉據天下以為宓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震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閑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搗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珮而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鶴停輪表信闈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曆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墓志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銘曰粟中樞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其風格勤衡館庶族仰其德神華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戴照娥英是從婉婉締器優柔肅雍蕙蕙有寶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蕪 齊王融永嘉長公主墓志銘曰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陌質穠李漸輝肅穆婦容靜恭女德顯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燧亡明曉挽已聲松門嚴闔泉帳寒清悠哉白日鬱彼佳城

謝朓臨海公主墓志銘曰長發有祥瑤臺乃構元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體靈柯穠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繫車服既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釣維緡瞻須配景望燭齊神靈華崑岫滅采上春慈纏雲陞悲動外烟鬱彼崇芒睽然城輦輶按轡龍旒徐轉 又新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氲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風優游闈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威雪零凋蘭天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寔責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驥眉識往僂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翔翺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移邑蕃王緄珮惟鮮朱芾斯皇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輜交轂生雖異室沒同山岳爰構元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皜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埏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沒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扁關一闔曷其復晰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媿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旂式章徽音主之誕育既纂洪胃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變淑質純茂母儀不忒內則靡疾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苟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下接支嬪內諧閨闈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穎厲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

於穆獻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痲疾  
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真在庭駢駢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纒  
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輻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緋俟晨噉噉遺嗣策策孤孤臣號無廢音涕不  
輟巾 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質華繁元髮儵曜蛾眉連娟清曠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  
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疊疊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膩  
從風飄揚妙好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靈殞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  
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  
歎公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兩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  
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出紫微日暉月明既睇豔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  
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怙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  
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熠熠榮曜英蕤始芳何辜於天猥遇降霜弢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  
而何晚沒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存亡異  
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爰爰靈輜駟駢駢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獻歎高風增哀一  
日不見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太子一

原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王肅注曰兩離相續明之義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

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藝文類聚 韓嬰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傅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初學禮記曰文

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 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

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為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白

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

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尚書曰惟四月太

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

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

婦命之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春秋

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鬪將毀王宮王欲墜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數不防川

不竭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

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

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

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周公周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

宣王也類聚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初

史記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為畫計曰願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學

愛金欲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燕年皆八十餘眉鬢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

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

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為武帝又曰孝

元皇帝宣帝太子之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又曰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之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

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

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暹之間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東觀漢記曰建武

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

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

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又曰孝

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三歲進爵為王幼而聰

明敏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

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為皇太子後漢桓榮傳曰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

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為誰對曰事沛

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

生幾晚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

生幾晚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

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立為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

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為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為賓友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

陳表為翼正為四友於東宮號為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

閒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駿至地手過於膝

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適少聰慧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

使入閣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

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

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眾莫不嗟歎

聚類 增 經濟類編曰北魏主祖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謂於東宮至顯

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

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

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

須入見主上眾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據衰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

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敢不服遂還 太平御覽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

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武帝諭旨曰毀不減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

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勅曰聞汝

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為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

喪日止一溢不嘗菜羹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經濟類編曰太

宗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嘗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

則嘗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

直后從諫則聖 又曰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

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

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

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

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

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 又曰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不能守社

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

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 唐書載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也地觀望高中外所向太宗欲

以絕天下望恪時呼曰 唐書曰太子弘仁孝未嘗有過而后將逞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

宮遇醜斃天下莫不痛之詔謚孝敬皇帝 又曰節愍太子重俊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武三思崇訓并

其黨十餘人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拒之兵敗死 經濟類編曰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

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

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又曰太

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

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

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

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

曰術者言五日中午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

自息矣姚崇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

並取太子處分 唐書曰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各以母失

職頗快惠妃謀傾太子帝召宰相議欲廢之張九齡固爭以為不可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



必有與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默然而止及九齡罷李林甫專政數稱壽王美以摠  
妃意惠妃又譖太子二王謀反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瑒  
光王瑁同惡均罪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 又曰帝之爲太子也值太平公主構逆左右悉  
持兩端凡宮中動止必以聞帝不自安會楊良媛方娠密語侍讀張說身且不保奈何育子命挾劑以入密於  
曲室煮之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由是三者盡覆以告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又曰肅宗在東宮  
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後入謁帝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庭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  
愀然謂高力士曰見居處乃爾將軍巨使我知道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請取掖庭衣冠子昇  
之詔可得三人而吳氏在其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脇而入殆不能堪  
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  
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  
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經濟類編曰建寧王倓旣爲張良娣所構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  
至德三載捷書至鳳翔肅宗召李泌於長安泌從容求去帝堅留之泌言五不可留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  
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皇帝曰建寧朕之愛子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  
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辭陛下去始敢  
言之耳帝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聰明孝友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  
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  
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  
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感悟天后天后  
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  
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自是廣平始安 又曰郾國大長公主適駙馬蕭升主女爲  
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

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不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彘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閣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唐書曰憲宗時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崔羣爲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後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之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草其言有能辦南陽之贖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經濟類編曰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吾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媾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又曰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問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府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又曰元侃旣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市肆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又曰太宗不豫宣

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事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宋史曰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章言之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拾享獻賦以諷 又曰包拯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又曰仁宗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惴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即英宗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經濟類編曰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及既終喪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章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王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

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贊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入宮 又曰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願王也頌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穎王項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旣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宋史曰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爲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高宗曰此事不難行朕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而上虞丞婁寅亮亦上書言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高宗讀之大感歎紹興二年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至三十年立爲皇子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春受禪爲孝宗 經濟類編曰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又曰寧宗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家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在相位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

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驚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遠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復召二子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更名竑補與莒承義即賜名貴誠後彌遠忌竑立貴誠爲帝是爲理宗也 又曰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雛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遼史曰遼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又曰太祖破忽汗城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倍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 又曰後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至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位是爲太宗 又曰太宗旣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旣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不如投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鎮滑州至世宗即位世宗倍長子也謚讓國皇帝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也 又曰章肅皇帝小字李胡太祖第三子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諸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東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旣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之天顯五年立爲皇太弟及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所敗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

子諒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重熙末更謚章肅皇帝

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諧班勃極烈即帝位諧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為皇太子始

正名位定制度焉清安後繼英粹太子經濟類編曰金世宗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

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

之事朕不以遺汝唐太宗又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

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忌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又曰元太子真金世祖之長子初封燕王守

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世祖以為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

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 又曰真金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

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

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

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暉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

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邪詹事孔九思曰

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今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

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埽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

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

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 又曰皇子愛猷識理達

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歸暘為贊善張冲為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

傳分東西鄉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

三皇迄今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窺鑑以進他日皇子

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即位之初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 又曰太祖洪武元年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又曰太祖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又曰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量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王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通紀曰太祖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通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又曰成祖永樂二年冊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命禮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翰林院學士解縉兼右春坊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兼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初上議建儲武臣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上猶豫不定遂召解縉預議又密以問黃淮皆言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俞山堂別集曰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令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默然縉出泄其語爲漢王所訴出爲交趾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

舊憾盆死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以文華寶鑑授太子頤侍臣解縉等曰皇考嘗採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鑒錄  
 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  
 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  
 失為守成令主 又曰上又諭黃淮楊士竒曰東宮侍側朕問今日講官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  
 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  
 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朕喜其學問有進卿等其盡心輔之 又曰成祖巡幸  
 北京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蹇義金忠黃淮楊士  
 竒輔導監國 又曰永樂十一年上幸北京親征瓦剌明年六月班師太子遣金忠等齋表往迎八月帝至北  
 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蹇義黃淮楊士  
 竒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竒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竒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竒至問東宮事士竒叩頭稱太子孝  
 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竒錦衣衛獄未幾特有復職時金問解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  
 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為子耳 又曰太子監國時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  
 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陸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可多  
 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勲臣某  
 者語不謹侍衛槌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願責大臣而旌  
 禁衛所以寬有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竒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  
 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 通紀曰景帝欲易  
 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咬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  
 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瑀庶兄玠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瑀罪發當死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  
 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不得已亦署奏上遂改封皇太子見深為沂王而



立見濟為皇太子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誥 又曰見濟選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止之適章綸亦上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宜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復沂王於儲官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入已晡時帝覽畢大怒曰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敕錦衣衛緩其獄 又曰憲宗成化六年七月皇子生即孝宗也母紀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孕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瘖報而囑門官護視之至是皇子生母乳不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至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又曰成化十一年五月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擬奏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為萬貴妃所忌至是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道遂故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皇子母紀氏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名不稱旨上親名之從紀氏居西內承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十一月立為皇太子 又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太子二

**原樹嫡** 立長 晉樹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正統立嫡詔曰統承大業體未能先祖宗之遺德至於建

**幼海** 少微 山海經曰無阜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幼海即少海 黃離 易曰黃離元吉注曰

土託位為土色黃火之子喻于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 天序 國貞漢書成帝詔曰定陶王欣慈仁率領

道順成其業故吉也 又曰震為長子又曰震為蒼筤竹 宗長 子也 冊為皇太子曰 守祧 主器易

下禮記詳類聚 儲貳 明兩 晉中興者曰安皇帝大成是用命屬以登儲貳 守祧 主器易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祀 存雷 重海 易曰游雷震又曰震為長子 主器 易曰

開盤領函 卷五十七 儲官部 太子

詩四章以贊太子之盛德曰日

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

大馬 荊鬻 升榻 下來月 翦鬻 告天地 宗廟 生皇 子濟安 喜甚 遣使 駟報 明德 宮太 皇太后 五日 命名 大哉 天

咸曰天子好作否對曰奇之命耳

文獻通考曰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胥子皆以樂為教則陳金石以重

元良冊拜宜徽中外胥悅焉天禧焉 御名 御宇 自名之曰 姑 聖宗 命禮 會同 翰林 院觀 進太子 名正 不安 之樂 樂

命禮儀院奏吹正安為明安之樂 御名 御宇 自名之曰 姑 聖宗 命禮 會同 翰林 院觀 進太子 名正 不安 之樂 樂

太子改名晉命學士洪遵為太子擇字 侍觀 選擇 唐書 太宗 每視 朝皇 太子 常侍 觀決 庶政 字行 七歲 以

下者十人入宮備通旨御筆賜字 侍觀 選擇 唐書 太宗 每視 朝皇 太子 常侍 觀決 庶政 字行 七歲 以

後終於溫州都伯治 練歷 迎勞 允文 史為 相因 請以 恭王 建英 武孝 宗已 欲立 為太子 此意 以重 非定 運之 統統 六年 正人 虞

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漢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欲其練歷 龍符 玉契 天論 記曰 唐六 典傳 符之 制太子 監

尊號禮成允文復以請孝宗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軍朱 龍符 玉契 天論 記曰 唐六 典傳 符之 制太子 監

亮祖等師自廣西還上遣皇太子率百官迎勞 龍符 玉契 天論 記曰 唐六 典傳 符之 制太子 監

右者防微召之許內出處今太子與陛下異 針擅 擲倒 太子 怒使人 以針 刺之 錫所 坐禮 中刺 之

非朝朝望而別喚者請降墨初玉契詔可 針擅 擲倒 太子 怒使人 以針 刺之 錫所 坐禮 中刺 之

編曰唐太子弘因宴集命宮人擲倒太子至太子 針擅 擲倒 太子 怒使人 以針 刺之 錫所 坐禮 中刺 之

有伶官若幸令恐非命官人擲倒太子至太子 針擅 擲倒 太子 怒使人 以針 刺之 錫所 坐禮 中刺 之

游獵章杜問息休樹下王孫以駕服見且請過家 針擅 擲倒 太子 怒使人 以針 刺之 錫所 坐禮 中刺 之

異之自是每到幸杜輒止其盧明紀事本末曰仁宗為太子許之至其處乃蕭然宴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

駐馬問所用賜之鈔時山東布政使石鈞然來迎責之曰為民舍稅而民窮如此亦當念乎歎曰言凡被上之聞之處

皆已奏乞停倉止今年秋稅矣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十日且與六斗

汝母懼攢發倉止今年秋稅矣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十日且與六斗

予子 寶慶曲 黃臺辭 臣唐高宗時與徵及太子作疑曲問於多宜京國事太子謂道人其答俄而太子廢不召商君

前 綠檀兒 漆室女 唐書曰唐太宗時格太子稍事無嫌不能一語流涕因母愛他獨賢妃方幸數謝之帝曰

其說而天行已亦不加辨也 兒乎乃誅平日毀短太子者 事詞類奇曰魯漆室女倚柱而讀書謂之曰何名曰

曰朕也君子欲嫁予吾為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 伊水 山海經曰西頭生老童有瑤山其上有人名曰

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求偶女曰吾豈嫁哉 伊水 山海經曰西頭生老童有瑤山其上有人名曰

長琴文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 桂宮 蘭殿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立為膠東王七歲太子

伊洛文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 桂宮 蘭殿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立為膠東王七歲太子

伊洛文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 桂宮 蘭殿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立為膠東王七歲太子

伊洛文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 桂宮 蘭殿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立為膠東王七歲太子

青宮 元圃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東明山有宮青石為地皇門會於元圃望苑使道賓客潘尼皇太

西池 東閣 徐爰釋問注曰西明內有太子池孫權園及所穿講堂山臺詩帝在儲劉植阮瑀等同作

崇賢 求福 陸士衡詩曰在昔蒙嘉運鳩述入崇賢殿異鳴鳳傳灌足升龍泉張敬東宮舊銀榜銅扉

上詳青宮注漢書曰元帝召太子出龍樓門也 東宮 少陽 下堂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

文上昭明太子中記曰魏收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曰西而為禮 儀宸 承華 會之際侯家太子居

詩昔余與子繼東朝 顏延年詩希體麗明儀家作賦君彼東朝全昭 儀宸 承華 會之際侯家太子居

也 事詞雅奇曰漢宮 香殿 別院 曰古有肉林真金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

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奉至尊居膝下 元圃池 樂賢堂 事詞雅奇曰梁昭明太子好士愛文築立亭

此宗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節

管記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王筠詩賦到洽等皆為昭明賓清太子問日講論從之宋史曰孝宗時寧宗

旬日一還 不令居外山堂肆考曰唐太宗貞觀中戒未全平詔太子問日講論從之宋史曰孝宗時寧宗

當出閣兩宮受之不欲令居外山堂肆考曰唐太宗貞觀中戒未全平詔太子問日講論從之宋史曰孝宗時寧宗

第東宮之側建焉 已上太子居處 赤苑 黃麾 赤苑 黃麾 赤苑 黃麾 赤苑 黃麾 赤苑 黃麾 赤苑 黃麾

姓宮頌曰禮樂承軒典冊授命服唯九龍旗 花枕 畫幡 環鉞自副 續漢書曰皇太子有大漆枕銀花

益畫幡文 銅羊 金馬 張敬初二年立為太子嘗失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 建

九旗 舞六佾 張敬初馬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黃麾 丹霞刀 彩虹劍 魏建安二十四

年二月丙午舞太子不造刀三其二曰含章彩 增元服 執圭 唐書曰太子弘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

似丹霞 又曰造百辟寶加元服命賓客許敬宗右太子至道元年詔立太子令有司草具冊禮有司言前

版賜讀他書乃改受禮及加元服命賓客許敬宗右太子至道元年詔立太子令有司草具冊禮有司言前

制太子出會三格之文按周禮公鞋桓主公也晉 玉冊 金輅 宋冊太子冊用珉玉如乘

曰世祖至元十年立真金為皇太子受玉冊詔曰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婦上中禮宗弘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

立寶為皇太子者饒道元奉國宗立儲嗣宜有冊立官儀中禮宗弘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

儲宮部 太子

曰建文帝在儲位嘗

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

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

外樹為外備絲紗袍為未明服

高之賢天下屬意焉諸侯皆去益

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而

道徽宗能鑒定大事尊號為皇

今縱不能博求賢聖有德之人

德也亦有司固請曰子做最長

兼五年制依漢唐故事五日一

已上太子位

金聲陸太子衛侍皇太子宜獻

三窮與之言五稱而

動關宰之類必敬視之疾之藥

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

詳類聚

故曰家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從曰無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授使教宗室子時清之曰教也

速又同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

藏書善畫

清內難為元帥

馬元帥兵

舍上有通嗣

不滿三十人

史曰世祖

省中書

雀琳等名覆

子中且賜酒

太子曰非

太子曰非

青蓋車

朱明服

後漢與服志

太子將受冊

原夏啟

周誦

漢莊

晉紹

魏丕

增子啟最長

雌奴仁懦

押班

中書令

開封尹

宮使

五稱

三至

省膳

問豎

齒胃

疾門

馳道

膏藥

省膳

問豎

齒胃

疾門

馳道

膏藥

省膳

問豎

山堂肆考曰唐明皇立

中嚴外遊狩至於會稽而

夏後益蓋帝焉之子啟

史記曰文王姬伯也

周誦曰文王姬伯也

漢莊尚書中朝曰文

晉紹尚書中朝曰文

魏丕尚書中朝曰文

增子啟最長

雌奴仁懦

押班

中書令

開封尹

宮使

五稱

三至

省膳

問豎

齒胃

疾門

馳道

膏藥

省膳

問豎

齒胃

疾門

馳道

膏藥

省膳

問豎

齒胃



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元又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元史曰論德李謙夾谷之奇奮進言於真金曰殿下所當留心收陳十事而以正心爲要曰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以奸詐或以正則天心欲轉輻之各求所繫矣唐太宗嘗言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須嘗察此心不使爲物欲所撓則固本澄原莫此爲切經濟類編曰太子嘗問王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善開許衡言人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舉千萬本皆不差既差矣稟之於恂無不差者太子曰善開致書稱名惶恐齋書贊善先生唐書曰唐書贊善徐善道言覽師爲子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輔本末曰善開致書稱者百無一二面談頰頰者此比有之舞無彈勞錫子成業惟望金石之言日甚一日母紀錫錫諱之處于今欲學作表好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同日封進以廣琢磨香暖順時將息以慰于懷書函曰皇太子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巳上太子輔翼

太子三

成業漢書曰太子繼體之長男東朝乾元子敬保元子鳳笙太子晉吹鳳鶴禁漢宮闕疏曰白地凡云鶴禁也作樂山海經曰視融生太子長琴吹銅而御戶注銅律也吹之以和氣舞抗法而成王幼在并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王喜頌頌太子晉王棄甘泉及洞簫七營易曰震驚百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拜太傅晉賀右字彛先世在儒宗除太教以禮禮凡三王禮六以射天好儒術後漢章帝立爲太子寬太子出會格下王公上也羣臣見儀符問王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論諸德師也者教之以太子出會格下王公上也羣臣見儀符問王公禮際交錯於中然形於外國子博士車誦議其典尚書十卷謂宜繕拜則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祐慶天朝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誼也又太宰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十卷謂宜繕拜則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祐慶天朝宜講饋而已輔翼歸道保之者歸諸身也輔監撫餘閒文選作襟祝漢書曰武帝使東方朔故事作襟朝讓多同翼之而歸諸身也輔監撫餘閒文選作襟祝漢書曰武帝使東方朔故事作襟

生甲觀漢書成帝紀曰帝生甲觀盡堂顏師古注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搖本漢高欲廢通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而亂本傳嬰子配嫡不安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不樂漢太子忽忽不樂認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候侍太子朝夕平復乃歸思子之宮歸來之臺白然漢成太子死後武帝思之作思太子君之貳

太子國之棟國語記過之史微膳之宰大戴太師持銅太宰持升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升而御戶右

升而御戶右升西階見南郊書命膳宰報至尊尊林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妙思六經

道遙百氏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志潘思書籍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班論書輿輪徐勳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敏達東觀先習教訓文義德允休聽亮雄斷世一日之長魏文聽允之德漢書恭敬而溫文教

喻而德成並禮行不正履不脫冠帶過關則下過廟則趨漢書天地降祥儲君應社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太子名號繫於百姓並漢書從者文學託乘後車魏文文帝得立喜抱辛毗世語初文帝與陳思王爭

慎文詞博敏漢書北至孝自天性與道合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沉毅好斷理詣自幽疾諛亮物雅

悅直言好學愛賢不取下問英姿邁古藝業超時虛襟恭讓尊師重道輕財好施勤恤民隱容徒左

合長史李靖言太選重師保慎簡官僚定齒曹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唐元稹帶刀一枚魏晉

元賜文帝成太子曰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今道契生知梁昭明名高盛古魏濟類

游元稹言太宗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漸也唐位尊儲副德茂元良合游雷之象

居明兩之位出龍樓而問詔入虎闈而齒曹游游雷之講肆茲明難之胃筵繼正體以為

大本毓明德而居少陽白立太傅少傅以養之觀德行而審喻之選端士以衛翼之爵以王嗣漢書

味爽而朝韋昭並北國之上嗣古者元良文昌著於前星桓鬯由於守器周王蒼震發前星之輝

黃離表重輪之瑞劉禹絢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辨正論並

原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衛置尊高堂懸鏡

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

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惠婚儲后顧哉樂康芄芑黍苗陰雨膏之洗洗纓冕

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覃于萬民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

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紀重明前星涵瑞采游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辨

七經咸所精博聞強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恒榮延賢博望苑視膳

長安城圍綺隨金輅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斂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四海更東傾班輪同策乘甲觀齊蓬

瀛陳徐陵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詩曰元良屬上德率土被中孚漢幄朝無怠周門夕復趨桓經既受業賀

儲宮部太子

拜且尊儒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鏗鏘叶舞蹈照爛等琨瑜河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鮑魚寧入俎鈞鼈匪  
充廚叔譽恒詞屈防年豈濫誅 隋江總宴樂脩堂應令詩曰肅城通甲觀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恩賞西園度  
羽觴殊私奉玉裕終宴在金房庭暉連樹彩簷影接雲光仙如伊水駕樂似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  
庸疎濫應阮衰朽惡連章 唐虞世南追從鑾輿夕頓戲下詩曰重輪依紫極前曜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  
苞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晨廳霧澈軒營近塵暗斗城遙蓮花分秀粵竹箭下驚  
潮撫已慙熊幹承恩集鳳條瑤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謠 褚亮奉和禁苑餞別應令詩曰大蕃初錫瑞出牧邇  
皇京暫以綠車重言承朱邸榮舒桃臨遠騎垂柳映軍營惠化宣千里威風動百城禁禦芳嘉節神襟餞送情  
金輅催別景玉管切離聲野花開更落山鳥弄還驚微臣夙多幸薄宦奉儲明鈞臺慙作賦伊水濫聞笙懷德  
良如久酬恩識命輕 韓王元嘉奉和周太子監守違戀詩曰乾象開層構離明啟少陽卜征從獻吉守器屬  
元良遯矣凌周誦遙哉掩漢莊好士傾南洛多才盛北場地分丹鷲嶺途間白雲鄉儲誠度曉夕宸愛積炎涼  
珠壁連霄漢萬物仰重光 薛元超和周太子監守違戀詩曰儲禁銅扉啟宸行玉輶遙空懷壽街吏尚隔寢  
門朝地首瞻龍戟塵外想鸞鑣飛文映仙榜瀝思叶神廳帝念紆蒼陸乾文煥紫霄歸塘橫筆海平圖振詞條  
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晉**宋楊萬里壽皇太子詩曰地出雷初震天昇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  
隆準如高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裏戶戶是堯封 又曰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內賜茱  
枝禹酒無多酌堯尊更一卮三宮千萬壽剝費若干詩 又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橋中招綺夏瓜處屏  
任文老別漁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爲鑑聊寓野人芹 趙彥端壽皇太子詩曰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  
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青臺太史知 又曰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丕橫梁少全篇小吟青著梅梢句  
一日東風四海傳

**原賦**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起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耽八素之秘奧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  
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高論作叙懼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  
布衣之所難聞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視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



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風又夏侯元皇頌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八倫之大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頌之盛始時維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原頌**魏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唱喁萬國爰茂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楨藩臣作頌光流德馨吁嗟卿士祇承子聽

**原誄**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穎茂德克廣仁姿朗俊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寃魂難追舊物東返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駭奔凶服就列追慕徹塵輿言斷絕敢誄遺風庶有芳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滅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絳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謙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考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刺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躅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情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啟我令圖

王赫斯怒天誅靡遺機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  
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隕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啟塗銅池從殯葆鐸旣行枚絳且引皇帝痛柔盛之闕奉哀七轡之有  
亡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歎於承光式嗟元良永懷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  
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惟缺位月紀譽期哀纏晦朝燧改歲時饋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  
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  
朱纓旂旗旖旎鸞轟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瀆駢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夤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  
氛程月志稜動年司素妓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高議虛演奇文徒說遠賓  
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棟嗚呼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闔晝掩鳧燈夜沈仍襲未改容饌如臨  
噉徽儀而可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衣請日辨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總葭  
挽之哀淒視風煙之騷瑟嗚呼哀哉飾塵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轡於金蘇寄靈心於  
萬象增總總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徒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  
顧如疑於將返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輅哉軒龍駘跼步羽翻前驅雲旗北徂皇帝哀繼  
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  
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儼景騰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  
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括囊沈略包舉藝文徧該細素殫極丘墳勝  
表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關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稔診窳象星靈恒曜山積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  
蔭諮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餼餼孤燈翳翳嗚  
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挺夙啟元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  
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轡青門而徐轉領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脩坂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  
蹠足以駿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旣將反

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遠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原**詔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敕詔曰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景祚維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原**教魏文帝答卞蘭敕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闡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增**制唐內制冊平王爲皇太子文曰咨爾平王隆基幼而聰允長而寬博有夙成之量焉爾有文武仁孝之德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間者賦臣構逆窺竊神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刑邦家忠衛社稷誅其兇惡以之康濟主七粵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慎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德遠於儉人則萬邦以貞庶答揚我四聖之鴻烈敬之哉 又開元三年冊郢王爲皇太子制曰於戲書不云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將以守監從撫主器承桃執經陳東序之容端冕見南郊之禮本枝百代宜哉福祉咨爾郢王嗣謙忠肅恭懿元亨利貞遵在錫之惠慈稟生譙之祥應學能知道孝乃因心書及春卿懸知早秀言窮叔譽遠愧生知當試象之年備成人之敏正位少陽欽惟大典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其在靖恭爾位聿脩厥德詩書禮樂敦說爲本父子君臣威儀罔忒寢門問豎必視寒暄望苑招賢用資端直使三靈合契四海係心延我累聖之業積爾重輝之慶必敬必戒無怠無荒往惟欽哉可不慎歟

**增**詔唐立晉王爲皇太子詔曰昔者哲王受圖上聖垂範建儲貳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邦國既義在於至公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則文帝定漢詳諸方冊豈不然乎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將軍晉王治地居茂親才惟明哲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著夢日之祥早流樂善之譽好禮無倦強學不急今承華虛位率土繫心疇咨文武宜所推戴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謂此子實允衆望可以則天作貳可以守器承祧永固百世以貞萬國宜立某爲皇太子可令所司備禮冊命

表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獻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思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濔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過偽辯於未言絕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詠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觀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則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屬忘愚慙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摭狂狷之思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桃之則口實爲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軍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棗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績靡續地尊孰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縶山之駕不返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願懷不輟豈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諭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昌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啟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美屬偏霸各稱小善塵擅雕蟲子桓雖

詩賦可嘉矩範頌闕貽議良史取請前載備而爲論發奧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  
顏緬篋舟空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綉錦縱橫艷思籠蓋詞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旣  
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輪嚴駕永輟駢駘戀主懷茲伏深涕慕冒乞銓  
次遺藻勒成卷軸 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臣聞局固本支實資明兩漢啟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  
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藉審論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  
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匹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  
告始朱班徒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祗蹈舞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有優劣  
之殊來朝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旦日之再中並曜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  
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唐

唐常袞爲代宗讓皇太子表曰臣聞君父之命誠不合辭臣子之心固無所隱臣所以省躬審分讓德推賢涇  
懇上聞冒嚴亟請丹誠罔感皇睽來昭戰兢失圖精爽飛越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  
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著龜以承主壘臣幼非樂善長未好儒慈獎特深愚蒙不易教之羽籥有昧  
樂章訓以詩書終迷義府遊虧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心德非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竊懼任榮以憂  
官謗今謬塵博望猥辱壽春位登青宮禮絕朱邸且乖人望載贖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序捨長立賢亦  
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溫文偉膺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至公大行天  
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曰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觀風設教者將以  
弘濟於物故後子胥怨幾望湯來吾王不遊嘗思禹會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  
後天化成於四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膏澤未流御雲臺而不憚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樞會百  
物阜般爰降恩旨行幸東都然以星見蒼龍日纏朱鳥清風用事庶彙且繁桑翳葉而眠蠶麥飛芒而雉雉詳  
求易緯是君無發衆之辰博訪禮經當人急勸農之月固未可陳詩展義拜洛觀河况序屬亢陽時方避暑露  
臺風館尚多薰灼之勞帳殿帷宮將有鬱蒸之弊天皇昔常服餌近更躬親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

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必若事應巡狩務從寬恤猶望白露涼風然後清霽灑道下不違於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此臣又聞關中屬縣畿內傍州百姓驅馳頗多饑餒天皇仁深覆育並令賑贖求轉徙者任其逐糧欲寧居者加其廩食家懷再造人得安全乞至秋來不煩聖慮特乞少留元鑿俯察丹誠迴太陽之末光納蒙泉之餘瀝臣三朝問寢常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承言於聖獎輒陳冗職輕進芻詞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 皇太子請復膳表曰臣聞善持國者舒慘必繫於天時德稱皇者動靜莫違於物理故百姓不足一人所以戴懷四海爲家萬方由其在慮伏惟天皇觀風設教拜洛遊河光華前乎日月法象齊乎天地頃以歲儲微耗年穀未登睿旨憂勞宸情戒惕菲飲食而卑宮室居常夏禹之期減廚膳而徹鍾懸重取黃軒之事由是神靈矜靈景氣氤氳千里而朝飛雨四溟而夜下兩河之甸瑞麥盈疇三川之境嘉苗被隰天意人事其在茲乎可以隨道抑揚可以與時通變周王之本枝百代每進鮮庖殷帝之亢旱七年猶資鶴鼎昔賢具稱其美往聖不讓其非唯此小心將乘大德臣又聞下之奉上猶枝附根君以人作基人以君爲命天皇恩深子育念切家安損已勵精無違早晏停滋罷味已隔歲時伏乞俯從人欲仰順靈心具珍物以登羞隨太陽而復膳萋莆知送涼之地芝英識駐壽之期豈使眇眇燧皇獨流名於膳炙悠悠黃帝空紀稱於庖犧而已哉臣寄忝元良任當監守春冬胄序學書禮而空勤朝夕寢門視寒溫而未即 皇太子請脩書表曰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闖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雖有浴日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起攝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芝瑁萸茆澤加四海寧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出書其徵可驗環林璧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爲太師微子房爲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於歲餘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成興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舉其蕭琅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

之能事商權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歲規長不違於左右又近代書鈔寶繁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略脩文殿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刪成一部藝官賓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竊遂臣誠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擊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謠臨梓池而高會一遊蘭芷佇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矜允豈使肅城門內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朝之事而已 柳宗元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惟立愛其在繼明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額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故祐皇心乾坤叶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不任歡抃之至 宋人賀立皇太子表曰春宮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冊揚庭庸鼓異申之號慶關九廟風動四方恭惟堯大難名舜恭允塞天職覆地職載莫喻休功月重輪星重輝益圖大計眷乃承桃之重居無在傳之勤爰涓選於剛辰俾光膺於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豔得人兆萬世無疆之福照臨所迨頌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遊今辱嚴徐之侍靈源暨遠子孫與有於榮懷忭悃發中手足不知其舞蹈

**道**啟唐張說上東宮勸學啟曰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豔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今禮經殘缺學校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謙讓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頓顛端

士叨侍官闈日夜祗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垂採擇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觀奧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忌德音尋當叙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故本以代書紳

太孫一增

增太平御覽曰漢成帝元帝太子也為世嫡皇孫宣帝字曰太孫 又曰晉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追復愍懷太子拜皇孫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又詔立臧為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篡位太孫廢憂惠帝復詐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祭為太孫太傅校尉梁柳為太孫少傅 又曰後魏高宗景穆帝之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曰後周建德二年皇孫衍生文武官皆晉秩 又曰齊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子為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唐書曰中宗子重潤帝為太子時生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 又曰高宗將立皇太孫問吏部侍郎裴敬彛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實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彛等奏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後中宗失位太孫廢死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死不緣罪人皆流涕 宋史曰欽宗子諸政和七年生為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 金史曰世宗八月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幹以名馬寶刀御膳賜皇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為章宗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謂太子曰祖宗積慶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明紀事本末曰建文生十年而懿文太子薨太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太祖曰善九月立為皇太孫 又曰太祖親立諸王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



闕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 通紀曰成祖以皇太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艱難因令從行北京使周行邨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艱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喪得失可謂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太孫二增

慶宴 太平御覽曰唐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僚於弘教門太宗出閣 通紀曰永樂五年皇長孫出閣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會有甲觀之慶故世卿為樂耳 就學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讀 開府 唐書曰高宗為皇太子睿宗降重調置官屬 睿宗長子憲武出閣府置官屬 留守 太平御覽曰唐高宗封高宗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 桑復生 太平御覽曰晉惠帝立誠為皇太孫京師 通紀曰永樂八年石柱觀征志寧長孫留守 桑復生 桑復生於西廂長文餘太孫廢乃枯

山為字 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狀甚嘉之因以太子一名為草字 好聖孫 宋紀曰成祖立儲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 命輔導 六年命丘福養之曰朕長孫 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立儲以長復曰好聖孫縉指實宗社之靈御等其悉心輔導 皇孫手書 太平御覽曰齊昭業世宗為太孫孫手書不

大慶年未一紀風夜致我日誦萬言必領受美朕嘗試 皇孫手書 太平御覽曰齊昭業世宗為太孫孫手書不

得委出 東宮圖記 通紀曰成祖親木川之訓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揚士奇曰殿下未幾昨有事

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國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故事以此封議

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道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與

一日見三天子 唐明皇臨深皇嬪孫喜 是第三箇天子 太平御覽曰唐憲宗順長子六歲時德宗抱

德宗異而稱之貞 家人子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 皇曾孫 獄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

元四年封廣陵王 認獄繫者一切殺之內謁者令郭璉夜到即獄丙吉為獄吏問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

太子妃一 太子妃一

班固白虎通曰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焉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 史記曰黃帝有四妃帝

周以天子之正嫡為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 漢書外戚傳曰太子有妃有良

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焉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

太后為太子取以為妃 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

子 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

開蓋 頁白 儲官部 太孫 太子妃

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又曰成帝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為太子取配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為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駐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給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太平御覽曰齊文安王皇后名寶明建元四年冊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鈿十餘枚 又曰齊書皇太子妃厭翟車漆畫輪車 又曰唐太宗后長孫氏年十三嬪於太宗武德九年冊為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勅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遣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為得所其應預妃者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候進止 唐書曰肅宗妃韋氏兄堅為李林甫搆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幽禁中 宋史曰英宗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姊也故后少鞠宮中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曰俟異日必以為配及長遂成婚濮邸 又曰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朱氏為太子妃 又曰度宗為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臨安府顧崑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崑亦罷去臺臣論崑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昭孫女從父仕宦備嘗艱險其處富貴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乃冊為皇太子妃 金史曰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翰女梁國公主世宗初即位貞為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然未嘗助彼為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為朕子妃及顯宗為皇太子大定四年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是年封為太子妃 元史曰世祖出獵道見緝駝茸女子歎美之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名伯藍也怯赤一名潤潤真弘吉刺氏也

太子妃二

源金璽 瑜珮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龍枕 鴨燈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龍頭支髻枕一銀

一 文履 花籠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花籠二具 龜鈕 雀鈕 上詳金璽注 東宮舊事曰

帶 綺綬 上詳類聚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四望車 九鈿函 上詳類聚 具九鈿函盛之 冊命 筮吉 晉起居注

景殿 畫堂 漢書曰元帝為太子時司馬遷死後太子政君獨衣絳線冠帝使侍送入後宮家人於丙殿得侍太子

身立為太子妃於甲館畫堂生子 稱萬歲 有五可 類聚 司徒公女 新安主生 上詳類聚 王隱晉書

受太官王獻之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考武帝以後少孤無兄弟故為安帝納為 蓋盡孝 孝謹 唐

事高祖時魏太子賢聞魏太子妃明皇高祖左右至濕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妃生順宗成

宗 仁順 順適 唐書曰順宗為良娣性仁順官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既即位病已無嗣后侍醫藥不少

停俱被選入宮后能順適兩宮意歸平陽郡 有婦德 擇淑媛 唐書曰高宗太子弘妃蔡居道女有婦

族中遺使泛至諸臣家為王擇配 考古納 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 進掖庭 待進

止 失勢 又載為權貴所侮皇后從波羅不勝憂憤自夫人求進嬪妾乃上書曰臣叔父拔奉恩不報而妻子

侍恩 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禮願下相王官其可配 教女儀 倚母家 宋史曰哲宗既長宣仁歷選世及

曰開元十六年時太子求元服少卿薛紹女為妃 倚母家 宋史曰哲宗既長宣仁歷選世及

少監 聖向 太后皆愛之 教以女儀 唐書曰代宗天寶中封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禮成里秘書

營 白雁入苑 宋史曰光宗李皇后慶遠使度使道之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

中獲之高宗喜曰永樂 宋史曰高宗時太子為婚 贊用 白雁 親執庖爨 護侍起居

明紀 事本末曰永樂 宋史曰高宗時太子為婚 贊用 白雁 親執庖爨 護侍起居

安起 護侍左右 禮異諸婦 宜配家嫡 唐書曰憲宗在位春秋高宗言立太子事王以婦賢他日吾家事多

祭祀 逐冊為皇太子妃 禮異諸婦 宜配家嫡 唐書曰憲宗在位春秋高宗言立太子事王以婦賢他日吾家事多

**原**詔唐太宗冊蘇直女爲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秘書丞蘇直長女門襲軒冕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國史譽流邦國正位儲闈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施行

**原**冊文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秘書丞蘇直長女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命立爲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原**哀冊宋謝莊皇太子妃哀冊文曰楹凝柱酒庭肅龍輻風吹國輅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綖之掩綵悼副禕之減華行光旣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瑤有毀郁烈無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瀟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算毓景帝里飛芳戚閑秘儀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行藻四訓抽光葳蕤蕙振婉嬾瓊相清徽就遠授沴方搏臨華罷翠當暉收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客衣中庭草暖階上螢飛傷繁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味風密淒驚葭夕轉龍驂夜嘶筵旣訣今奠旣徹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還泛蓋透遲而顛低素締斂維華駢駢馭山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涯兮就銷沈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翻翻禮園徘徊樂園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薦阻咨我儲貳締緝江許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紉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迫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鑿旒命飛廉而拂瓊輻揚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諸王一

**原**案周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太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制五服立爵五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為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為差不滿百里為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秦稱皇帝除五等之制以郡縣子弟為匹夫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土無二王臣爵者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魏改封郡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以上並見齊職儀及五代史志初學記 **增**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

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太宗貞觀元年問羣臣封宗子於天下利乎

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

以養己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文獻通考 宋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封皇之

莽親為王其次屬近行尊者止封郡王若皇子出閣亦封郡王及納妃就外第始封王仁宗語輔臣曰自荆王

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為郡王翰苑新書 宋制宗室襁褓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

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云宋史 金熙宗天眷元年始定封國制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次國三十小國三十

封王之郡號十以漢遼唐宋梁秦殷楚類皆皆有 其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

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海陵正隆二年改定親王以下

封爵等第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移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 元宗室駙馬通稱諸

王初制簡樸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後雖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如舊封一字王者金印獸鈕兩字

王者金印螭鈕次有金印駝鈕金鍍銀印駝鈕龜鈕有止用銀印龜鈕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

王者但稱宗王 明太祖既正大位封王子十人為王置相傳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

凡親王嫡長子為王世子次長子及庶子年十歲封郡王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元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著為令續文獻通考

帝初置金璽組綬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

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土與之使立社藉以黃土蓋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蠅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

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語言諸内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 又曰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

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踵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 又曰河間獻王德字文戴景帝子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

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應劭注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 又曰魯

公王餘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僻中得古文經傳 又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善鼓瑟一作琴 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行德拊循百姓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為作内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 後漢書曰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

問訊 永觀漢記曰齊武王續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與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先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

陰令 又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耐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體長美鬚眉腰帶八尺二寸又曰北海靖王典每朝廷有異政京師兩澤秋稼好靚輒驛馬下問與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斤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又曰中山王衮少好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奈何作博士邪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曰好爲將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爾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就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就人借書皆爲治護然後還之太康三年詔攸當出統方岳撫其國家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 又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

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既坐上又親奉上壽乎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戚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又云長沙厲王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成斷 晉書云西陽王羨字延年文成王亮子也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羨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元玉 又注曰今制王國戶二萬爲大國不滿萬戶爲小國也 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羨慶在任巴屬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故事唯自署名而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爲長夜之飲略無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誠語終不改以至於終 又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季羽孝武帝第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聘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開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開西第廷才俊以爲士林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議皆奏於西邸 梁書曰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青谿宮改爲華林苑賜偉爲宅穿渠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邸之盛無過也 語林曰譙王承作相州遇大將軍曰卿才堪廊廟自無間外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曰後魏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誠屬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後爲中書令蕭贖使庾華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曇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是此人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事詞類奇曰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俊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元奧忘其褊隘是以入或室者謂爲登仙 唐書曰馬周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



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從厚者臣愚慮之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 又曰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遂圍江陵降蕭銑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緩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威令暢南海矣太宗身自討亂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史贊曰河間之功江夏之器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密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

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彝法太宗稱善 又曰貞觀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道孝王元慶數窘之大臣莫敢言後褚遂良為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 又曰武后時諸王能者皆誅死幼皆沒為官奴

或匿民間傭保至神龍中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為泣下隨屬遠近封拜云 又曰嗣王守禮太子賢子也武后革命守禮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間

元初累為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為刺史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為王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每白上以為歡

又曰岐王嘗奏守禮知兩暘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勅杖凡三四累創痕膚前兩則沉憊審則佳以此知之帝為惘然 又曰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與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

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黃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為薛稷取去稷敗岐王範得之後卒為火所焚 又曰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廢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邪賡

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 又曰開元初潘好禮為邠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

下諱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慚為還 又曰賀蘭進明有憾於房瑄因進言於肅宗曰瑄為聖皇建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

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帝由是惡瑄 又曰劉晏避地襄陽永王璘署以右

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 又曰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邀之子也德宗愛之取爲子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度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節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袴褶以從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宣宗十一子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是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通王滋等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勅滋與諸王詣建自解建奏言中外典禮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後建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又曰昭宗十七子始帝幸華州韓建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旣又殺諸王因請立皇子裕爲皇太子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穎曰帝以罪殺之帝不許帝遷洛他日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全忠患帝被弑元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尸水中 宋史曰魏悼王廷美太宗弟也或謂昭憲太后本意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旣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趙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金匱誓書他日太宗訪以傳國之意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 又曰武功郡王德昭以太尉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剄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邪追封魏王又改越王 又曰淳化中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

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戴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蓋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儻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上命異日除授并改正之 又曰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哲宗母弟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改司徒徒王蔡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揚軍然徽宗頗思其言止治王左右而已 又曰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爲之後尋立爲皇子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矚竑動息必以告宮婢有輿地圖竑指崖州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竒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及寧宗崩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曉不知其爲誰甚惑昉既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旣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竑不肯拜殿帥夏震掉其首下拜帝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 又曰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加以黃袍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慎告於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余天錫托召醫治茲疾因逼繼於州治帝輟朝聘贈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降封巴陵郡公於是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每以茲為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金史曰宗弼本名幹嘏又作兀术太祖第四子也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後伐宋康王自江寧取廣德至湖州遂攻杭州取之宋主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攻明州克之宋主走入於海又自温州趨福寧州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取秀州平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轉戰乃北還天眷元年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天眷三年又伐江南宋人請和 又曰宗弼廢宋主於海島卒定畫疆之約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而已 又曰鑄王永中世宗子也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起居於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通紀曰太祖洪武三年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諸子為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明紀事本末曰明太祖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及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也 又曰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上患之謀諸齊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志當先削之子澄曰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燕手足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媛送京師削爵廢為庶人遷之雲南 又曰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又曰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蕪秦之陋封建諸王為計至遠也無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量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上嘉之然不能用 又曰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廢為庶人又以湘王柏偽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

遣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乎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博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金山堂別集曰仁宗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國除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又曰仁宗朝韓王冲域襄王冲秋樂平王冲使各獻詩頌上歎而嘉之賜勅獎諭比之東平河間仍賜金幣有差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復辟襄王瞻塏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攝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通紀曰寧王宸濠天順間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武宗時完爲兵部尚書宸濠遂遺完書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通於賢輩載金寶藏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謀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過東閣只請廷和趨出擬旨復給寧王既復護衛益驕橫矣 又曰正德十二年秦王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從容回天時咸復其善地

諸王二

原麟趾 犬牙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也君子于嗟麟也高帝注云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養

犬牙注 振信厚也于嗟麟也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景為毛詩曰此詩也而謂之唐詩又曰衛康叔名封周武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後為

乃申告康叔梓材篇焉 **增狹小** 並邊山堂袖考曰漢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舞鶴長沙定王

為政之道如梓材篇焉 **增狹小** 並邊山堂袖考曰漢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舞鶴長沙定王

帝乃以武陵寒陵桂陽益焉 **增狹小** 並邊山堂袖考曰漢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舞鶴長沙定王

集曰明封秦晉諸王皆據國中抽三護衛重兵遣將微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冕服則九章車旂服別

僅下天子一等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內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講 續文獻通考曰高麗上言太祖

既定中國體三代之良法擇形勝之重地建封諸子陝西百二山河其入驚悍故以蒲王之長泰府謂之山西

表東平肥沃供賦餼行其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遠代谷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分封過

野坦平四川雖西南一隅山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遠代谷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分封過

當 **優以大封** 止食數縣 山堂肆考曰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從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六人為王

帝親定其封域蓋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止食 **清漳名不稱** 財賦地不封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壽初文

帝曰清漳之名未允著望祖第五子進初封吳國錢塘郡謂率謂此號足為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別集曰明諸王所封之國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而他省不與焉 續文獻通考曰

蘇州坊內不許又欲得杭州帝曰五弟初封錢塘為吳王皇考以為不載所封國 **原共室** 同輩後漢書

云帝初封皇后令未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與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 **入宿**

子孝文帝初即位自以最親驛變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嚴橫嘗從上曰我未有子人命宿止 **入宿**

北宮 **因留國邸** 東觀漢記曰成帝無嗣禮常元平定陶共王來朝上謂共王曰我未有子人命宿止 **入宿**

且不便相見賜長留侍我矣 **禮如家人** 射比皇子 後漢書曰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飲太

聚 **御雲母筆** 設鐘簾懸 **千鴿集庭** 諸山堂肆考曰拜跪如家人禮按諸王宋王成器中王成義朝罷多從

虎賁旄頭宮殿 **增五王供帳** 千鴿集庭 諸山堂肆考曰拜跪如家人禮按諸王宋王成器中王成義朝罷多從

薛王業王守禮後成器改名憲宋王政寧王 唐書曰帝於數哇蓋天性然雖讓邪成器中王成義朝罷多從

無以搖時有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柳樓淡日 魏光榮作項以為天子友梯之祥帝喜亦為作項 **臨觀**

行幸 **宋史曰真宗時** 寧王元僱首冠履盛益自備 官官僚單會試七言詩元僱末嘗上壽賜金宗子作詩

中官從幸元僱射於西南亭日晡幸元僱第 從官官僚單會試七言詩元僱末嘗上壽賜金宗子作詩

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 宋史曰趙王元僱末嘗上壽賜金宗子作詩

王憲等曰文書今遂拜天策上將軍興宋史曰趙王元僱末嘗上壽賜金宗子作詩

日身體生毛翼眠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幸使憂死

謂監頓首 帝戚部 諸王

梓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九效耶項因餘暇選仙錄得神方云倒之必壽今賜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借至長齡

永永無極也宋史曰華陰郡王宗旦楚王元佐孫也年七歲成人選為仁宗伴讀帝弟母起超侍宴於文華

榜居多此出朕意宜陪以常格

殿山漢文賦襄陽四景歌以瞻禮襄王噴塔來朝待宴 寗行製詩 蓋殿解亦如之世子郡王則皇太子宴於文華

少勞也野書多材藝元王好詩諸子皆誦詩號曰元王詩

周易林占之其辭曰蟻封穴居其大兩將至上問輔輔曰夔良

下坎上為水山出雲兩蟻穴居其大兩將至上問輔輔曰夔良

曰魏文帝在登中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漸色

燃豆其豆在登中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漸色

沒遺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錢繼助國 租秩販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孫以助國費王應晉書曰齊王攸國入



原曲觀平臺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博雅好古招據天下後傳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曰鄭與齊諸鄭亦頗拔鄭行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棼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

賜田 置醴 宋 開第康莊之衢天下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景差唐勒宋玉等類聚 敬客 云公于敬愛客終莫不知

小言賦卒而宋玉受賞又作小言賦王曰善賜雲夢田 下詳類聚 敬客 云公于敬愛客終莫不知

飛蓋相追遊西園 唐 應劉 宋 志曰應瑒劉楨等俱為五會景帝不悅文士齊人劉琨得與諸侯遊士

多量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遊梁 趨燕 漢 志曰應瑒劉楨等俱為五會景帝不悅文士齊人劉琨得與諸侯遊士

居數歲乃著子虛賦 史記曰燕昭王師事郭隗於是 先擁彗 不及履 史記曰郭隗之生而父業瑒先驅

諸門鬢眉結素門吏先密以聞安門吏自以意難問之言畢八公皆化成十五童子雲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

即出迎之以王聞之不及履 曳長裾 飛廣袖 霧雨成集聖人吳王書曰臣聞蛟龍驟者奮翼名則浮雲盡智

觀集諸進士各使為賦 鄒陽為酒賦曰哲王臨國綽矣多暇 覽 青竟 禮 宋 史曰益王頌賓接宮僚

長裾飛廣袖香長纓英 猶 領 意 賓 客 賓 接 宮 僚 賓 客 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宋 史曰益王頌賓接宮僚

滿當去和泰留 文學 著 書 佳 賓 滿 席 唐 書曰蘇勗勸魏王泰延賓客著書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

與焉 天中記曰北魏清河王擇受賓客重文藻至於清展明景聘 講 道 論 文 酌 酒 賦 詩 續 文 獻 考 曰

望南臺芳體益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免園之遊陳思惠崔景聘 講 道 論 文 酌 酒 賦 詩 續 文 獻 考 曰

第十沉潛殆忘寢食時翰林學問符字叔武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每召與伯衡等與儒士探討經史尚

文無虛日 唐 書曰岐王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為 與 山 人 文 與 布 衣 交 多 構 苑 新 書 曰 會 稽 孔 珪 家

盡禮與朝應劉延琦張鄂等善酌酒賦詩相娛樂 與 山 人 文 與 布 衣 交 多 構 苑 新 書 曰 會 稽 孔 珪 家

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而意在青雲 唐 書曰鄧康王元 與 山 人 文 與 布 衣 交 多 構 苑 新 書 曰 會 稽 孔 珪 家

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載虛照鄒為布衣末文 以上王之好士 與 山 人 文 與 布 衣 交 多 構 苑 新 書 曰 會 稽 孔 珪 家

諸王三 推 恩 分 邑 史 記 王 子 侯 年 表 云 制 詔 御 史 諸 侯 王 或 欲 推 鎮 天 下

始封為王 史 記 云 自 漢 帝 子 弟 始 封 推 恩 分 邑 史 記 王 子 侯 年 表 云 制 詔 御 史 諸 侯 王 或 欲 推 鎮 天 下

漢書云荆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知其初起時漢王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

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親 擬 於 天 子 史 記 曰 高 祖 時 諸 侯 王 皆 自 除 位 次

劉賈為荆王王淮東 設 善 屏 晉 百 官 表 注 曰 王 親 擬 於 天 子 史 記 曰 高 祖 時 諸 侯 王 皆 自 除 位 次

三公 漢 官 解 詁 云 諸 王 金 璽 綬 帝 初 置 百 官 金 璽 綬 表 云 諸 侯 王 高 金 璽 朱 綬 詳 類 御 史 授 璽 綬 漢 書 曰

侯王之儀百官會 高 書 名 尺 一 及 位 班 王 公 者 皆 用 尺 一 賜 策 申 戒 漢 書 齊 懷 王 傳 云 齊 懷 王 同 日 立 皆 賜 策 各

位定御史授璽綬 高 書 名 尺 一 及 位 班 王 公 者 皆 用 尺 一 賜 策 申 戒 漢 書 齊 懷 王 傳 云 齊 懷 王 同 日 立 皆 賜 策 各

齊王曰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病立王巨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病立王巨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齊王曰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病立王巨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齊王曰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病立王巨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齊王曰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病立王巨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齊王曰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病立王巨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敬慎國又民 齊拜三子 史記三王世家云齊王聞燕王旦廢

河不慎與 戶皆五萬 晉晉品令云太康十年封皇

四縣漢官解詁云光武 鎮衛九服置兵三千 晉起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曰列土

子弟其營曰使黃 帝為諸侯王國置吏 皆以郡為國 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石去水 為置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景 剛毅慷慨 自王莽篡漢帝憤憤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

約王隱晉書云齊王同字景 剛毅慷慨 自王莽篡漢帝憤憤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

天下雄俊并末盜賊羣起亦方亡之時復召諸豪傑計議曰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雅有智慧 東觀漢記云東平

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亦方亡之時復召諸豪傑計議曰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雅有智慧 東觀漢記云東平

有智 雅性嚴恭 文帝所寵愛每見無不稱美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與為太子者數矣 畏事慎法 書云

清河王慶小心恭孝侍明約初不得與事慎法每朝並臨 行德尚義 詔曰淮南王允克行德尚義貞秋八月朔

商嘗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初不得與事慎法每朝並臨 行德尚義 詔曰淮南王允克行德尚義貞秋八月朔

夙夜滋恭 東觀漢記云北海敬王睦時法網尚疎睦性奸士夙夜滋恭通 年少果銳 晉書云楚隱王璋字

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鎮北中軍侯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揚 威屬有名 王隱晉書齊武帝第五子也

東海獻王越字元起有令名謙 諸國儀表 王隱晉書曰河間王顯少有清名輕財愛士 宗室儀表 漢書云

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諸國儀表 王隱晉書曰河間王顯少有清名輕財愛士 宗室儀表 漢書云

王良伯康王之行為母太后費服喪如禮京帝下詔褒揚 聰敏畏慎 續漢書光武二十九年 送終褐哀 後漢書制詔大將軍

曰河間王良伯康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聰敏畏慎 續漢書光武二十九年 送終褐哀 後漢書制詔大將軍

聰達恭謹 東觀漢記東海恭王彌傳云彌聰達恭謹兼食魯郡合二十九 送終褐哀 後漢書制詔大將軍

以近蕃之尊少繫王書事親盡愛送終褐哀 兼食魯郡合二十九 送終褐哀 後漢書制詔大將軍

哀毀過禮 晉書云齊獻王攸居文帝哀毀禮理中允進之

如何宜速慮深計不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 受拜流涕 溫所忌表賜錢及弟燕卿受拜流涕

重行喪制 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無兄弟追念初表父幼小家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 孝友篤

於骨肉 續漢書五王傳云北海敬 孝友甚得名稱 王隱晉書下邳王傳云獻王晃 覃思經典 魏志中山恭

少好學每兄弟進 敦尚經術 續漢書宗室四王傳云 難問應聲而對 魏志鄧 好學博通書傳 北海敬王

著文論 王隱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駿少好學能著文論 蔡晉書扶風武王駿幼聰 為箴誅 齊晉書云

帝威部 諸王

為太子大傅獻殿與太子 索國器以道勿固以恩命昔有江充無曰至親面貳或容潘崇諛言亂具 講論

白虎殿 後漢書云陳敏王美博涉經書 屯兵雲龍門 才事親孝居良盡禮誅楊駿之際孫也雲龍門乘統諸

求絕常賜 晉書云齊獻王攸後十餘上帝不許 數受賞賜 後漢書楚王英傳云子持親愛之及即位時英嘗

好辟名士 王隱晉書云齊王攸好辟 盡從傅相 傳後意 魏志云哀王傳云帝寬勸太祖臣稱述其國一

千石故畫從問 結民心 晉書云齊王攸在國仁化 傅後意 魏志云哀王傳云帝寬勸太祖臣稱述其國一

不幸汝曹 輕財愛士 尚有檢操輕財愛士 好清 側身下士 王隱晉書云長沙王又 租秩賑昆弟 東漢書王

孫性敦厚有恩常分 親待隆諸弟 魏書云趙王幹一名良良陳太子言此兒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

則同車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帝使使持來與馬迎王籍出入天子殿門與留宮太后無異

迎答拜 後漢書東平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 高選參佐 王隱晉書云梁王形宜帝于

京師 後漢書云陳敏王美博涉經書 屯兵雲龍門 才事親孝居良盡禮誅楊駿之際孫也雲龍門乘統諸

王蒼還國後疾病帝馳遣名醫小 太醫侍疾 魏志云青龍三年秋中山恭王家得疾病諸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早濕貧國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長沙定王發以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

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食租且餼 東觀漢記明帝 帛布單衣 漢書曰越敬盡

千石至彭祖衣鈔 備物典策 晉書王攸出 傳嫡承襲 宋史曰神宗詔宣祖太祖太宗以奉其祀不以服諸其後一入為 扶

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不侯伯太子與諸王同席尊卑無別 出為刺史 唐書曰睿宗時太

下諸王 太平御覽曰漢自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尊卑無別 出為刺史 唐書曰睿宗時太

成器等分典問廢禁兵姚崇與宋璟請 與親王等 雁陳友諒後集曰明太祖時皇姪文正以大都督總制南昌

子守謙彈封郡王冠七七機祿止二十石而特設內 與諸王 侍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遠封安定郡公

外承奉長史等官宮城莊田宗社之類與親王等 高他國一階 也少而問素為奸文精太祖寵愛殊常為立弟第七子

至通二年校閱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德車 高他國一階 也少而問素為奸文精太祖寵愛殊常為立弟第七子

服賜子皆與諸王均自餘王子不及也 高他國一階 也少而問素為奸文精太祖寵愛殊常為立弟第七子

高他國一階 也少而問素為奸文精太祖寵愛殊常為立弟第七子

高他國一階 也少而問素為奸文精太祖寵愛殊常為立弟第七子

高他國一階 也少而問素為奸文精太祖寵愛殊常為立弟第七子



人如何平章政事裏參政宗浩對

曰為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

有文集 不建假節 唐書曰魏王瑒喜讀書好文辭安樣山反詔領劔南節度使以出處不及交節

禁宋史曰允成子宗保出後貞誠太子為孫宗保至二千餘袍以不問見章獻后后留與處宗保及卒神宗臨奠其

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 忠孝為藩 明蜀獻王恪嘗揭忠孝為藩四大字

考歐棹優贈靖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 毀瘠三年 氏卒及有所知求服喪文明太后不許

乃所著樂善堂記未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以自省覽 毀瘠三年 氏卒及有所知求服喪文明太后不許

昭中惟吉字國祥生甫彌月太祖命黃門擁抱出入常侍太祖崩惟吉纒六歲畫哀覽孝章皇后慰諭

再禮 偃廬柴毀 唐書曰魏東郡時松栢依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 語平生輒掩泣 宋史曰東陽郡王宗澤

後養備至親為柳沐成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 語平生輒掩泣 宋史曰東陽郡王宗澤

得聞父婢語平生無掩泣繼 懼憂其母 唐書曰魏東郡時松栢依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 語平生輒掩泣 宋史曰東陽郡王宗澤

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臬懼憂其母出則因服入 憂念不食 周恭肅王元儼事母王德妃李妃每

則衣冠言貌如常及為湖以進入告至是復位乃食 憂念不食 周恭肅王元儼事母王德妃李妃每

憂念 不忍為人後 宋史曰吳王顥初居英宗喪乞解官終制以歷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

喪禮 宋史曰吳王顥初居英宗喪乞解官終制以歷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

輿請書十行俱下 一覽便誦 遺吳郡杜偉之投昌經昌讀一覽即誦 帝 閉閣讀書 霍王元軌少多才藝為

覆恭不失一道 一覽便誦 遺吳郡杜偉之投昌經昌讀一覽即誦 帝 閉閣讀書 霍王元軌少多才藝為

史事責成 采錄規諫 翰苑新書曰宋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長司馬 采錄規諫 翰苑新書曰宋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郡王 采錄規諫 翰苑新書曰宋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下十帝 采錄規諫 翰苑新書曰宋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遺居 遺居

不聽客去樂 安城撰述 劉孝標使撰類範書未及畢而巳於忽微形於音聲 鄒桂 鄒桂 鄒桂 鄒桂 鄒桂 鄒桂 鄒桂 鄒桂 鄒桂 鄒桂

箇音類之曰何是太常樂工乎曰然  
奏琵琶 唐書曰又開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多琵琶少是未可彈五

行履有類寒素 翰苑新書曰齊始興王鑑性甚清為濠州刺史在郡積年未嘗有類寒素  
居室不庇風雨 王獻之

代宗時為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風性介直 推讓天下 唐書曰明堂以寧王憲實推讓天下帝  
復歸藩邸 史

面判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庇風性介直 推讓天下 唐書曰明堂以寧王憲實推讓天下帝  
復歸藩邸 史

李宣嗣天統仁厚成宗下即帝位高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職  
母弟鐵木兒仁

帝受之歷太僕卿與賀正也慈孝秀整性謙潔善射 武藝英姿 翰苑新書曰北齊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顯文  
廣穎豐願 宋史曰周恭肅王景繁書願善二王書飛白 進止恂雅 金史曰鉅鹿平郡王宗憲年多堪禦侮文

清亮善應對上嗟賞久之 替目秀聳 美鬚鬚額明有威容常學文於學士宋濂學書於錄事杜環  
呼

名止啼 翰苑新書曰宋燕王有盛名於天下中外皆 分朋角勝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上元元年上賀主東朋  
周王顯王西朋角勝非所以崇禮義勸教時也王春秋尚少志起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  
帆橋鵲巢 唐書曰

今分朋過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教時也王春秋尚少志起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  
帆橋鵲巢 唐書曰

南陽王和積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當復國儀神靈以此告諸人應乎言 城門醉輸 唐書曰  
侯為張良婦謂字及代宗立詔以侯當察難時首朕意且卿及知侯私財貨大窮宮室內第奴婢至  
衣輪不動帝謂字及曰宜有惟和物往東觀漢記曰濟南金寶 修府第 王隱晉書曰齊修志慈遊觀無節  
乃行觀者皆為垂泣 原大脩宮室 東觀漢記曰濟南金寶 修府第 王隱晉書曰齊修志慈遊觀無節

室又取邪王京傳云光烈皇后前帝悉以太后遺金寶 修府第 王隱晉書曰齊修志慈遊觀無節  
故容之同起義兵趙王倫收鞋 開東第 晉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及第北海王實緊廷尉當珠 開東第 晉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宮館招四方來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狗馬 詳類 好射獵 漢書第禁山穿池大就園優射獵之事 好氣力 漢書江都易王非

好內有子百  
作圖識後漢書云永平中有司奏楚王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相官秩置諸王  
使祝詛漢書

廣陵王胥傳云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觀欲心而楚地巫覡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  
詛昌邑王廢女須等數賜子錢物官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獲令女須祝詛如前  
作節綬漢書

三王傳云江都王建作  
漢使節二十綬十餘  
建鼓車漢書曰位胥王曰建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多恐誅與其後成光共使越碑

下神祝詛作將軍印蓋  
環城過市入獄視囚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常山獻王病瘳太子勃嗣勃勃行殺酒博  
上曰勃無良師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使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詔削四縣漢書云濟北王卬

奴輿八子預被席云終  
貶食一縣後漢書千乘貞王使傳云渤海王惲謀為不道有司請  
入朝墮馬漢書

文三王傳云梁懷王楨文帝少子也上好詩書帝  
上車折軸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臨江閔王榮三歲坐侵廟壞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輿輿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李希言至江陵時江漢相顧德萬所任山委瑛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達有蜀江左意會吳即探訪使

入朝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懼大臣見從榮位日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神呼老

天子明紀事本末曰慶府安化王真鎰素不識與天子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賜絹二百疋賜西慈王真鎰益不執

### 諸王四

實王明紀事本末曰宜宗親征播高野夏原吉諱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且物首以何為辭榮厲  
 罪而六師奄至可抽也從之令楊榮夏原吉諱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且物首以何為辭榮厲  
 曰此國家大事庸可阻乎榮夏原吉諱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且物首以何為辭榮厲  
 朝廷重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何士奇曰為今之計  
 吾二人可也士奇退謂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請入見言兵必不可移榮聞言即趨入  
 見溥士奇亦在天之靈茶不肯時楊溥亦與入言移兵矣  
 義夏原吉義以士奇言白上止不復入言移兵矣  
 曰吾亦思之容左都御史劉觀商且示今惟一多奈何對曰今用宗室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  
 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觀商且示今惟一多奈何對曰今用宗室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

原詩宋劉孝義行過康王故第苑詩曰入梁逢故苑度薛見餘宮尚識招賢閣猶懷愛士風光靈一起遠衡館

亦蒙龍洞門餘舊邑甘棠留故叢送禽悲不去過客慕難窮池竹徒如在林臺暖已空遠橋隔樹出迴澗隱崖

通芳流小山桂塵起大王風具物咸如此是地感余衷 隋薛昉巢王座分韻得餘字詩曰平臺愛賓友逢掖

蕙簪裾藉卉懷春暮開襟近夏初嫩枝猶露鳥細藻欲藏魚舞袖臨飛閣歌聲出綺疏莫慮歸衝晚馳輪待興

餘 于仲文答譙王詩曰梧臺開廣宴竹苑列英賢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折角揮談柄重席吐言泉武騎

初稿翰文學正題鞭玉徹調綠綺散沈青田晚霞澹遠岫落景藻長川未陪東閣賞獨詠西園篇 唐褚亮

和望月應魏王教詩曰層軒澄皎月流照滿中天色共梁珠遠光隨趙壁圓落影臨秋扇虛輪入夜筵所欣東

館裏預奉西園篇 李敬元奉和別魯王詩曰綠草旋楚服丹墀佇秦川珠阜轉歸騎金岸引行旃一朝限原  
隰千里間風煙鷺喧上林谷鳧響御溝棠斷雲移魯蓋離歌動舜絃別念凝神宸崇恩洽玳筵顧惟慙叩寂徒  
自仰鈞天 又奉和別越王詩曰飛蓋迴蘭坂宸襟佇柏梁別館分涇渭歸路指衡漳關山通曙色林籞遍春  
光帝念紆千里詞波照五潢 楊思元奉和別魯王詩曰元王詩傳博文后寵靈優鶴蓋動宸眷龍章送遠遊  
函關疎別道灞岸引行舟北林分苑樹東流溢御溝鳥聲含羽碎騎影曳花浮聖澤九垓普天文七曜周方圖  
獻雅樂簪帶奏鳴球 張大安奉和越王詩曰盛藩資右戚連萼重皇情離襟愴睢苑分途指鄴城麗日開芳  
甸佳氣積神京何時駉駕入還見謁承明 劉棹之奉和別越王詩曰周屏解金殿梁駉整玉珂管聲依折柳  
琴韻動流波鶴蓋分陰促龍軒別念多延襟小山路還起大風歌 **增**唐杜甫贈汝陽王璣詩曰特進羣公表  
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翻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  
或賜鷹清閣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棟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  
能筆飛鸞竚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  
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  
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惟三徑巖樓在百層諤持蠹測海况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陞淮王門有客  
終不愧孫登 又寄漢中王詩曰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  
銘不能隨阜蓋自醉逐浮萍其二曰羣盜無歸路衰年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  
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又絕句曰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貪看一珠新秋風煽煽吹江漢只在他鄉  
何處人其二曰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冷冷脩竹待王歸 又滕王亭子詩曰  
君王臺謝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  
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增制**唐蘇頌封衡陽郡王成義為申王等制曰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  
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

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祇奉曆數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故能帶河礪岳分膺往命咨爾卷與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又上官儀冊號王鳳爲青州刺史文曰翦商胙邑寵秩盛於隆周懲秦錫社徽名崇於有漢况乎爵窮五等榮總六條乃茂德之攸升固非賢之罕擇泌州刺史上柱國號王鳳履局端嚴襟神秀整道光懿威望重宗維恭慎之心符小言而緝譽虛凝之度包大雅而揚聲體備剛柔藝殫文武騰芳桂嶽動貞韻而鏘金寫照荷池嚮清文而振玉若迺淵源迴跨岱址斜臨人被萊風俗兼齊舊布中和之化申簡惠之風觀政所先建邦斯在是用命王使持節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勳封如故往欽哉王其克邁十倫稽往賢之峻躅勤宣九德蹈前哲之英規絕浮競之津廣真淳之路光昭淑問可不慎歟 又陸扆封棣王虔王沂王遂王制曰門下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啟祖業析珪胙土惟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藩屏壯肆予眇末叨獲纂承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羽星辰毓瑞岳瀆降靈早彰岐嶷之姿克稟徇齊之度第五男襍龜龍應瑞鸚鵡凌空溫恭自得於天和穎悟實由於神賦第六男禮瓊琳挺秀鸞鷲呈祥爰當好弄之年雅號夙成之器第七男禕珠璣耀彩箇絡含貞風神潛茂於端莊質性已彰於惠敏而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辯多對日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未郟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厥次名邦境連於齊魯南康粵壤上接於荆吳琅邪廓儒素之風蓬寧實阜殷之俗咸稱重地各服徽章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教敬承友傳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享於休

**聖**手詔金章宗賜豫王永成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薦更最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誠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奮滯卒致

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

**遺手書**明英宗賜襄王瞻塿手書曰姪御名奉書叔父襄王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景諱之僭分而嘉姪之復位及曩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違皇太后所蓋為景諱之所蔽匿也今已於景諱宮檢而得之姪親覽之再三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於讜論抑邪扶正防微杜漸無非為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叔父二章亦即金縢之書之比也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承昇綵雲捧日玉帶謹以領訖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煩遠來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時齋奉勅符及書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宜從容就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矜俟其至惟叔父亮之

出金山堂別集

**原碑**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稷契身佐唐虞功大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香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阜提封百萬全趙之柱服叢臺方此為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蹇舊吳作守東楚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襟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郢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閭外莫先建庶作牧明德攸存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巖城於焉早閉至公以本上明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文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闈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凡我僚屬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蔽之穹壤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篚三仁去殷五曜入房亦白其馬服襄周王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逾漢政成朞月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公分氣氤氳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效神辰昂降德自天攸縱鬱為時宗墻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千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為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地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僚右道被生民惠漸

萬物鬱為雅俗之表哉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云能擬方謂廣茲多福降此  
永年奪搏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實日  
銷崑岳既毀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泐泐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微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踞  
蹠緹袞絳帳韋編尋微啓奧敷理入元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曰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  
行是為不朽 唐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曰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  
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穆也王諱琮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品鳳毛  
秀色仁義天啓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總角封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遭王運中徵投於南海書  
稱大去憫失土之諸侯禮不逃誅議無辜之王子某年月日邁六道酷吏薨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  
興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歿受遺榮季子豫州刺史行休髻鬣羈旅托身炎厲藐是餘慶歸然獨  
存泣血上請迎喪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州王同氣三人往皆遇禍殞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為野  
草問鄰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議者以為不可復得宜招魂而改葬行休拊心蒼昊誓不徒還乃掃亭館設  
地席潔齋懇惻親乎幽報遂頻夜髣髴曲示其端夢王乘舟舟分為兩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  
微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鎖莖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凹迹一奇二並其旁鐵生文理布列成卦眾駭其異使善  
易者張法著之曰屈者於文為尸出指者於義為指縱一奇二並三殞近闕若引渦上揆之可以察先王之心  
矣考夢協卜定處刻辰以某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發見神柩舉體咸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惋若身毀  
裂其夜又夢王告在南洛州厥明直舊殞而南十有九步沙洲痕下掘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又并  
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著之有徵也子子三旒連軸歸飛遙遙百越經途瞻歎零桂人士以為美談夫至孝潛  
通精魄昭應虛無之見推步而有窈冥之體尋求而致雖前誌所詳未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  
日陪葬於昭陵柏城妃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妃以王故薨於掖宮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唯有  
崔氏女扉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悴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為勤孝王之二子配在嵩州及六道使之用刑  
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為死

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難也感神者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內訓繼體之崇德夫如是淳美上歸乎本朝盛烈延耀乎邦族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又而已哉銘曰高丘白雲維竟大理函谷紫氣維周柱史百代福流千齡運起富有海內貴爲天子聖帝才子於穆紀王賢王祚崩倬哉義陽慎徽九德九德有常允釐三郡三郡以康明夷於飛丹崖之下梁木其壞桂林之野不識阡陌無存松楸干以求之人莫知者哀哀孝子眷眷靈夢語妙常閤文微甄仲南洛占從東洲億中舊窆移偏新棺改贈既克返葬亦附山陵卜云其吉神心允憑人非地是迹謝名稱青松柏不顯不承

墓誌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淪人網弛沒半嶽摧峰中河墜月春然晚暉如何夜臺鯨駭惋

墓誌吹徘徊千秋萬祀頽有餘哀 謝朓鬱林王墓誌銘曰綠車旂旄旌掩映癸貳戲良臨桃弛盛毀德歸桐棄尊居鄭 又海陵王墓誌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驅軫輅高闕代邸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蠹夕儼

孫挽晨鏘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曉夜何長 梁簡文安成蕃王墓誌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

宗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洛得意琴書忘言丘壑 任昉撫軍桂陽王墓誌銘曰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想 沈

約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哉義哲人寶維天縱德基內美功成

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元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寬

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銘曰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克舜貽慶長遠明兩

之盛中陽纂于泰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違青丘于海北應紫蓋于江南帝系皇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

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昴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

用於擬議日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

刺史武羗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門之北王常議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

之爲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冰蛭難消徒持陰德薨於沙鎮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謚曰康簡

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劔動豐城之氣豈惟晉王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

誄

**原誄**後漢傅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脩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想皇旻於是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始終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鈔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蕃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 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疊疊行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曹植任城王誄曰昔二號佐文且爽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惜悴目想宮墀心存平素髮髯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覺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兩徂橫行燕代威帽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為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宋謝靈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蓋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默曾是忍虐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百其贖務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辜於狴犴致九伐於南荆發酸痛於仁詔令寵贈於哀心布悽楚於帝言據網繆於皇音

**原行狀**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

所至天才博瞻學綜兼明至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有一於此罔不兼綜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茂如也夫家國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違為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宏遠矣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

顏色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組緡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印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援與壺人爭旦縱橫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羅屨于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真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沈約齊臨川王行狀曰公遵元源於陵寢稟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至乎將立雲虛景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圖清暉祕譽燭野光朝 裴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狀曰降七緯之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清明在躬學無常師希追風乎孔父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詩方昔人而有裕既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內潤夏侯玉樹之談衛玠鮮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肅小人位煩以簡居難則易需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思所居稱治遺疾薨竟陵之石楚時年四十四皇上震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也自己漢以東鄧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昔王薨及華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冲約終日清淨如布素焉

**原表**梁沈約為南郡王讓中軍表曰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扼道未弘踐義多缺徒升國典空蒙宸寵光珪華組曉霽於闕垂令采徽猷寂寥於甸表展伸委帶夕軫臨顏皇衢肇啟鼎運始資魯衛兼啟義遼同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輝上序祐履荆阿懷聖夢由拊志惟熏佩握如擣 劉孝綽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聞大邦維屏既慙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與九伯錫壤參虛漢啟二河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雍部襟帶跨制數州西拒崆關北跨鄧塞雖復呼韓來朝橐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當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退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原章**梁沈約為晉安王謝南兖州章曰臣以萊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塵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徒旆淮區運金濟服朱駟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微寵俯仰忘厝 又為安陸王謝荊州章曰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





朝延雙亮庶 同姓卿 宋史曰趙汝愚使重華宮提舉閣禮以內禪事請於憲聖太后禮曰今丞相已去所賴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後除右丞相

進士 等號賜進士及第字君和慶監門八年與諸選宗室入學言宗室之寓於外曰當聚居官舍選舉長於東之年未十五附

文章第 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門府與諸選宗室入學言宗室之寓於外曰當聚居官舍選舉長於東之年未十五附

天下如 獨藉有賢者宜勿忘所學 宗室入學 言宗室之寓於外曰當聚居官舍選舉長於東之年未十五附

亦許入 學聽讀及三年聽參選高舉納其說 賢宗室 不忌居官所至有聲立宗學以教宗子

道宗孝 恭 宗老 山堂肆考曰梁蕭琛為 賢宗室 不忌居官所至有聲立宗學以教宗子

秀才 宋史曰德文字子武帝呼為宗老 賢宗室 不忌居官所至有聲立宗學以教宗子

於蜀王 禧以其博洽 好學樂善 書史以仁金御延和殿試宗子書四以宗賜為第所居建街書閣帝賜其

亦呼為 蜀秀才云 好學樂善 書史以仁金御延和殿試宗子書四以宗賜為第所居建街書閣帝賜其

子 縱酒自 晦 金史曰昂金景祖弟李思以孫俊遠宋有功仕至樞密使左丞相昇在海陵時飲私第未數行

輒臥不 飲其妻大氏海陵使母氏以善若不幸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人莫不畏服焉 輸苑新書曰崇寧元

年蔡京 誦宗室非袒免親以下兩世欲分於西京南京或沿邸居止每處置數宗乞宗時改為陸宗院

仙源園 卿重脩玉潔屬籍又為仙源積慶園 甄別補外 宋史曰范鎮言於仁宗乞宗時改為陸宗院

以下別 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 公族之盛 餘人奉國中尉五千餘人公族之盛自古未有 原貴親

綏族 本枝 宗枝 維城之固 磐石之安 敦睦之情 柔懷之道 深骨肉之恩 厚枝葉之庇

本元祖 之先宗 分皇家之茂緒 糾合符棠棟之詩 信厚如麟趾之日 以下雜 杖杜 晉人刺時君不

葛藟 宜道 棄其九族 不迪 書曰今商王受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用羈 羈 存愛 禮云親 間親 曰

謂六 逆 廢懿 親 鈺 說 今 王 將 以 狄 怨 卿 當 辰 以 棄 觀 其 小 忿 不 解 無 公 族 自 帖 自 誓 自 護 姻 之 與 詞 無 當 乃

也 立 投 嶺 南 唐 書 曰 武 后 惡 誅 諸 王 乘 連 死 奔 南 山 七 代 史 曰 後 唐 太 祖 子 八 人 同 光 三 年 詔 封 存 美 等

文章第

進士

文章第

亦許入

道宗孝

秀才

於蜀王

亦呼為

子

輒臥不

年蔡京

仙源園

以下別

綏族

本元祖

葛藟

謂六

也

無縱

段 骨肉將離不親九族 枝葉將落無庇本根 罪三宥 獄成有司 獄於公則曰某之罪在辟公曰

舉也 不 議八辟 曰議親之辟 無官刑 不即市 刑於市 刑於隱所也 不 本 親 治 國 制

親 必掩恩 掩恩 必 死 刑 云 周 禮 甸 師 王 之 同 姓 有 罪 者 斷 其 獄 於 甸 師 之 刑 也 貴 戚 必 禁 近 月 令 雖 有 貴 戚

織 刺 亦 告 織 刺 亦 告 甸 人 其 磬 於 甸 人 也 甸 人 掌 野 官 也 懸 殺 之 曰 磬 也 刑 於 甸 人 刑 於 甸 人 公

倫 之 喪 無 服 如 其 不 當 稱 賀 禮 書 曰 傳 宗 時 田 令 改 過 幸 慶 元 節 寧 節 度 使 羅 君 至 行 爲 妻 服 不 舉 者 三

博士 殿 盈 孫 曰 禮 公 族 有 罪 有 司 曰 某 之 罪 在 大 辟 君 曰 赦 之 如 是 者 三 走 出 致 刑 焉 君 爲 妻 服 不 舉 者 三

不加刑責 責 著 爲 考 曰 明 制 宗 室 有 犯 但 有 罪 者 罰 不 加 刑 原 威 克 厥 愛 私 不 害 公 宜 準 律 論 難 從 刑

放 禮 刑 放 雞 親 惟 立 愛 而 罪 則 斷 恩 宜 解 網 於 竹 刑 無 縱 斧 於 葛 藟 思 雖 切 於 棟 華 法 宜 除 於

蔓草 門內之治恩掩義 門外之治義掩恩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王律難容一成不變 帖白

外戚 原 戒 侈 後 漢 陰 識 光 烈 后 兄 封 陰 鄉 侯 呼 頭 謝 曰 臣 托 屬 掖 庭 仍 加 爵 邑 不 可 以 示 天 下 弟 與 賜 爵

以外戚 權 獲 議 德 上 疏 固 辭 淪 寵 東 漢 汝 南 侯 呂 覽 曰 臣 托 屬 掖 庭 仍 加 爵 邑 不 可 以 示 天 下 弟 與 賜 爵

亦 婚 仲 之 今 望 高 門 領 袖 儀 王 恭 高 門 領 袖 家 號 金 穴 後 漢 郭 況 內 弟 仲 溫 風 流 逸 道 清 虛 家 數 幸 其

穴 館 名 渭 陽 世 說 云 魏 明 帝 築 館 於 甄 氏 講 左 右 曰 當 以 何 名 之 並 受 寵 榮 弟 漢 樊 豐 弟 豐 弟 豐 弟 豐

祭 一 宗 五 侯 時 特 進 一 言 女 下 此 館 之 與 可 不 許 封 爵 后 不 許 至 永 平 四 年 封 爲 列 侯 並 辭 讓 願 就 關 內 侯

以 尚 主 但 以 貴 寵 過 盛 卽 爲 禍 患 故 不 爲 也 郭 况 謙 恭 後 漢 郭 况 謙 恭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不 以 尊 父 子 謹 恪 後 漢 樊 宏 世 祖 之 舅 封 壽 張 侯 爲 人 謙 柔 畏 慎 不 求 苟 進 子 衡 謹 約 有 父 風 弟 歸 史 丹

寤 主 漢 史 丹 以 外 屬 恩 爲 子 賞 求 楚 王 英 公 輔 導 而 止 之 其 後 楚 王 發 覺 帝 念 漢 儲 格 故 其 諸 子 得 不 坐 封

公 賜 宅 漢 史 丹 以 外 屬 恩 爲 子 賞 求 楚 王 英 公 輔 導 而 止 之 其 後 楚 王 發 覺 帝 念 漢 儲 格 故 其 諸 子 得 不 坐 封

馮 野 王 上 曰 吾 用 野 王 爲 三 公 後 世 必 謂 我 私 後 弗 綠 內 寵 一 之 識 吳 淑 之 忠 弗 綠 內 寵 一 之 識 吳 淑 之 忠 弗 綠 內 寵

宮 親 屬 野 王 歎 曰 人 皆 以 女 寵 我 兄 弟 獨 以 女 賤 弗 綠 內 寵 一 之 識 吳 淑 之 忠 弗 綠 內 寵 一 之 識 吳 淑 之 忠 弗 綠 內 寵

帝 戚 部 公 族 外 戚 終 寧 侍 清 話

帝 戚 部 公 族 外 戚 終 寧 侍 清 話

帝 戚 部 公 族 外 戚 終 寧 侍 清 話

帝 戚 部 公 族 外 戚 終 寧 侍 清 話

陽曰杜審琦昭德皇太后前兄也自寧州歸太祖前殿長其甥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太后臨帝宗以渭

觀宋書曰曹僧元豐中召入禁中下賜食等下吾屬兩入由此且懸此兩君子所出富貴不可無敗家

君厚賜田宅於是乃選士有節行者與居兩入由此且懸此兩君子所出富貴不可無敗家

無敗家觀時威里盛德事合聖想太皇太后七年章獻垂簾用景祐時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思劍今高氏朱氏皆舉故

可又增後曰外家思澤方威德事三亡公伯彬之孫光獻皇后洪退居是朝請稀纒有司失職而濤任中非昔

所屬不內醫丞以棍及親戚成位曹僧字伯彬之孫光獻皇后洪退居是朝請稀纒有司失職而濤任中非昔

有罪過為世純臣宋殿直親貴同書門下平章事封清陽郡王神宗每吉訪以政音律善奕射喜為詩自右

而端洪泰遇善曰自保王選用近親貴同書門下平章事封清陽郡王神宗每吉訪以政音律善奕射喜為詩自右

犯吾知即死無益自保王選用近親貴同書門下平章事封清陽郡王神宗每吉訪以政音律善奕射喜為詩自右

得與漢朝政自後雖爵至公侯位為師博亦優游食祿未朝請而已未嘗干朝廷事唐書曰寶威從子抗場

符軍定帝聽朝喜或引此升吾家壙既連入野內度從容談笑也平歸長安高祖見之握手喜甚或因置酒禁省侍燕然未

嘗干朝三世追王宋史曰徽連入野內度從容談笑也平歸長安高祖見之握手喜甚或因置酒禁省侍燕然未

廷事忽兒弘吉刺氏世居朝漢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輝故陳那顯王辰賜銀印封河西王太祖

其國旗有旨弘吉刺氏世居朝漢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輝故陳那顯王辰賜銀印封河西王太祖

農土至元二年幹羅陳萬戶及其紀魯加路元貞年朝請以本應昌路東七百里創建城邑以駐冬營時分賜

可建城邑以駐冬營時分賜其紀魯加路元貞年朝請以本應昌路東七百里創建城邑以駐冬營時分賜

名其城曰全字路又給籍寧路十六縣汀州路六縣永平路六縣其應昌路東七百里創建城邑以駐冬營時分賜

官屬皆得專與焉七族六姓事詞類奇曰西京七族皆后黨呂竇梁何是為六姓十妃三后山寶肆自

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親與臣女為王妃者十人實威曰臣家亦後漢再為外戚原借明光宮暑從上借明光宮

奪沁水園後漢實憲侍官公主田園取掖庭女王根聘以三侯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

國曼得幸太后實憲懼分公省治第起山望外戚傳曰五侯初起曲阿最起壞漢高都連境外杜成與從長

杜陵遊觀治道又屯王根遊觀射獵使如從被甲持弓弩陳初起曲阿最起壞漢高都連境外杜成與從長

極富貴樊鄆陰馬小侯氏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史氏五侯漢元后侯成

侯立紅陽侯推曲陽侯達時高平  
效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梁家三后 後漢梁冀家 三世據權 五將秉政 白帖云王氏三世據權

位光與民伍拜諸爵將軍望自選河中復翔節度使七  
年來朝占委便近帝失所望自選河中復翔節度使七  
疑威氣驕慢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皆先後見殺 四十餘使 唐書曰楊國忠使給御史至宰相凡將四十餘

仁宗祀明堂改戶部侍郎尋乃准唐軍節度使擢授使制置使宣徽院下院使景靈宮使門官包拯等官陸道用  
位三十年未有失道改節帥事乃准唐軍節度使擢授使制置使宣徽院下院使景靈宮使門官包拯等官陸道用

漢不許是日竟佐辭宜徵景靈使 使酒任氣 揚景宗憲太后弟也起徙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  
宗雖書座右 戀嫪恩寵 宋史曰張克佐起乘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晚 壽寧兄弟並寵 世明昭皇后母儀奕

亦大變之 豈獨女子富貴 唐書曰獨孤懷恩內喜以爲伏誅 因緣板房致此 謂客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板房致  
與而居慮念唯曰我家豈獨女子能富貴 宋史曰王繼勳李明皇后同母弟也性克率無精悍彭州防禦使乾

此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 衛割奴婢 宋史曰王繼勳李明皇后同母弟也性克率無精悍彭州防禦使乾  
故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 韓割奴婢 宋史曰王繼勳李明皇后同母弟也性克率無精悍彭州防禦使乾

快專以樂制 發冢日月 唐書曰天寶九載復認婦節度使元貞為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 老嬰頭血  
奴婢為樂制 發冢日月 唐書曰天寶九載復認婦節度使元貞為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 老嬰頭血

墮地 山堂肆考曰東漢安帝以取貴人兄寶監釋林申騎聞后兄弟並典禁兵尚書覆上書 貴  
曰武卓踏族老嬰頭血 原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 並見 增王族驕盈梅福上書 寶氏專縱丁鴻進諫 唐書

楊氏之誅豈類不遺 原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 並見 增王族驕盈梅福上書 寶氏專縱丁鴻進諫 唐書

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 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富  
貴 其樂不過狗馬聲色 其威怒不過行閭閻 別集 原外戚之助 肺腑之親 戚里 外屬 貴戚

外姻 帖 白

淵鑑類函卷六十

帝戚部 外戚



淵鑑類函卷六十一

設官部一 職官沿革

職官總載一

杜氏通典曰伏羲氏以太極紀故為龍師名官師長也龍化其官長故為龍師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

以名師與官也龍負圖而至因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水名共工氏以龍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張晏曰庖犧氏將與神

火德也故為炎帝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黃帝雲師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為

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少昊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鳥紀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也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也伯趙氏司至也至趙伯勞也青鳥氏司啓也青鳥氏青鳥為鸞也

為歷正之官元鳥氏司分也元鳥氏司分也分秋來立冬去入祝鳩氏司徒也祝鳩氏祝鳩為鳩也

晏丹鳥氏司閉也丹鳥丹鳥為雁也雁也立秋來立冬去入祝鳩氏司徒也祝鳩為鳩也

王聘也擊而有別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鳴鳩為鳩也鳩也平均故為爽鳩氏司空也爽鳩氏爽鳩為鳩也

故為司馬主法制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鳴鳩為鳩也鳩也平均故為爽鳩氏司空也爽鳩氏爽鳩為鳩也

骨鳴骨鳴音涉交切似山鳴而小至春多聲五鳩五鳩為鳩也鳩也平均故為爽鳩氏司空也爽鳩氏爽鳩為鳩也

方曰鴉鴉音維和洛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虜為九農正九虜為九農正九農正九農為農也

其宜以教其事者也鴉音維和洛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虜為九農正九農為農也

命以民事尼聞之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四夷乃見于郭子而學之又是五行之官是謂五官社稷五祀是

尊是奉五祀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配春官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兩木生句曲夏官火正曰祝融祝融祝融明也

也秋官金正曰蓐收蓐收蓐收為神也蓐收蓐收為神也冬官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中官土正曰后土土為舉物主故稱后

野則祀社唐堯之代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和氏和氏世掌天官四時之

廣記天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分命羲和仲宅喁夷曰暘谷宅居而天下明故稱暘谷喁夷也

仲居治東寅賓出日秩東作寅賓出日秩東作寅賓出日秩東作寅賓出日秩東作寅賓出日

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平秩南訛敬致致致其數以致其功四時同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谷昧谷

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曠寅饒納日平秩西成秋西方萬物成平秩西成秋西方萬物成

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饒納日平秩西成秋西方萬物成平秩西成秋西方萬物成

職官總載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此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

叔各有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盛治也信治則功績昭著也言定四時成歲內有百揆四岳諸侯分主四方

伯唯職兜共工放齊無四人之而巳伯四岳之始義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

命禹為百揆外有州牧侯伯及五國之長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禹代舜任百揆又

用之棄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布五常皋繇作士正五刑士理垂作共工利器用其百工職事伯益

作虞育草木鳥獸虞掌山伯夷秩宗典三禮秩秩序尊也三禮天地禮人禮官垂作共工利器用

和抵庸孝友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帝命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蓋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

也地四時之官命義和之役使復舊職而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義和仲和叔和仲和叔和等使主四時之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通契為司徒敷敷五職地官之事也皋繇作士五刑有服秋

春官之所司也又周禮正義曰稷為天官義和為夏官共為六官也夏后之制亦置六卿六卿是也

官名次猶承虞制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典與法也周制曰宰

伯宗伯為春官太史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眾謂羣臣也周制司士屬司馬太

天子之六府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制皆屬司徒司馬司空為六

也司貨州人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周制皆屬司徒司馬司空為六

職亡蓋謂作菑萊之器音呼提反旋音方姓反五官致貢曰享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時之功于王謂之

而詔王廢置也五官之長曰伯禮九命作伯千里之內為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皆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

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

二伯老謂周成王既黜殷命參考殷官制為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改太宰為天官冢宰太宗

司馬為夏官司寇為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



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官之職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各有徒屬周於百事指百官

王不同各置官禮為禪讓相傳者亦不得不改但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世者變易必多以革人應隨所以禪讓不致多者以禪讓通同人未嘗廢故不改者多非禪讓之世須受人情故必多改故王者之興必有改官之禮此周禮所

與之禮也歲終天子齋戒受諫諫當有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平其計要百官齋戒受質報受平然後休

老勞農饗食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自周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 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五

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立百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

及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兼二代故兼稱之不立百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

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 漢初因循而不革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孟康注漢書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

以丁至六百 王莽篡立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當更始之時官爵皆光武中興務從

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後漢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遺難戶口耗少而官史尚繁于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

三司綜理衆務泊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魏與吳蜀多依漢制晉氏繼及大抵略同山公

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敘用其中多有奸人今道遠無事臣以為略依左遷法隨資才減之亦足泰元六

年改制減費損吏士職員凡七百人時漢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苟易議以為省官者官不如省

此省事也先武并合吏員縣官四百人時漢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苟易議以為省官者官不如省

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設官分職委事責成量能授任思不出位若欲省官竊謂

九寺可並于尚書備臺宜省付三府 東晉桓溫又表曰愚謂門下三省秘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

卿給事不身尚書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為虛設皆宜省并若卿廟田之屬則隨時權兼事節鮮之上議曰所

齊亦無改作宋時制新長吏以父久則奔親互生故杜其欲速之請以申考績之實耳今父母之疾而加以罪

名損義疾理莫此為大認從之於是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解職也孝武詔曰昔二五兩卿俱去並不禁

錮 又劉桓為中書郎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解職也孝武詔曰昔二五兩卿俱去並不禁

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 又詔曰方鎮所設禮官司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名五省謂尚

白版郡縣年限休食祿三分之一不給送官司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名五省謂尚

歲為滿之期宋以三周為小滿 梁武受終多遵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分配四時卿中置戎秩之官百有餘

號武帝時置百二十四班 陳遵梁制不失舊物 陳依梁制年未滿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尹

經迎得出身庶姓尹不得必有奇才異行殊數別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其缺通舉者亦常有之亦

因年考校黜陟之既不為此式所以勤惰無辨凡選官皆敘用不在常例其缺通舉者亦常有之亦

論清濁從濁得清即轉於清若有遷授或由別職任移轉一人為官則即請官多須改動陳書後魏昭

曰舊武拜官皆在午後唯拜祭景歷為度支尚書日駕幸元武殿帝恐景歷不得預宴特令早拜

武之即王位初置官司分掌衆職許議為郎中令 然而其制草創名稱乖疏皇始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臺

設官部 職官總載

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等官悉用文人天與中太史言天文錯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數革

初道武制官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鳥鳴取飛之至孝文太和中王肅來奔為制官品百司位號

皆準南朝改次職令以為永制凡守令以六年為一考後魏六年乃後又作考格以之黜陟太和十八年詔曰古者三載考績三考

司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開五品以上厥與文宣武帝行考陟之法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

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孝明以後授受多濫自任事考昌以後天多難刺史太守皆為武部相高陸之表並

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時諸朝貴多假常侍以取寵端之飾陸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

服者請亦罷之又自軍國多事冒竊官者不可勝數陸之奏請檢括得五萬餘人而羣小官亦罷陸之罷而止

北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多類江東以門下省掌職納諫正中書省管出入門言御史臺臺典司經籍集

主臨御爵祿犬馬御馬及犬通有儀同郡公之號籍以給厨食物十餘種其宮婢閹人商人胡人雜戶歌舞人

稱數三不可後周之初據關中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別立憲章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

漢制他官謂將軍都督隋文帝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其於庶寮頗有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制

凡官以理去至煬帝初存稽古多復舊章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如有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

二衛十六府明內尚書門下內史秘書五省也講者司諫御史三臺也少府長秋監門等凡十六府也或是在

名或是新置諸省及左右衛武備領軍監門府為內官其餘為外官于時天下繁富四方無虞衣冠文物為盛矣既而漸為不道百度方亂號令

貞觀六

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三而已顯慶元年初制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府儀同三

諸費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選鎮軍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

州刺史在京者領堂受冊又制文武官五品以上者及病不因軍解者並聽同致仕

百官之名改尚書省為中書省為西臺其餘百司悉改之咸亨元年復舊至于武后再易庶官或從宜創號呂臺門下省為文

登臺中書省為鳳閣御史臺為肅政或參用古典改六尚書為天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皆擢拜大置

臺及諸寺衛等名又置控鶴府官員或參用古典改六尚書為天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皆擢拜大置

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此也陪同者並無行守守太后舊務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舉人并州石艾縣令王山

耀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

四人並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二人並授備任校書御史等故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官品

平斗量權擬侍御史掄脫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神功元年韓曰其有從從官品

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

神功元年韓曰其有從從官品

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

神功元年韓曰其有從從官品

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

神功元年韓曰其有從從官品

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

神功元年韓曰其有從從官品

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

神功元年韓曰其有從從官品

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

神功元年韓曰其有從從官品

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

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

神功元年韓曰其有從從官品

自今不得任京清顯要等官若累階應至三品者不得進階每一階劾勳者不納此制神龍初官復舊號凡武后所  
傳如先有上柱國者賜號投蕃以上親必與行奇材別立殊勳者不納此制神龍初官復舊號

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李嶠初自地官尚書通判史至是詔拜吏部侍郎志欲曲行私惠求名  
說衆冀得重官位乃奏請大置員外官皆多由用勞家親於是遂有員外員外官皆多由用勞家親於是遂有員外

同正員自是員外官復有同員外者其如同正員者雖不給職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攝者言檢攝非州府版署  
田耳其深俸賜會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則俸祿減正官之半

判官者云判某官事知云知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無坐處之頌興焉城等諸公主及皇后陸氏妹  
某官事皆是認除而非正命

人謂夫人李氏妹崇國夫人并昭容由于唐氏與多母誦國夫人鄭氏尚書崇氏賀妻氏女平羅西夫人趙氏皆  
做用親盡亦多親濫或出自其親濫或出自其親濫或出自其親濫

者則數諭十倍皆無屬事可以處處之故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御極宰相姚元崇宋璟兼吏部尚書宋璟兼吏部尚書宋璟兼吏部尚書

有非常之變上以為然乃下詔曰諸錄斜封別敕授官先令傳任宜量材敘用監察御史御史御史御史御史

邪將何以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為格令此式皆文武職初已評定之下官三百餘員  
怨風俗外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為格令此式皆文武職初已評定之下官三百餘員

及諸流外蓋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數揚宣勞秘  
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殿中內侍凡六省御史臺以肅清寮庶九寺太

光祿權尉宗正太僕大理五監少府府作園子軍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虎十六衛左右衛左右  
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左右衛左右千牛為十六衛

右監門左右千牛為十六衛以嚴其禁禦一詹事府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六軍家令寺率更十率左右

門左右內侍凡十率府俾又儲官牧守督護分臨畿內置都督牧養太守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按察使  
右監門左右千牛為十六衛

以理州縣度園隸等使以督府軍軍庫補遺通鑿鐵青苗管田等使以輔財貨其餘自六品以下率由選曹  
細務因事置使不可勝數其轉運以下諸使無適所治廢置不常故不便列于篇

居官者以五歲為限於是百司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而置六品以下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則皆取除自至德之後天下多難類才錄劾制教特拜繫于吏部于是兼試員外郎倍多正員至廣德以來乃

立制限州縣員外兼試等官各有定額並云額內滿於限者不得視職其有身帶京官冗職資名清美兼州縣  
職者云占闕焉即如正員之例官有常序焉

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  
而代無替四考而罷由是官有常序焉

文獻通考曰唐自太宗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  
文獻通考曰唐自太宗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

編舉肅代以後盜起兵興府庫無蓄積朝廷為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

設官部職官總裁

設官部職官總裁

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資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道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

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

張遇在雍五特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德宗幸梁州在道

賊之童奴曰黃岑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億萬之世遇有提師郭使君者馬李僕射之號德宗幸梁州在道

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何以勸人夫諸名與利名近虛而人敬為重利近實而人病在于爵輕設

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近虛而人情不趨夫突銜銜排患難者則以

是賞之竭勸力盡勸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受試官使人將曰吾

以忘無命復官而彼以獻瓜果得官是國家以吾之無命同之瓜果矣

宋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一切襲

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常用三省長官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於禁中是謂政事堂與

樞密院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

朝會位版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涖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

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之所寄十七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與朝政侍郎

給事不領省職左右諫議無言責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執記事之筆中書常關舍人門下罕除常侍補闕拾

遺改爲司諫正言而非特首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郎中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七八

祕書殿中二省名存實廢惟內侍所掌猶髣髴故事九寺五監尤爲空官六統軍十六衛每遇大禮但遣官攝

事以備儀範天聖中始以環衛官補宗室子東宮官不常置公主無邑司節度使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投雖

帶都督之名而實不行都督之事京府以及四方大鎮皆有牧尹而類非親王不除諸路無觀察采訪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特以爲右列敘遷之寵雖有正任遙領大率不親本州之務諸司使副有東班西班又有橫班橫班之有職事者獨閤門客省四方館略有典掌其他悉無所領此其大槩也至於官人授受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劇要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繫不爲監虛名不足砥礪天下也如此外官則懲五代藩鎮專恣頗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貳之階官未行之先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階官既行之後或帶或否視是爲優劣大凡

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以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釐務二等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此其禁也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宜復其舊既而言者相繼乞復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廢為閒所當漸復之然未遑釐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基本賜羣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瑛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臺省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九月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五年省臺寺監法成六年尚書新省成帝親臨幸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誠敕焉初新階尚少而轉行者易以及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無別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詞人為左餘人為右紹聖中罷之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階政和末自從政至迪功郎又改選人三階於是文階始備而武階亦詔易以新名正使為大夫副使為郎而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繼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通為橫班而文武官制益加詳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常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然動以繼志為言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做機延之號已而脩六尚局建三衛郎又更兩省之長為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為太宰少宰是時員既溢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乃請設局以脩官制格目為正名而邊事起矣建炎中興參酌潤色因呂頤浩之請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省侍郎改為參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刪去三省長官虛稱道揆之名遂定然維時多艱政尚權宜御管置使國用置使脩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並以宰相兼之總制司理財同都督督視理兵並以執政兼之因事創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事建炎四年實用慶曆故典其後兵興則兼樞密使兵罷則免至開禧初始以宰相兼樞密為

永制當多事時諸部或長貳不並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戶部不省不并兵休稍稍增置其後詔非曾任監司守臣不除郎官著爲令又增館閣員廣環衛官然紹興務行元祐故事以左右二字分別流品其後以人言省去寧清濁相涵無絕人遷善之路橫班以郎居大夫之上旣釐而正之矣而介冑之士與搢紳同稱寧名號未正母示人以好武之機陳傅良欲定史官遷次之序衆論避之而未及行洪邁欲改三衙軍官稱謂當時嘉之卒未暇講蓋自元祐以逮政和已未嘗拘乎元豐之舊中興若稽成憲二者並行而不悖故凡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而筦庫監司之官沿襲不革者皆先後之所同便也或始創而終羅或欲革而猶因則有各當其可者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國事簡職專官制樸實太祖神冊六年詔正頒爵至太宗兼制中國乃分南北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稅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分迭刺夷離董爲南北二大王謂之南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衛皆分南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南北二王視戶部夷離董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麻烈都視禮部以南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室林牙脩文告于越坐而議論以象三公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制也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巍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諸版勃極烈居守諸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言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之號爲分拜宗室功臣之序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國之下有埽穩脫朶詳穩之下有麼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志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史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尚踵遼南院之制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乃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勳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宋逸之舊海陵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脩其職終金之世守而不變焉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刑政任用者不過一二新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

世祖即位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兼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大德後僥倖之門開方正之途閉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能正勢固使之然也明太祖初下建康設官頗仍元舊洪武元年設六尚書而皆隸中書省十三年以胡惟庸謀逆遂廢丞相垂訓後世分其職於六部惟遜簡才望以備顧問成祖踐阼始建內閣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入閣辦事陞楊士奇爲禮侍尋陞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溥擢翰林院學士陞木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由是閣權漸重無異宰相而六部之權漸輕凡事皆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矣又改樞密院爲都督府又分大都督五而攝其樞要於兵部五府者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使知院從一品爲左右密院爲都督府又分大都督五而攝其樞要於兵部都督陞正一品副使同知院正二品爲都督同知從一品今爲僉事亦係正二品改前代御史大夫中丞爲都御史臺爲察院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并革古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御史自前世重矣無如監察之重者又設給事中分爲六科各設給事中凡八十一人每科增都給事一人至景泰中命左右都給事中坐御史上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權爲最重外官初用布按二司統攝郡縣至永樂間始設巡撫然亦止設於要害之地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用都御史侍郎通政卿丞景泰以後悉用都御史矣國初金陵官制已具後雖定鼎北平而南省之官不廢惟事權不及職事高簡朝廷以是爲儲才臣子因之而養望又以龍興之地名爲兩都終明之世故不敢廢此亦一代之制也

### 職官總載二

書曰俊乂在官俊德治農之士皆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又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又曰爵罔及

惡德惟其賢原又曰德懋懋官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

夫三元士佐之 禮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大戴禮曰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

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

置官多羣小長安謂之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閭內侯 漢舊儀曰古法聖猶試故今丞相

設四科之辟以博異德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道脩行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洩

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沒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以其能

然後官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浚 莊子曰智效一官藝文類聚 賈

誼新書曰王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廡役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

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謂之大臣脩身正行不慙

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惟言之聽以事君者廡役也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

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張急者良才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才而

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唐沈既濟選舉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

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但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也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

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舉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

以黜陟則衆才咸得矣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

中人安可求備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古可爲師表

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

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取士應侍從以上每歲

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案籍視其所科舉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

效者隨科授職詔從之 元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紀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煩多夫爵者官之尊也

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



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而不貴多欲靜而不欲躁也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郡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較之哉既不違考校則取準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如此而欲雜流之人不進貨賂之門不開豈可得乎雜流行賄者得志則人皆可以仕矣以致員多缺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渡之事而不渡有當行之政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非此職問其施為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竿而難辯受王命而自安及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晚與此政事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國家用人路廣浮濫亦升遂使臨蒞在下豈能敷政化哉政教不敷而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立法以防之立法者不能旁照員益增而弊益多矣故須三弊盡絕而後法乃可立也明鄭曉百官述曰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著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加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易變更甚非祖宗立法之初意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速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近之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之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為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場差委參謁奔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驛舍之所損壞誰為之脩也視生民之困苦若見驛馬之疲瘠誰為之恤也善乎近日有為策議者曰子產為政累年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報政今之人未必皆聖賢聰明得于簡冊之陳言志力奮於舉業之舊習而旁視同輩超遷內拜者屢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為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于是哉愚案天順以前

官多久任而致績効如周忱之巡撫蘇松自侍郎而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朝之提督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南山西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於名臣錄者可稽也如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陳璉知滁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此守令久任見于郡邑志者可考也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載為滿以六期為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職者歲案黜如今法其政事卓異者璽書旌獎增秩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庶得收用人之效乎

職官總裁三

增奮庸熙載 亮采惠疇 制治于未 保邦于未 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 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撫于五

辰庶績其疑 俱高 臣而不臣 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 參而有參 湯問伊

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 原稽古建官

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高書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孔安國云稽設官分職周禮天官職云惟王建國辨

考也堯舜考古以建百官也以治克能也禹湯建官二百孔安國云稽設官分職周禮天官職云惟王建國辨

民極 建官惟賢 書武成篇建官惟賢孔立官必方 呂氏春秋云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 授事以尊賢 禮記

授事以官尊賢 賢才以級進 仲長子云公卿大夫雖有賢才皆 疑則勿用 用則勿疑 接見羣臣 總

攬豪傑 推赤心以待臣 展四體以報下 謝必 明黜陟 抑僥倖 精貢舉 擇長官 經濟類編范仲淹

說意太平數問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 有知必試 使人以器 量

能受爵 立賢無方 設官以理務則務寡而官省 省官以治國則職顯而人清 程表云 為官擇人則官

雖簡而常若有餘 為人擇官則官雖煩而常若不足 宋詩應 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 以考幽明之

法順理而考之 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 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 在下者

省于煩役免于苛刻而民業足 元趙天 莫貴于德 莫急于才 才德兼全者 大丈 德勝才者 君子 有德無才者 淳士 有才無德者 小人 才德兼無者 惡人 正直之科 剛德之科 柔德之科 贊化之才 銓選之才 風憲之才 戎事之才 政事之才 監守之才 錢穀之才 方術之才 趙天 原論才

大司馬辨才執秩晉文公作執秩以正 承事百官居方各設官 委質策名守官 守道不 官人國之命秩

也有 有位朝當官行 筮仕始 將仕屬官 聯事爛羊頭 續狗尾晉趙王倫篡位取皆屠沽人爭

不足狗尾續 由官邪由官邪也 廢王爵熙帝載 亮天工人之師表 允釐百工無曠庶官 頌官分務陳力就列 人代

天工賢為國寶 慎簡乃寮各揚其職 實彼周行委之常秩 官執人柄官無滯事 官不

易方也 官庀其司物有其官 官脩其方列貴賤存乎位 為大政酌於人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授方任能政有經矣

職官總裁四

詔元至元二十三年七月清冗職詔曰惟我祖宗肇造區夏雖中書已嘗建立而官制未暇舉行迨予圖大

以宅中思欲繼志而述事集儒臣之公議法前代之彛章爰立省部院臺以正朝廷綱紀自疆土極照臨之遠

而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敕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

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彛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規於戲官不必備惟其人朕恪守已成之憲

爾尚克勤于乃事尚永肩圖報之心

策王融代策秀才問曰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協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

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寔繁

若閒冗畢棄則橫議無已冕芻不澄則坐談彌積

原詩魏應璩雜詩曰散騎常師友朝夕進規獻侍中主喉舌萬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乘法憲形管弭納

言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寺齊榮秩百寮所瞻願

原頌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埜下躡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

天祿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敷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

職官總裁

設官部 職官總裁

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運籌固陵  
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曲逆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杳漠神迹是尋奇謀六奮嘉慮  
四回規主以足離項千懷韓王窘執胡馬洞開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陵險必夷推剛則脆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掠火烈勢踰風埒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彭越觀世韜迹隱光威凌  
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眇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聲彼梟風鷲爲我扇天命方集  
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張耳之賢有聲梁魏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難披榛  
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遠晉陽盧縮自微婉變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吳芮之王柞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圖掌四方殷薦其勲庸親柞勞舊楚是分安國  
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旣明且惹引身伏劔永言固之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  
惟帝攸歎雲鶯靈丘景逸上蘭平代擒穉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實惟太尉劉宗以安舞陽道迎延帝  
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于鴻門披闔帝宇聲顏誦項掩淚寤主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紀信誑項軹軒是乘身與煙銷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  
以暴志不可凌 晉張子並楊四公頌曰峩峩西岳峻極太清降神挺賢實有景靈靈何爲四四楊是丁佐我  
大侯俾我韓貞明明在上不顯其身帝時疇咨本道求貞僉曰於公温故知新宜保宜傳克贊典墳昔在阿衡  
左右商王有周文武股肱旦望我漢楊氏代作棟梁寒蹇匪躬惟國之綱網弛復整改無亂荒功假皇穹率土  
以康心盡于朝終然允臧伊德之輔是乃毛羽匪哲匪賢孰云敢舉楊氏蹈之爲軌爲武軌武伊何盡啓基緒  
穆穆天子以爲心膂於萬斯年克昌厥後

原贊後漢班固公孫弘傳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  
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  
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  
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惟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

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績見述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袁宏三國名臣贊曰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蹟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暉公達潘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邀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亡辭在醒胎荅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嘉謀肆庭讜言盈耳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汙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堂堂孔明基宇宏遠器同生人獨稟先覺標勗風流遠朋管樂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辭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闕庭退忘私位伯言寒寥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胡社稷解紛挫銳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朝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

設官沿革一

原黃帝六相堯有十為之輔相不必名官 少昊司徒前漢書加大 司馬項羽加大漢以後 司空前漢

之後周又加大後周又加大 司寇後周有內司 唐義和 義仲 義叔 和仲 和叔 州牧 虞太師 太保 納

言隋及唐嘗改 后稷 秩宗 士 共工 虞 夏九卿 商太宰管宋齊梁陳 太宗 太史 太祝

設官部 職官總載 設官沿革



都護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特進 諸加官 後漢賊曹尚書

尚書侍郎三十六人 初稱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一三載稱大縣尹魏有尚書郎晉有郎中隋初

為郎 祕書監 後又置今唐書為蘭臺太史 武衛至隋置左右唐 輔國 晉加太宋改為 四征 四鎮

中 為郎 祕書監 少監為侍郎又書為蘭臺太史 武衛至隋置左右唐 輔國 晉加太宋改為 四征 四鎮

四安 虎牙 征虜 橫野 鷹揚 討逆 討虜 破虜等將軍 四中郎將 捕虜 都督 至晉時 河

南尹 留守班同三司 前文帝以宋昌為衛將 儀同三司 魏有開府儀同三司晉有開府儀同三司後魏有

周有開府儀同又有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八座 魏五兵尚書 至後魏有儀曹尚書後周有禮部隋置禮部尚

支尚書 吳有戶部晉以後改為度支又為戶部 祠部曹尚書 至後魏有儀曹尚書後周有禮部隋置禮部尚

中監 唐書為中御府太監 中衛 晉分為左右衛將軍隋改為 中領軍 尋又改為國領軍隋改為左右屯衛唐

為左右 鎮軍大冠軍 游騎 武散 為 四平 鎮北 虎威 撫軍 凌江 寧朔等將軍 行臺 晉三

公尚書掌刑獄 起部尚書 有事即置 國子祭酒 唯宋曰總明觀祭酒唐書 中軍龍驤 寧遠 唐武散 宋

殿中將軍 齊都官尚書 至隋改為刑部唐書為司刑太常伯 梁太府卿 唐書為外府卿 雲麾 中武

壯武 明威 定遠 唐武散 為 宇宙等大將軍始以太常卿等分為四時凡十二卿 後魏柱國 至唐為 天

柱二大將軍 諸少卿 後周軍器 隋左右武候府大將軍 唐為金 左右監門府將軍 唐改府 大總管

通守 佐太 折衝府 正議 通議 朝議 朝請 朝散等大夫 左右衛衛府 唐除 唐太子賓客 漢之

官非 左右千牛衛 左右屯營 後改為 左右威衛 約韜衛 左右龍武將軍 平章事 知政事 知機

務 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軍國重事 節度使 采訪使 宣威 懷化 歸德等將軍 歸義蕃官 以按

樞密使 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

觀察 承宣 防禦 團練 宣徽院 宋邊 使相 檢校 兩朝定策之功檢校相位於宋初檢校官共一十九

人 大學士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掌宰相職大政參應務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 都副承旨

五代時多承旨副承旨以諸將軍充末太師與建中請復舊制一充都承旨承旨自守一始也時承旨

樞密都承旨李絳為之副不用 檢詳 陳何陳奉世蘇液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禮遇視中書檢正官 編

樞密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 檢詳 陳何陳奉世蘇液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禮遇視中書檢正官 編

樞密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 檢詳 陳何陳奉世蘇液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禮遇視中書檢正官 編

樞密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 檢詳 陳何陳奉世蘇液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禮遇視中書檢正官 編

修官 編修官古無之慶曆四年史館王洙承 崇政殿說書 古無此官宋朝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實昌朝趙

祖宗時不常置成都大府帥臣第帶兵 兵馬都監 宋兵馬都監有無都字者嘉祐初內臣為幹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

馬幹轄而兩武臣之為幹轄者與鈞禮 兵馬都監 宋兵馬都監有無都字者嘉祐初內臣為幹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

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三年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如故州都監則以大小使充掌本 遼大干越 南北

院 總知軍國事 知國事 門下省 亦設正隆時廢元不設 中書舍人 遼南面中書省設中書舍人院有

始定中書舍人凡二十員正七品先是屬中書省後革七年改直省舍 符寶郎 遼南面符寶司屬門下省其

員從八品九年始定為中書舍人點檢七品隸承教監監各革改從七品 符寶郎 遼南面符寶司屬門下省其

後改典臨監明尚寶司印符璽郎也正七品後置尚寶司立五品 符寶郎 遼南面符寶司屬門下省其

俱止有翰林院 大詳穩 遼有大詳穩司與大將軍并官曰大詳穩 護軍司徒 遼南面符寶司屬門下省其

隱司 掌皇太子宮儀之事 登聞鼓院 遼南面有登聞鼓院官曰登聞鼓使屬門下省景宗保寧二年始置

審計院 掌錢穀出入之政 轉運司 遼設金元 金鎮撫彈壓官 宣宗貞祐元年九月設京 鹽鐵 度支 勸農 宗

明昌八年十二月初設三司 益政院 院于內廷置說書官二人 機察官 州四隅機察官 集賢院 金貞祐

使掌判鹽鐵度支勸農事 行中書省 宣宗貞祐二年署行中書省於陝西從之制行中書省者凡 文思署 韓監官 綾

元從之係從五品 行中書省 宣宗貞祐二年署行中書省於陝西從之制行中書省者凡 文思署 韓監官 綾

錦院 織染等事皆屬工部無文思院元織造 元中政院 事古無此官 都護 元世祖至正十七年置鎮北庭

子領其事幸承天以郭勳為都護大將軍 提刑按察司 元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河東陝西道曰山東北河海道曰

略使 遣金不設元至正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命經略 制國用使 元世祖至元三年立遼金無明亦不 長信

寺 秩正三品領大幹耳朵怯憐口諸事 長秋寺 古無此官元文宗皇慶元年立長秋寺秩正三 承徽寺 古

寺 秩正三品領大幹耳朵怯憐口諸事 長秋寺 古無此官元文宗皇慶元年立長秋寺秩正三 承徽寺 古

徽政院 古無此官元順帝元統元年依太皇太后故事為皇太 都總裁 元順帝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以

御史丞賀惟一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元侍 大撫軍院 元至元二十七年命皇太子總 大都督分府

八年立 明中書省 死卿覆中書省散其職于六部置四輔官 六部尚書 六部侍郎 都察院左右都御



